

1013

平海亭奇記

墨珠樓主著

3

還珠樓主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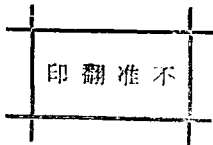
雲海爭奇記 第三集

啓智書店印行

康德十年一月五日印刷
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

雲海爭奇記

(第三集)



編選人 發行所 印刷人 印刷所

定價九角

(外埠酌加郵費)

新書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

杜宇

新書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

宋濂

新書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

李雲

新書東長春大街一一七號

啓智書店印刷部

發行所

啓智書店

新書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

電話 ②八五八〇
振替新書三八八〇番

武俠
名著 雲海爭奇記 第三集

還珠樓主著

裏間祇有兩個高窗，上有鐵條，不能進人，外間是正房，行李箱子在此，不管來人是什麼心意，必到之處，夜來祇管安眠，如聽響動，切莫起身，自然無事，說罷，便令衆人安歇，又向外面巡視一回，見無動靜，回房稍睡。盧坤，兩人分班值夜，如有警兆，便同起身，由盧坤守屋，自出應付，盧坤先睡上半夜，玉麟人極機警，守了一會，天已三鼓，正想那瘦人行徑奇怪，必是有意而來，自己祇得兩人，保着價值連城的暗鏢，雖說總鏢頭大力神譚鎮南，威鎮東南，仗義疎財，交遍天下，江湖上見着南勝鏢旗，和他獨創保暗鏢的箭頭竹柬，沒有不給情面的，到底擔子太重，謹慎些好，再說久在江湖上走，那有不帶過頭的，萬一有什麼舊日仇家，不爲劫鏢，專爲投旗留柬，找事尋仇，人在暗中，自己一點虛實不知，遇上事，這人怎弄得起，回顧油燈，已早撥小，光昏如豆，牀上盧坤呼聲大作，睡得甚是香甜，知他還當適才冷笑，許是隔院傳來，事出偶然，不以爲意，暗忖此人武功不弱，心却太粗，總以爲鏢局名頭高大，不會出事，却不想保持盛名之難，逐處都得小心，如此疎忽，早晚闖禍，正尋思間，忽聽窗外有人低聲說道，鍾朋友，快出來，莫把叫驢喊醒，大驚小怪誤事，鍾玉麟一聽，顧不得再喊盧坤，連忙手持兵刃，縱身追出，祇見房上一條黑影，似往隔院上房飛去，身法快極，一閃不見，容到縱上房去再看，已沒了影子，先恐中了敵

人調虎離山之計，有心回房，喚醒盧坤再追，纔一想，來人絕好身手，如有惡意，不會有這口氣，他既說不要喚人，大驚小怪，如不聽他，反顯小氣，況且鏢頭竹柬，已然取放桌上，來人通情面，自然見東卸退，如真尋仇找事而來，憑盧坤也未必是人家對手，念頭才轉，那黑影又在隔院房脊上現身，手朝正房東間一指，一閃又復不見，看身材甚是瘦小，料定必是黃李二人，所遇瘦人，心越有數，便跟蹤照他所指之處追去，見各屋客人，都已熄燈安歇，祇上房東裏間，燈光猶亮，越過房脊，側耳往下一聽，屋內彷彿有人說話，北方口音，恰好下面是一小天井，和點假山亂石，地極幽靜，另有一株大樹，正對着上房後窗，相隔甚近，玉麟暗忖，這闔浙道上除了仕宦，北人甚少，就有也是行商小販，黃昏時還在店前閒立，上房尚無人住，這北方客人，形跡可疑，瘦人由我到此，必有原因，想到這裏，便往下縱落，玉麟輕身功夫原好，可是對方已有了杳覺，剛一落地，便聽室中一人說道，老兄弟，房上有人，快看過去，言還未了，玉麟方道不好，忽聽房上兩聲貓叫，接連便是兩聲追撲之聲，一路踏瓦翻過房脊，急馳而去，聲音由遠而近，到了隔院，又叫了兩聲方住，室中另一北人，便接口道，二哥誰找我們幹嗎，一個貓叫罷咧，您怎麼多心，前一人答道，你別把事情，太看容易，咱們這回出來辦事，正經對頭，都是幾個文人，到沒什麼，不過怕給咱們主子找麻煩，省裏不好下手，祇一過仙霞關，到了浙江境內，不論什麼時候，說字就字，到是這隻老肥羊，別看人不多，他經帶着那麼貴重的紅貨，決不能不留神，近年湖廣路上，是走紅貨，都講究保鏢，內中最扎手的是鏢頭，按說人家也真講交情，有氣派，別瞧他是個賴子，他的鏢和得越四通

入達，走遍天下，那裏都能借條道，這走暗鏢的法子，也是他興的，表面上是保的沒有三斤半重的東西，不犯着喊鑼子，叫字號，驚動高親貴友，主客兩便，實在還是爲了謹慎省事，省挑費，真遇上事，再投他家獨門火印竹柬，平日把交情，留在那裏，各處都有照應，真人物有個不好意思，那派出保暗鏢的，雖至多不過三四人，都是百裏挑一的好手，并且內中還有一個快腿，遇上事，夾帶藏掖，閃轉騰挪，更是拿手活，講究有力使力，無力使智，恩威并用，軟硬都來，真要遇上新出道的楞頭青，不說情理，翻臉動手，輕易也真不是人家對手，即便佔了上風，人家一見風緊，早由那腿快的一個，把紅貨帶了逃走，剩下一點不相干的皮面貨，讓你奪去，人家還決不裝這跟斗，當時打不過退走，拿鏢頭竹柬，尋那就近有名望本領的水旱英雄，把柬一投，不用回去搬兵，准能有人出馬，代他把失的東西，原封要回，此外還有一樣長處，不是萬分不得已，永不傷人，遇那不知事務的毛頭小夥，祇管佔先，把人打倒，或是攔住，必定以恩相結，化仇爲友，用好話再三盤問下風，有什難處，你多有骨頭，也必強送你一點盤川，真姓名一報，以後少長缺短，祇找到他個鏢局，真是有求必應，所以道路越走越寬，從沒失風的事，那兩老肥羊，所帶紅貨，在院衙裏，我們見過，準不會走眼，到他那同行的幾個，一個小孩，兩個像他們用的夥計，沒什麼，祇那穿青綢大褂，脚登快鞋的那兩小子，不但看去扎手，看那神氣，弄巧就許是他媽南勝鏢局，保暗鏢的，要不是玩票的買賣，順手牽羊，官私兩面全行的話，真還不便下手呢，否則憑咱們這兩老哥們，打準打得過人家，就是當時佔了上風，能把人一齊毀掉還好，祇被他逃回一個活口，這亂子就不在小處，現

時到了地頭，祇消一殺一槍，出事地方在浙江境內，他們決想不到我們外路來的，不是本行，必當新出道的綠林朋友所爲，託那附近一些瓢把子，相助查訪，咱們却往撫台衙門一隱，悶上三月五月，抽冷子回北京，到京再憑素日人緣，把東西賣給各王府裏，叫他連影子也沒處找去，照那天他那估價，這些東西，那一件至少也價值三千五千的，萬兒八千的，不有百十萬銀子好賣麼，這要是順順當當，大夥一分，够多麼美，另一人答道，管他什麼鏢局，架不住咱們官私兩面，都沒說的，即便有點風聲，撫台大人，既叫咱們，替他當刺客，去殺虞臬台道，多大亂子，他也得擔着不是，依我想鏢局這兩小子，雖然扎手，還沒什麼，到是咱們今兒早上跟進店前，遇見說北方話，瘦得跟猴一樣的那傢伙，不是玩意，老衝我樂，我老癡心，他媽存心耍骨頭，連早上你掉在屎坑裏，都許是他在開鬼，明兒再要遇上，總得留點神才好，前一人答道對啦，那小子真混帳透頂啦，乍一見，我就瞧他不得人心，趕後來我瞧出他會兩下子，正有事的時候，誰跟他嘔氣份氣，當時沒跟他較真，想不到他到得理啦，咱們也真粗心，要不也不會得那苦了，天氣又熱，這會想起，還臭轟轟的，真他媽的精心，這還得虧你在拉屎，沒跟我追去，要都掉落，那更壞啦，其實也是你招出來的事，趕早上路，沒有多遠，看見一個野茶館，你又渴啦，說早起水沒喝好，喝就喝吧，正趕上那小子也來喝茶，嘴裏燕帶零碎，你要不理他，各走各路，也就完啦，偏嚼滋味，打算捨人人家，要不是有這一股子氣，怎會遇上又追他去哩，另一人答道，二哥，人爭一口氣，那小子說話，够多不通情理，趕第二回遇上，咱們拉屎，他也對面拉屎，自言自語，直說閒話，還說咱們，屎往裏拉，他衝咱

們拉屎，爲的是拉完好勞咱們駕，給他帶走，省得滿地拉屎挨罵，這還有不挨他的，事也真巧，我要不是這兩天火大，沒拉完，當那小子窩囊，也跟着追下去啦，誰又知道他輕身功夫，那麼好哩，傍黑他又在店門口出現，剛喊你，他往人堆裏一擠，一晃眼，他就躲啦，這事也真怪，說他是線上朋友吧，點子黑話，一句不懂，打扮像窮酸，又有那身功夫，咱們無仇無冤，又不是受吃的主，這是怎麼說的，別是對面那一面，成心來找事的吧，前一人答道，你這到是多慮，對頭家怎麼會事，咱們都打聽清楚，沒這一號，這小子剛進茶館，咱們兩人，正喝着茶沒張口，事情都打他作幕，受了本家北方護院的氣，睚氣不幹，懷恨在心，在茶館裏，破口大罵而起，先並不知道咱們是北方人，幹那一行當，再聽他口氣，也是往浙江謀小事的，直跟店家打聽，想趁便船，省得起早太累，他連這條路都不怎知道，怎會和對頭一起，都走的這一條官道，自然容易遇上，據我細想，照今晚看，他見了我們就躲，也許就會那兩下子，沒什真招，好在還有幾天，才到關口，且等兩天看吧，大事在身，以事爲重，再遇上，咱們也別理他，事情完了，趕巧狹路相逢，自不饒他，遇不上，算他便宜，真要是找咱爺們的晦氣，不用人多，就憑老趙，還不先把池給劈啦，不值一提，天不早啦，明兒還得早起，咱們睡吧，玉麟聽到中間，知二人在路上，已吃那位瘦人戲耍了個不亦樂乎，直忍不住要笑，聽完一想，這兩人武功也都不弱，還有許多同黨，又是撫台差出來的刺客，幸而有人洩機，引到此地偷聽，得知細底，否則非人貨兩丟不可，那姓趙的，不知是什來歷，手底想必了得，保鏢的行當，最怕是遇上這等不明不暗的假強盜，越想越疑心，先想給他打一個倒再走，又因敵

人雖是粗心狂妄，照那口音，定非庸手，又有官家勢力，目前虛實不知，一個不巧，在當地動起手來，許多不便，有心到了延平府停住，專人向鏢局告急，或就沿途投帖，尋找能人相助，偏生這附近，無什出奇人物，真正好手，都在仙霞關外，萬一敵人仗着大官護庇，人還未到，就下了手，又當如何，兩條主意，都遠水不救近火，再說鏢局威名遠鎮，即便出事，也都事前小心，事後再往回找場，沒有這麼辦過，怎麼都不妥，好生爲難，一聽敵人，漸漸沒了聲息，諒已入睡，祇得回房再打主意，剛要上房，又聽一聲貓叫，猛然觸動靈機，暗忖適才來時，憑自己那變輕的身法，敵人竟會警覺，全仗貓叫混過，想必又是那位瘦朋友所爲無疑，否則事情那有這巧，看他行徑，分明是敵人魁星，安心作對，照他本領，如能聯在一起，豈非絕好幫手，想到這裏，算計瘦人故作貓叫相喚，忙縱上房去，四外一看，那有人影，也不見貓的踪跡，祇得趕回房去，到時，見房內昏燈如豆，靜悄悄的，方笑盧坤，真個粗心大意，睡得這死，自己都出去探了一次敵回來，他還一點影響不知，及至進門，將裏燈剔亮，回頭一看牀上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盧坤臉上，被人畫了一個三花臉，仰臥牀上，人似睡熟未醒，一見便知受了人家暗算，心懸要問客貨，恐怕出事，顧不得先喚醒人，忙即跑進暗間挑燈一看，黃李二人，依舊安眠未醒，室中並無異狀，那存放紅貨的屋角僻處，也好好的，怎麼看，也不似有人進去過，心想外屋桌上，放有竹柬，來人如是惡意，必然拿走，或是將他翻轉毀損，奔出一看，也在原處未動，心才略放，走向牀前，正要將盧坤喚醒，一低頭，又看見他額上還寫有賴湘猷二字，猛然想起夜來盧坤，口頭傷人之事，方始明白，來人此舉，專爲尋他過

箇，作此惡劇，以示儆戒，與大體無干，盧坤雖不檢點，這位朋友的氣量，也未免得小些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用手一推，盧坤紙把雙眼睜開，目閃怒光，似乎要起，手足不能轉動，也說不出話來，自己沒有在場，看不出是被人點了什麼穴道，不敢冒昧，又恐驚醒黃李二人，給鏢行丟臉，方自着急，忽聽窗外有人低聲埋怨道：「你這小孩，真沒出息，再三叫你不要和人計較，就這送封信的功夫，你還是把他嚇呆了，他又是我後輩，不知道，還當是我量小呢，看你怎麼給人解法，玉麟先聽出是那瘦人口音，知道此來必有深意，此人不過露露面，身法極快，又追不上，出去徒自將他驚走，於事無補，盧坤受了捉弄，未免有些忿忿，打算聽完來意，借着這道歉爲名，僥他兩句，便在室內，側耳靜聽，沒有出視，後聽來人口氣，竟是一位前輩英雄，此事也是他的同伴所爲，可見暗中相助，早出成心，好生欣幸，忙答道：「今日多蒙老前輩，鼎力相助，感激非常，可否暫停貴步，容玉麟拜謝領教，邊說邊往外跑，出去一看，那有人影，暗忖這人真個神出鬼沒，來去如風，不可捉摸，他不見人，不要緊，盧坤現被點倒，點穴功夫，雖也學過，但這點最上乘的內家點法，自是門外漢，如何可以解得，一着急，明知不會追上，依舊往房上縱去，身剛立定，未及細看，似聞下邊簷口微響，玉麟人本機警，匆匆一看，四無人踪，便即縱下，身纔落地，聞得盧坤喘氣之聲，似已醒轉，就這聞聲一怔，見眼之間，猛瞥見一條又瘦又小的人影，通體皆黑，頭上好似蒙着一個黑套，看不見一點面目，怪物也似，由房內縱出，蜻蜓點水的身法，落到中間門口，微微一沾地，便向外縱起，擦肩飛過，忙喊請留貴步，趕急回頭看時，那人落到院中，身也未回，便行倒背着，

縱了上去，端的捷逾猿鳥，生平從未見過有這等本領的人物，情知追也無用，跟着盧坤，也氣急敗壞，拔刀追出，見面便問，那小賊呢，玉麟恐他出口傷人，又惹亂子，忙即低喝道，是自己人，老前輩，吃了虧，還不知道改嘴，也不用鏡子照你那臉去，這事關係太大，差一點連譚大哥，和各家兄弟，都與他翻在人手裏，快把臉洗淨了來，我對你細說，盧坤性情剛暴，出時原是情急拚命，一聽這等利害，知道玉麟從無虛語，不禁也嚇了一跳，又想起敵人，曾在臉上亂畫，不知畫些什麼，客店人多，又是深更半夜，鬧起來被人看見，很是不好，聞言醒悟，祇得強忍羞憤，氣匆匆跑回房去，恰巧臉盆中水，尙未潑去，匆匆還用鏡子就燈下照了照，才行洗去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生悶氣，差點連腦門子都氣破，却又無可奈何，做聲不得，玉麟早跟了進去，一聽裏面，人仍未醒，走過去，前聲寬慰他道，二哥不必生氣，氣也無用，眼前我們就有大亂子出來，還是忍點氣，渡過難關要緊，好在吃的自己人的虧，又是位老前輩，因見你口太直，容易傷人惹禍，略示警戒，我保他不會傳揚出去，言還未了，盧坤再忍不住，低聲怒答道，剛是一個小孩，暗算欺人，什麼老前輩，不知道你這話，是怎麼說的，玉麟原知下手的，不是本人，但爲寬解盧坤，故意如此說法，聞言想起盧坤會親見本人，早已靈轉，窗外之言也聽了去，便答道，動手的，雖不是老前輩，自己總是同他一路，事也因他而起，我適見一黑影飛去，祇覺身材瘦小，頭臉蒙住，看他不出，你會看見來人麼，盧坤怒道，怎麼不見，祇沒看清他面貌罷了，聽他說話的口音，再看他那身材，至多不過十四五歲，這般捉弄欺負人，你說生氣不生，玉麟一盤問，原來玉麟聞得窗外有人說話，衝動追出時，

盧坤也自驚醒，祇覺玉麟出去，不知有事，睡得正香，以爲玉麟如有事，不會不將他喚起，定是出房便解，心裏一懶，沒有起來，迷迷糊糊二次正要入睡，忽覺臉上吹來一股冷氣，睜眼一看，昏燈之下，牀頭站着，一個沒頭沒臉，似人非人的怪物，正朝自己吹氣呢，誤爲鬧鬼，當時毛根直豎，一着急，待要縱起，一脚踢去，那怪物的手更快，這裏腳一抬，怪物一閃冷笑，手早伸到他的腰間，盧坤閃躲不及，吃他點中，祇覺被一隻小手，戳了一下，立時麻遍全身，不能言動，如夢魘一般，心中乾急，百骸俱廢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正自驚急，恐爲怪物所傷，誰知怪物將他點倒以後，並不再加傷害，祇附耳低聲說道，獅兄，莫害怕，我不傷你，祇給你換上一個暗號，請你稍停一會，換暗號等我把信送到，辦完正事，再服侍你，說罷，便往裏間走去，盧坤一聽此人，知是綠林能手，蒙面行劫，這一急更非同小可，正疑那箱紅貨，非失盜不可，晃眼之間，怪物便自走出，手裏並未拿着東西，見面說道，獅兄，你當我是賊，那就錯了，你放心，決不會動你一草一木，不過你那小獅子的外號，今晚非換不可了，盧坤聽來人，口帶京音，身材矮小，像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，正不知他要鬧什麼把戲，祇見那小孩從身後小兜裏內，摸出一枚筆來，就着筆帽中的墨水，先在盧坤臉上，左一筆，右一筆，畫了十來下，移至榻沿，在額上畫了幾十筆，盧坤祇覺臉上涼陰陰癢癢蘇蘇的，後畫這三小圈，筆畫不一，似是寫字，估量存心戲弄，有意羞辱，不覺字是畫，一定不堪，急怒攻心，恨不得一拳，把對頭打死，偏生身不能轉動，惟有任憑敵人擺佈，無氣，奈何，眼睜睜看着敵人畫，把燈移回原處，從容走回床前，笑道，對不起，這個外號，聽去甚是順耳，求願

來是你給別人起的，無如他老人家，不是你說的那種人，不能承受，被我知道，特意壁還，轉送給你，我聽說獅子是獸中之王，行事一定光明磊落，不會背地罵人，你原來的外號，照你爲人，太不稱了，還說了這個妥當，我怕你客氣，不領我的情，給你把大號，寫在臉上，我點你這穴，於人無傷，也不用解，翻半個周時，血脈自會流通，外人也不能解，這樣爲的是叫天亮衆人起來，大家瞻仰，我給你這蠟蛤名，豈不比撒帖請客慶賀揚名，省事得多麼，還有我們和你家鏢頭，無仇無怨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這是你自己，先出口傷人，惹我到此，祇我和你兩人的事，與別人無干，仗着我穿這身衣服面具，隱身蓋臉，看不出面貌，好像鬼鬼祟祟，其實那是我喜歡這樣穿戴，做事却是光明正大，就適才冒犯你一點，也是將你弄醒了，才下手的，如不服氣，我家就住在浙江南明山中，你不妨繞道尋找一回，入山六七里，一進東繡谷，那裏散住着幾十家人，祇打聽黑孩兒神手摩勒，沒有不知道的，你那同伴，到還不錯，像個跑江湖的朋友，以後跟着他學一點，要少惹許多麻煩，過一兩天，也許還有見面的緣分，失陪了，說罷走去，盧坤這才開口，適才罵那瘦人，惹出來的亂子，但是黃李二人，說那人雖然生相矮小，也有四十多歲年紀，不致和孩童一般，這對頭語聲身量，明是一個小孩，好生奇怪，照他本領，如是個成了名的人物，雖然一樣丟人，還稍好些，要是受了頑童侮辱，以後怎能再在江湖上走動，這場笑話，落在玉麟眼裏，自家弟兄，已是難堪，果如所言，這類點穴，外人不能解救，須六個時辰，才得回轉，天明被衆圍觀，即便臉上所畫怪樣，被玉麟先行擦去，身是鏢師，半夜裏吃人點倒，不能言動，豈不連鏢局的人，都被丟盡，玉麟此時

又不知何往，越想越氣，越着急，越想越動，暗中一運力氣，幾乎要脫。知道利害，一個不好，還受內傷，祇得勉強把氣壓下，把眼合上，靜心沈慮，打算不再想他，等玉麟回來再說，偏又性暴剛烈，怎麼也寬解不開，好容易盼到玉麟回房，又不好意思睜開眼睛看他，直到玉麟發覺他臉上畫字驚訝，知不睜眼還當睡着，倘如搖撼一下，恐有妨害，才不得已，把眼睜開，見玉麟也不能解救，越發愁急，窗外人所說的話，也沒聽真，玉麟剛一聞聲追出，忽然一陣風過，適才那黑衣蒙面的小孩，宛如鷲鳥飛墜，又在面前現身，帶着笑聲說道，對不住，叫你受屈，改日相見，再負荊吧，說罷伸手往他腰間一捏，一縱身又飛出屋去，盧坤心中忿極，恨不能把那小孩，生裂兩半，才稱心意，一試手足，已能轉動，也不顧腰腿酸麻，翻身坐起，略一緩勁，便追出去，恰與玉麟，撞個滿懷，盧坤原是譚鎮南的外甥，每次出門，鎮南知他莽撞，總是再三叮囑，說自己辛苦半生，盛名不易保持，人丟不起，玉麟雖是你的拜弟，但他隨我十年闖蕩，智勇雙全，人路都熟，無論大小事，均須聽他主持，盧坤因舅父嚴厲，執法不論親疎，玉麟也肯幹練，遇上事，從無一失，不由不服，一聽說事關重大，便把滿腔怒氣，嚇退回來，自己弟兄，也不隱瞞，把適才所遇，從實一說，玉麟問言，知道來人果是專和盧坤一人過不去，與大體無關，也不是瘦人自己意思，照這口氣，分明是自己這一面，不論直接間接，多少總有一點瓜葛，那小孩雖惡作劇，小小年紀，竟有這等身手，瘦人本領，可想而知，心更放寬了些，隨把前事，和自己所料各節，告知盧坤，勸他忍氣，適才的事，不是真和外人作對，祇可當作小孩頑皮舉動，看這位朋友熱心相助，和他言語行動，不是鏢頭

老友，也是互相聞名的神交，來的又是個小孩，我們怎能和他計較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，照那身家數，定得過高明人傳授，保不了都有交情關聯，既是自己人，莫如趁人不知，見時抹個笑臉了事，免得再鬧笑話，凡事須以大體爲重，何況自己先就失口，其曲在我，怎能怪人。盧坤聞言一想，事情果是重大，自己本領，也未必是人對手，鬧起來，徒自丟人，有壞沒好，自然忍耐爲是，無如生平從未吃過這等大虧，惡氣實實難消，越想越恨，由此與黑衣摩勒，結下深仇，當時抱愧，勉強應了，事完回去，便留書辭別譚鎮南，遍訪名師，學成一身驚人本領，想報前仇，鬧出好些事故，此是後話不提，玉麟把話說完，見天還未亮，裏間住的老少三人，也未醒轉，盧坤因他一夜未眠，再三勸他少睡片時。玉麟一想，強敵暗中尾隨不捨，過了延平，山野荒僻之處更多，隨時都可出事，乘衆人未醒，略打個盹，養養神也好，便囑咐盧坤，照此情形，也不致再有什事，萬一有了動靜，可速將已喊醒，一同應付，以免又生枝節，盧坤應了，玉麟睡到天明，衆人都起，玉麟也自驚醒，一聽裏屋黃李二人，正在說話，好似議論什事，暗忖昨晚黃李睡時，俱甚就心，按說一醒就該出來探問才好，怎和沒事人一般，沒有出來，心中奇怪，悄悄問盧坤，適才睡這一會，可曾往裏間探看，他們什麼時候醒的，盧坤答說，沒有入視，裏屋也是才聽聲息，二位想是剛起，正說之間，李錦章聞外屋人聲，知已起床，出來點手，把二人叫進，玉麟盧坤一同入內，見黃學文手裏持着一封書信，面有憂色，這時正有下人，打盥臉水，黃學文便把信喊叫了出去，然後將信交過，玉麟才想起小孩含有遺信之言，又到裏間走了三回，因見室中無什形跡，人又未醒，盧坤閃閃，終是

丟人的事，樂得隱過，未便驚動，自己守在外屋，人家却深入裏室，把信交給客人，還不知道一點影子，未免說不下去，仗着客人俱是熟友，否則就難堪了，一面伸手去接，口中說道，這寄信的是一位小朋友，昨晚我承異人指點，還打聽出了一件機密要事，因見二位睡熟，沒有驚吵，此信必然有關的了，隨說隨抽出信紙一看，果是那瘦人的口氣，大意說有一夥北五人，一半是北五省鏢客打手，一半是綠林舊賊，現在巡撫衙內，保鏢護院，奉主人命，尾隨自己三個好友，意欲出了省境下手行刺，自己爲保良友，又在暗地跟蹤，得知他們因見黃學文，派人撫衙賣貨，看見許多珍貴物品，無心相遇，見財起意，打算假公濟私，分出人來，過了仙霞關，分頭下手，一半行刺，一半行劫，盜黨中頗有幾個能手，所請鏢師，日內必被看出，他知譚鎮南的鏢，不大好劫，仙霞嶺九龍溝，有一隱名大盜，甚是了得，與鎮南還有宿仇，和盜黨中爲首的兩個至好，必然約他相助，一個活口不留，劫完往撫台衙門一忍，巡撫受他挾制，必爲護符，休說無奈他何，急切間也查不出他的根底，計甚狠毒，自己因見黃李二人，俱非尋常貪鄙苛刻奸商，鎮南又是一個朋友，特在暗中相助一臂，不過又要顧這裏，又要顧那三個好友，不能分身，惟恐兩下一走參差，照顧不到，自己雖還帶有一個小幫手，終恐年紀太輕，盜黨太多，稍有疏忽，便誤事機，最好兩下合一處走，便可應付自如了，那三個好友，一個姓虞，是新卸任的臬台，另外兩人，一姓錢，一姓魏，還有一個姓張的僕人，自縷形相裝束，現正同路，先後脚起身，有時相差，不過二三十里，祇未遇過，此時無須急於相見，盜黨也不會在福建省境內動手，儘可放大了胆，從從容容，快到浦城，再尋上前去相見，就說泥

中人指點引來，求與同路，祇管明說來意，請他們安心前行，到時自知，信末又語誠鍾虛二人，事已緊急，回去求救和請人相助，均無用處，也來不及，要裝着一點洩事神氣方妥，盧坤尤其以後要諸事謹慎，如肯聽話，必保無礙，否便難說，如有變故，定當隨時告警，下面並沒具姓名，玉麟知信已被黃季二人看過，信上語氣，甚是直率，料定是鏢頭的舊友，江湖上一位隱了名的前輩英俠之士，事已至此，也說不上什麼不好意思來，便把昨晚所說的事說出，祇把來人戲弄盧坤一節，隱起不提，又問昨晚那小朋友送信進來，可曾知曉，黃學文人極老練，昨晚心中有事，背朝裏臥，並未睡熟，迷忽中恍惚聽得外屋窗外，有人說了兩句話，沒聽鍾虛二人答話聲息，本想問問，繼一想，江湖上勾當隱秘，二人守在外屋，沒出聲，必有原故，如有甚事，自己手無縛雞之力，出去也無用處，正靜聽間，忽聽床側，有一童子聲音說道，你莫出聲，不到天亮人起，莫到外屋，床邊有信一封，看後自知，忙側眼一看，昏燈之下，見一矮小黑影，正往床側門外走去，一閃不見，悄悄坐起，就燈光把信一看，料是酒樓異人所爲，不由又驚又喜，把信藏向懷內，依舊輕悄臥到，天明起身，和李錦章一商量，早斷定來人本領，高出鍾虛二人之上，內中必還有有伎節，怎肯掃鏢師面子，假說昨晚睡熟，今早起來才見的信，別的一概不知，二人知未出醜，心才略安，玉麟一面着人，去櫃房探聽北方客人行徑，一面計議行事，事關重大，雖有異人相助，仍不得不小心謹慎，此去浦城，還有好多道路，那匣紅貨，已落在盜黨眼裏，一望而知，照前行路，已是無用，把貴重物品取出，打在一個小鋪蓋裏，原箱內放些不值錢的東西，命學文堂姪，裝着生病，半騎驕內，箱子也

放在他身旁，以爲疑兵之計，一旦有事，便當先行健僕，持了紅貨先逃，以備萬一。一切均由鍾虛等領師，應付主持，黃李二人，祇管照常行動，隨心所欲，越騎便越好，計議定後，便即啓行，次日到了延平府住下，到時天近黃昏，玉麟又得趨子手報稱，說另有四北方人，在街上東張西望，嘴裏直說古怪，似昨日盜黨一夥，現落在北街鴻發棧裏，玉麟一聽，覺着那盜黨是隨的，如是自己這一行人，決無走失之理，料是追躡虞錢魏三人的另一撥盜黨，不知怎的，會在途中走失，那自稱泥中人的老前輩，原說兩行人相差，祇三數十里，追他的盜黨，既在延平出現，人也必在延平落店無疑，到是昨晚同在一店的兩盜黨，自清早起，一路留神，又命前行探子手打探，竟未再見，可知敵人也怕自己這一面，發覺他的行藏，照他這樣隱秘，更料不是容易打發的人物，因黃李二人，嫌店中飯食不好，聽店夥說，臨江樓酒菜有名，正要出去小飲，兩盜黨會在店門前見過，此去正好故示無備，遇上時，還可就便窺伺對方行迹，便囑咐了二人一，套言語，二人出店，一路留神，往臨江樓走去，快要到時，忽見街旁小巷中，走出兩個北方大漢，正走在二人前頭，邊說邊走，因爲人擠，大家都走得慢，學文和錦章，一使眼色，試湊近那兩北方人身後靜心偷聽，內中一人說道，適才我遇見三弟，說他們一路上路，就不順心，這票買賣，恐怕有人暗中出壞，不能再等過關，一過浦城，就須出手去做了，底下的話，聲音漸低，聽不清楚，學文雖是富商，江湖上也跑了多年，加以事前，又得了細底，一聽便知說的是自己，心中大驚，略尋思間，兩大漢仗着臂粗力大，業已擠入人叢之中去了，恐被警覺不利，不敢再跟，祇得第候錦章，一同到了臨江樓，一間雅座，已然佔滿，須

要候讓，尋了一張堂桌坐下，叫了些酒菜，心中有事，胡亂吃了一飽，便趕回店內，把途中見聞，偷偷告知鍾盧二人，玉麟一聽，料知盜黨，受了泥中人的玩弄，驚疑荒虛，又恐自己這一面驚覺，意欲先下手為強，免得夜長夢多，別生枝節，事雖可慮，但是泥中人，既有制勝全策，又在暗中，盜黨狡謀，不會不知究竟，如真發動，必來告警，事未證實，在未得他警報以先，還是照他意旨行事，到了前途，再行相機應付為是，一面答說無妨，一面暗中叮囑探子手，再出探查，北衙所住北方人，是否學文所遇，還是另外兩人，去了個半時辰回報，說北衙店內，所住二人，適才帶了隨身行李，說是遇見同鄉留住，業已開發店錢走去，玉麟暗忖泥中人的好友，都是文人，如在此地，不會乘夜起程，盜黨趕往前途則甚，想不出是什麼道理，祇得罷了，當晚都盼泥中人送點信息，直到天明，踪跡渺然，商量了一陣，反正盜黨要過浦城才下手，路還有一大段，且到浦城，再作計較，那探子手，早起五更，撒了出去，衆人行到路上，耳目並用，諸事留心，行約十餘里路，正停下來，就茶攤上買茶飲，忽從道旁榕陰之下，走過一個十二三歲的短裝小孩，胸下夾着黑色包裹，走向學文轎前說道，適才我惹了點事，你老人家，借我點錢吧，南邊天熱，籬籬兩邊窗格，都是空的，下雨時才用油布蓋上，學文這乘轎子，停在最後，衆人都各就茶飯攤上打尖，祇學文一人未去，那地方又是小村集，來往商客，多在此打尖，買茶點心，鍾盧二人，因見當地都是本分商民和土著，真正紅貨，又在身側，後又留意到學文身上，以為學文喊那小孩問話，不會到來，學文見那小孩，身材甚其瘦小，面貌清秀，二目炯炯有神，是個異相，裝束神情，頗似個走長路的孤童，不知怎的，

竟覺投緣，閒着無事，便問道，你是那裏人，往那裏去，惹了什麼說出來，要多少我都送你。小孩聽了，不耐煩道，我看你是個好人，才跟你開口，有借有還，不過暫用一用，你問這麼清，我沒法細說，借就借，不借拉倒，這句話如換旁人聽了，早已發怒，學文性情和厚，長於世故，反覺他這種理直氣壯的答話，不似什麼無賴頭，一面伸手往兜裏中取錢，口中答道，小弟弟，出門人說話，不要這樣，我也是好心好意，錢我一定送你，你怎麼這樣不客氣呀，說時，心原打算給他一二兩散碎銀子，不想兜裏內，祇剩兩錠十兩頭的，話已說出，不好意思不算，手本大方，懶得再把下人喊回另取，隨手遞過，小孩接了說道，送我却不當，至遲今晚必定原銀送回，再見吧，說罷，轉身就走，不幾步又跑回問道，老人家，你姓什麼，學文方覺他連個謝字俱無，心中不快，見他回問，以為心存感激，想記姓名，笑答姓黃，小孩往前一看，見飲茶的一夥人，已往回走，忙從身畔，摸出一封信來說道，你這人果然不差，有人寄信給你，幾乎忘了，說罷，將信遞過，二次回頭，却走得快，沒見怎跑，眨眨眼間走入榕陰深處，學文方拆信要看，忽見玉麟山轎前飛跑，追了下來，原來玉麟同衆人，在茶攤上，用了些茶點，正往回走，見學文轎子旁那個小孩，手內接了一錠銀子，走沒多遠，又反回轎前，從身邊取出一個封套，遞進轎去，心方一動，又一眼瞥見小孩脇下，還夾着一個黑布包裹，頓時醒悟，小孩跑時，上身不動，脚底飛快，行家遇行家，一望而知是個得過內家真傳的好手，忙和盧坤，打一暗號，命他留神守護貨物，趕即追去，沒多遠，便逼入林內，林深葉茂，老幹繁枝，着地生根，上下錯綜，連綿延亘，排若城柵，濃陰蔽日，映面成碧，那有

小孩影子，知已蹤跡，莫可踪跡，忙喚道，這位弟台，昨晚光降，未得接待，難得在此相會，何妨請出，當面預教呢，喊了兩遍，終於無人應聲，知道不會出見，找也白找，恐衆人疑慮，忙又趕回，學文已將來信拆看，往玉麟手中一塞，玉麟見學文，面有憂色，並不問因何追那小孩，料知泥中人寄信，事情緊急，忙背人一看，信內并未具名，祇箇箇單單，寫着同伴在前不遠，速往相會十個字，字體與泥中人前信一樣，祇墨淡筆禿，字跡潦草，似是匆促中借店家水筆所寫，舉目一望，一行業已準備停當，轎夫們都在道旁樹陰下聚立，靜候招呼，來往停的車輿行人甚多，各忙各事，並無一人注目，走向轎前，與學文略說經過，商量幾句，便命健僕告知轎夫，前面還有省裏下來的幾個同伴，原同起身，途中相左，反被趕過，如能趕上，另加一班工錢，轎夫們早看出客人厚道，拿得重賞，立即應命起身，互相加急趕行，走了一段，遇見天明前出去的探子手快眼周平，報說從早起身，跑出百十里路，並未遇見一個神色可疑之人，祇過先前衆人歇腳附近，有一群小孩子打架，內中一個，年約十歲，生相奇醜，年紀最小，却有力氣，先是一人打三個比他大的小孩，後來左近又跑來幾個比他大的，合力打他一個，齊聲喊說，打死黑牛這個小雜種，把他丟在草場上喂狗，那叫黑牛的小孩，也不笑話，一味騷鬧，到底寡不敵衆，這時天才亮，路上人少，有兩個鄉農走過，也不解勸，祇在旁搖頭嘆氣，周平下馬一問，鄉農說那黑牛姓田，父母是個外鄉的讀書人，五六歲上，染了疫症，相繼死去，當地有一戶劉實生，見他家還有數十畝田地，一幢整齊小房，無親無友，假作好心撫養孤兒，霸佔了去，頭一二年還不怎顯，第三年見無人過問，始而刻薄，繼而

虐待，每日命黑牛放青，黑牛雖小，却記得父母，知道受人欺凌，自是難過，常時背人往墳上偷哭，無奈年紀太小，強不過去，無人敢惹劉家，爲他伸冤，苦挨了幾年，如今人才十一歲，却生得一把子蠻力，劉家是大戶，子侄甚多，常年打罵欺負，呼來喝去，不當他人待，近來黑牛年長膽大，已知反抗，每當忍受不住，就還手對敵，寡不敵衆，自然吃虧，黑牛也從前向人訴苦，尙幸劉家，有一教書族叔，可憐黑牛，每次都是他來喝住，劉實生知道還不願意，上回有一路人，想將小孩帶走，劉實生說小孩是他十六兩銀子所買，須寫領買字據，將那人氣走以後，便無人再問，今天大約教書先生回家，黑牛這頓打，一定挨得不輕了，周平越聽越看不下眼去，自身正當緊急之際，對方是個土豪，恐怕惹事，方在躊躇，忽從身後，轉出一個走路的小孩，年才十二三歲，對周平說，現時我有事，不能和他動手，人小壓不住台，我知道你也有事，但你那事，決不要緊，我去將黑牛救出，你祇作爲和我一路，別的都不用管，那就有落場了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便跑進小孩堆裏，也沒見怎動手，便由人堆裏把黑牛救出，衆小孩見黑牛，被他救走，上前朝他亂罵踢打，他也不還手，祇偶然閃上一下，黑牛見恩人爲他挨打，大喝一聲，意欲反鬪，吃他將手閉住推了就走，周平看他人雖瘦小，身上似有很好的功夫，好生奇怪，見羣孩還在追打，一聲斷喝，迎上前去，羣中截住，羣孩見周平聲色俱厲，其勢汹汹，不禁嚇住，內中一個便說，你是好的，不要走，我喊阿爸來說罷，如飛而去，餘下的十來個，便向周平，七張八嘴，亂說亂跳，幾次搶前，俱吃周平推開，等不一會，先去小孩，山路側榕陰深處，一所莊院內，引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胖老頭，和幾個長工打扮的人跑

來，那老頭甚是識貨，一見周平神氣，便看出他是個江湖上的朋友，不敢結怨招惹，忙把盛氣一壓，朝同來諸人，使個眼色，喝住那群小孩，獨自上前，帶着滿臉詭笑，正要張口，先救人的瘦小孩，早把黑牛帶到一旁，教了一套話，從周平身後，搶前說道，大哥，這是我的事，我已問明黑牛，說他從小賣到他家，祇付了身價，便可帶走，不知真假，等我問問他主人，看是如何說法，周平隨譚鎮南奔走江湖多年，見多識廣，眼力極好，吃小孩微微一擠，覺着很有斤兩，越發驚異，忙順着他意思接口笑道，這樣也好，那你說去，小孩點了點頭，笑嘻嘻向那胖老頭道，你是他主人劉實生麼，這小孫，我們看着喜歡，想買了去，你願意不願意，劉實生人雖奸猾，膽子却不甚大，這兩年因見黑牛，年紀漸長，相繼心不盡，再過幾年，難免受本地知道根底人的鼓動，自己雖有財勢，到底討厭，自從上次那過路人，被重價氣走，好生後悔，巴不得將他賣向遠方，寫下字據，才免日後糾葛，一聽來人，是外省口音，首先願意，祇嫌對方，是個小孩，未必能作得了主，拿出錢來，仍想和周平問答，周平早已問得底細，對他甚是厭惡，早裝整理馬匹，走過一旁，劉實生無法，祇得答道，小官，你能作主麼，小孩把眼一瞪道，這是什麼話，除非你不肯賣，那祇好再說，祇要肯賣，多少錢，我都要，決不還價，周平留神小孩的神態動作，頗多異處，知非尋常頑童可比，弄巧一會還有他的大人尋來，聞言方暗笑小孩口頭太拙，這般說法，對方必不放鬆，想插口又復忍住，劉實生聽小孩口氣甚大，心更歡喜，本想多訛些錢，偷眼一看，見周平在旁，怒目斜視，不住冷笑，知道這有一個不好吃的大人在側，恐又鬧僵，便笑答道，這小崽，專愛和我子侄打架，甚是惹厭，久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年小，大家追着踢打，他也沒還一下手，祇護着黑牛往前走，隨被同來大人喝住，就停手了，再盤問時光景，祇有兩個傷輕的，說無什麼疼痛，餘下七人，有說打到他身上，堅硬如鐵，有說他身軟如棉，却有大力，當時祇覺有些發麻，不消多時，便腫痛起來，雖然其說不一，但是祇要打過的，多受了傷，沒打到的人，却沒事，劉實生早年，曾在江湖上瞎跑，有點閱歷，細一回想，小孩行遲，和那雙有亮光的眼睛，猜是中了道兒，連忙追出找人，連黑牛都不知何往，眼着子姪們，哭號呼痛，急得亂跳，無計可施，正命個工四出尋找，忽然黑牛跑回，說他小恩人，現在門外，約來村中長老，付那下欠六兩銀子，就便對換賣約斷字，劉實生跑出一看，瘦小孩帶了黑牛，還約有本村地保村人和一個方正老者，同立門外，劉實生便裝笑臉，往裏請進，黑衣摩勒說什麼也不肯進去，衆人勸他也是無用，口口聲聲說我跟你沒交情，你是賣人的，我是買人的，頭一張收銀條上，寫的明白，如今天沒交午，我都辦到，閒話少說，快把字據交出，我帶人走，一刀兩斷，打算欺生欺小，把我騙進去，再繞圈子，那是做夢，劉實生因聽小孩，年紀雖小，口頭非常刻薄，盡繞着濶罵人，黑牛的事，鄉里皆知，所來的人，都不以他爲然，耳聽子姪們號哭之聲越大，真個急不得惱不得，想把小孩，拉過一邊去說兩句私話，又不肯去，沒奈何祇得說，適才羣兒，都因打他受傷，問是用甚方法，自己情願令子姪們陪禮，解鈴繫鈴，求他解救醫治，黑衣摩勒冷笑問道，你問他們，我打過他沒有，劉實生剛說，打到沒有，是他動手打你的，底下話未脫口，黑衣摩勒突地把雙目一瞪，怒道，諸位聽聽，天下還有挨打不還手，反到傷人的，豈非笑話，況我交銀子與你，領人走時，你那

夥沒家教的小孩，還好好的，怎麼隔了多時，我來補付身價，會受了傷，我沒還手，就會傷人，又不是什麼妖怪，你怎不說他們倚多爲勝，欺凌孤兒，遭了報應呢，實告訴你，我早看出你老奸巨滑，才要先寫一張收條，省得又生枝節，誰想你還是見我年幼，你要多少身價，一口答應，以爲好欺，又想借故勒索，我不過見孤兒受那群狗崽毒打可憐，想買走，放他一條生路罷了，要拿他生財，那是昏想，你借大年紀，要是說了不算，也不要緊，祇你當衆人把吐出去的口水吞掉，還我原銀，立時就走，我不買了，祇你們敢把他磨死，就有人給他伸冤報仇，休看你小爺年輕，你手下人多，我的人還在後邊未來呢，不信你就等着，劉實生聞言，惱羞成怒，方要發作，恰值周平馬到，正聽到末兩句，看出黑衣摩勒，想當衆面，把斷字要過，祇不肯將那群頑童治好，又不願當人動武，露出本來面目，忽然靈機一動，想好一套假話，下馬分開衆人，跑到黑衣摩勒面前，恭恭敬敬說道，這事還未辦完麼，如今上上下下，好幾十人，都在等你，大人叫我來，請你快些回去，好趕路呢，黑衣摩勒，指着劉實生道，這老頭欺生，先前說得好好的，如今硬說他有幾個小孩，受了傷，是我打的，要我醫好，那夥頑皮，都比我大，人數又多，他們打我好幾下，我還沒找他算帳，反到訛詐起我來，想是見我人小，欺生欺小，出錢容易，借事生風，你去問他，如下願實，把先收的二十兩原銀還我，這小黑牛，我也懶得管了，周平突的把眼一瞪，怒道，我們從京裏出來，跟着倪大人，走了這多省縣，上自督撫，下至州縣，那一個不是恭恭敬敬的，我們都從來沒欺負過人，跑到這小鄉場裏，會吃他的虧，要多少，給多少，還要怎樣，我們不過路見不平，懶得費事，好心代這小孩

贖身，由他自去，改條生路，這又不是他家養的兒子，贖買入字兩交，不費還錢，一半天自有人來，和他算帳，少爺請站一旁，我問問他去，講理便罷，不講理，我到要鬥他這個地頭蛇，官私兩面，由他挑好了，說罷，不候還言，便搶到劉實主面前，喝道：「你係大年紀，說話不算數，是什意思，快說，劉實主枉具一雙江湖眼，祇知周平不是保鏢師父，便是個江湖上的人物，對於黑衣摩勒，先也當是周平同行小伴，與弟子姪之類，沒看出是個什麼路數，原本講妥成條，方想動盤恫嚇，忽為周平先聲所奪，料定小孩，是個過路顯宦之子，微服上路，周平必是請了鏢師，否則不會如此說法，小孩的手，也不會這樣大方，又想小孩雖然精神，看他那樣年紀瘦小，也不像個不動手，就可傷人於無形的江湖能手，子姪到受傷，必有原因，弄巧還是黑牛的鬼，都說不定，自己許是一時情急多疑，致有此失，不過來人語太張橫，自己從未受過，如若嘔氣，不賣黑牛，一則銀子須要交還，以後再想這樣重價，必不能有，二則高兩反爾，更坐實自己是有意勒索拾贖，更要受人譏罵，並且照來人口氣就許回去，倚仗勢力，經官動府，轉到生出大事，賣了固然也難免有此一慮，但是雙方字據為得明白，總有個理好說，這類過路官員，多有促限，黑牛人嫌老實，父母死時年幼，聽他適才對人，還說他是賣身為奴，與平日所教一樣，可知鄉人並未告以細底，至多說是虐待，打罵奴家，不算犯法，對方雖然不平，也不為此就攔，想了想，還是照約行事，另行延醫治傷為是，剛把主意拿定，便見周平聲勢汹汹，過來喝問，忙陪笑臉答道：「兄台莫急，不可專聽這位小弟一面之詞，言還未了，黑衣摩勒戟指喝道：「誰跟你稱兄論弟，你說話留點神好，周平也喝

道，閒話少說，祇問你說的話，算不算吧，劉實生方答，自然說了算，那有反復之理，黑衣摩勒喝道，既然算數，我應補你的六兩銀子，連字在此，你把原買身字據還我，以後黑牛與你，兩無糾葛，周平把銀據接過，也不容他分說，接口說道，你那些話，我們已然知道，再說無益，祇把字據交出好了，劉實生爲二人盛氣所凌，又急又氣，無奈話出如風，心又內怯，祇得說道，他從小賣到我家，字據年久遺忘，不知藏在何處，恐二位過路人，不能久等，另寫得一張轉賣字據在此，說罷，將適才寫好的一張昧心字取出，黑衣摩勒接過，看了看，冷笑道，我也知你交不出原字據，本來要你出名另寫，但這中證人誰出名呢，旁立諸人，俱爲二人口氣勢派所攝，又知黑牛細底，恐怕人買了去，異日問出實情來向劉家追回房產，跟着打那冤枉官司，劉實生連問數遍，俱都面面相覷，各有難色，最後還是周平，對衆人說，我們祇是作好事，到了地面，便由他自尋生路，決不會再生枝節，累及你們，黑衣摩勒也說，我祇要見證，無須中人，這位老先生，是我請來，加上地保，也就行了，這才由那同來老者和地保，在雙方字據上畫了個押，畫完，周平向衆人一舉手，便請黑衣摩勒上馬，黑衣摩勒也不客氣，笑道，你這人很有意思，你抱着他，先騎上去，我在馬屁股上，三人同騎，到了前面再說罷，周平本想把馬讓他二人，心還惟恐不受，即言大喜，忙抱黑牛，先騎上去，黑衣摩勒，就手扒上，故意一手抱著周平的腰，一馬三人，縱騎如飛，轉瞬出林，直奔官道而去，人去以後，劉實生聞得內院哭聲慘厲，想起受傷子姪，顧不得再向衆人答話，跑進一間，兩個心愛的狗子，業已痛昏厥過兩次，祇有一兩個幼年的傷勢稍輕，餘者也都傷痛得差不多，怎麼心追

問，也問不出到當之由，瘦小孩已去，就疑心弄了手脚，也無法想，耳聽滿院哭號，心急如焚，祇得連派佃工下人，請來外科郎中醫治，門外諸人，也都議論紛紛，互相散去不提，且說周平縱馬出林，上了官道，黑衣摩勒把手一鬆，說道：「往你們去路走吧，前而七里村，不要進去，可由村北小路，往東面山裏跑去，到破廟前停住，我還要辦一點事呢。」周平聽他口氣，頗有同行之意，心越放鬆，路上不斷有行人來往，馬背上不便詳問究竟，應了一聲，依言行事，馬行如飛，晃眼抄出村北小路，進了東山口，那山並不高，到處丹楓照眼，蒼林蔭日，連巖擁翠，矮山發石，景物倒也深秀，周平沿着巖脚草徑跑去，四顧人跡甚稀，想套黑衣摩勒來歷行徑，微覺應聲，意似不耐煩瑣，祇得停口，等到後對面再說，不一會繞完巖徑，現出不野，果見前面山坡上，松杉林內，隱現出一角紅牆，知已到達，正要縱馬急馳，黑牛忽在身前，偏頭向後喊道：「老師，這就是你說那地方麼？」周平不聽應聲，方欲回顧，又聽黑牛跨叫道：「老師呢？」周平忙回頭看，馬後空空，那有人在，勒馬四顧，乘路並無人跡，身法真快，同乘一馬，竟不知他何時走去，好生驚服，黑牛急得直喊：「老師跑了！」周伯伯回馬快追，周平知道萬追不上，他本說有事要辦，叫在廟前停住，必要回來，否則刺這小孩，作何處置，即便要交自己，也沒有不事先明說之理，自然仍以等他爲是，因聽黑牛喊他老師，便勸他道：「莫着急，你老師他辦點事去，一會就來，我們到廟前等他去。」黑牛仍是着急不已，周平也不理他，跑上山坡林內，果有一所破廟，牆業已坍倒好些荒涼殘破，並無僧人居住，二人便在山門外下馬，將馬拴在樹上，尋塊石頭坐下，向黑牛一盤問，才知黑衣摩勒，將黑牛救出，便教了一套

話，此外不許開口，付了身價，頭去吃了個飽，然後走向榕陰深處，問黑牛你一人和衆人打，有多大力氣，黑牛從小未曾遇到過一個真心幫他的，又拿許多銀子，給他贖身，給吃好飯，自然感激，口口聲聲，稱他主人少爺，聞言便說，力氣很大，別人制不服大母牛，我能制服，多大力氣，却不知道，黑衣摩勒，便要他動手來比，黑牛恐傷主人，執意不肯，被逼無法，以爲主人如此瘦小，一打就倒，誰知不用力試，祇輕輕吃了一交，越不信服越糟，力越大，跌得越重，末兩次身子騰空跌出，如非黑衣摩勒，跟着滾起抓回，幾乎重傷，黑衣摩勒又取了兩塊鵝卵石，一握粉碎，這才死心敬服，益發奉若神明，跪在地下，要學本事，黑衣摩勒也答應收他爲徒，改叫老師，命在林中等候，不許走出，說找人借錢，補還身價，走了一會，拿十兩銀子回來，同去鋪內，分出六兩，同往劉家還銀要字，去前會說，將要他帶到山裏來，拜一和尙爲師，黑牛死活也要跟着老師，急得要哭，黑衣摩勒才允不使離去，如今來到廟前，忽然不見，許是騙他，故此着急，再問別的，却不知道，談問了一陣，約有半個時辰光景，忽聽身側林梢響動，周平回顧，一條黑影，宛如飛鳥下墮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一個通體黑衣的蒙面小人，心方一動，來人已將面具揭落，現出原形，果是黑衣摩勒，黑牛首先喜得亂跳，上前拉手，高喊老師來了，黑衣摩勒，起手一黑，面目一沈，喝道，當着外人，一點規矩沒有，再鬧我，要你這醜徒弟了，黑牛急得忙喊老師饒我，我不敢了，垂手站在旁邊，不敢再跳，黑衣摩勒喝道，這還將就，記住，以後當人不許這樣，要聽我的，躲一閃去，我和他有話說，周平見這一對小師徒，神情天真滑稽，方自暗笑，黑衣摩勒，已走過問道，周朋友，你知

我是誰麼，周平據實答道，小朋友不是昨晚在店內光顧，說是家住南明山，人稱黑孩兒神手摩勒，又叫黑衣摩勒的那一位麼，真實的尊姓大名，未蒙見示，實在不知，黑衣摩勒道，你這人，到還可交，祇我最不願聽人說我小，請你把他去掉才好，周平連忙謝過，並問真實姓名，黑衣摩勒答道，我不瞞你，一出身便沒了父母，訪問了好幾年，也沒信息，到底姓什麼，實在不知道，小時無人管我，承一姓黑恩人收養，因為淘氣，常愛往繡谷村山洞裏跑，弄得滿身污黑，村人都叫我黑孩兒，後承恩師帶走，學了點武功回村，常愛管點閑事，他們又爲我起了個外號，我對外人，總稱姓黑名摩，你也叫我黑摩如何，周平笑道，論理你本事比我大，我却比你癡長幾歲，打算高攀，稱你一聲老弟如何，黑衣摩勒道，你這人心直口快，到配做我哥哥，可惜本領不夠，我看你不過二十多歲，你如願意，回去把鏢行事辭掉，我引你去，拜一人爲師，學點武功，不好麼，周平也是無母孩兒，經譚鎮南收養，山學徒出道，本就有志學藝，苦無機會，鎮南事忙，因他精明幹練，從小就隨着跑江湖，常令隨鏢，當探子手，連用私功都無暇，眼望別人，日享盛名，常時愧恨，聞言大喜，忙道，那麼我拜你做小師兄，我算大兄弟如何，黑衣摩勒喜道，你肯這樣虛心，那好極了，先不行禮，我還有幾個朋友，你也未見，那夥沒出息的狗賊，直如囊鼠網魚，不必瞞他，我有師叔泥中人在，再添兩倍，也不是對手，你不必再費事查探，回去告訴他們，放你到了地頭，交代完事，速去南明山尋我，再行禮好了，祇對姓盧的說，他既在江湖上常跑，須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本領大小在其次，總應該放謙虛一些，隨便背後出口傷人，不是英雄所爲，他要不是傷我師叔，也不會跟他開

那玩笑，事情有鍾朋友遮蓋過去，心不服氣，等事完，逕去南明山尋我好了，何苦又在事後發狠，如非師叔吩咐，鍾朋友通情理，照你今早行時，他託打探我蹤跡的那一番話，豈不又惹了麻煩，原來盧坤爲人口直心快，昨晚之事，心中懷恨，他和周平至好，今早行前，會偷偷託他，路上就便查訪神手摩勒的名聲下落，未免說了兩句發狠的話，不知怎的，會被聽走，周平聞言一驚，忙代盧坤分解，說他爲人忠厚口直，昨晚受了師兄儆戒，自然免不掉有失言之處，務請不要見怪，黑衣摩勒笑道，這人是石心，怪我決不怪他，否則早給他身上，留下記號了，還能容到現在麼，你將來尋我時，他如願意，祇管連他一齊帶走，周平乘機又問盜黨下落，黑衣摩勒淡淡的答道，你老不放心，可惜我師叔，現時不肯露真姓名，你祇要知道泥中人是誰，就不害怕了，這還不到告訴你的時候，先且不提，我祇知道，盜黨爲首之人，原名叫趙連城，他們打算先殺你們這一行人，過了仙霞關，再下手刺處堯民，回去交差，往撫衙一躲，如今兩行人一合羣，非過關不能下手，不必就爲害怕，到了前面，自然明白，你也不出力不討好，出來亂跑，他們眼毒，遇上難保吃他暗虧，真要非叫你無謂亂跑，過了浦城，要過一段山路，岔道山徑中，有一座天王廟，地名魚鷹嘴，廟側隱着他們一個洗手多年的同黨，此人姓楊名標，昔年橫行北五省，又會一點水性，他們無心相遇，結成一氣，也許在那裏，變點花樣，盜黨先受了師叔愚弄，幾乎把跟的人丟掉，因那地方，是必由之路，這第二撥盜黨，必和楊標，在此等候，你們兩行人一過，再尾追下去，與關口外埋伏的趙連城等會合，前後夾攻，你走那裏，務要留神，最好不要往岔道上跑，如見形跡可疑，你這馬快，即速回營，

與自己人會合，他見你回了隊，言虞老先生在內，必不肯因你自露馬脚，可是你也不可被他們看出破綻才好，照說我師叔，神出鬼沒，這地方必不放鬆，不過事難預料，我又恰巧有點閒事纏身，不知趕得到不，你決打不過他們，終是小心些好，這裏有十兩銀子，乃黃老先生借與我的，適才由那姓劉的老賊家中，連我給的身價銀子，一同取回，來去匆促，怕你在此久違，沒顧得查探他藏銀之所，趁他未覺，祇把銀櫃搥裂，連本帶利，僅拿了五百餘兩銀子，太不合算，好在有了主顧，少不得還要擾他幾次，存在他家，也走一樣，這十兩請你帶還，說我道歉，銀子因已剪斷，不能原璧歸趙了，周平聽他就這片刻之間，大白日裏孤身出行，前往士家家中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把銀子盜了回來，好生驚奇不已，得了一點消息，忙着趕回報信，不及細問，祇資佩了幾句，銀子却代學文婉謝，不肯帶回，黑衣摩勒，指着黑牛說道，這孽徒是我一貼定心膏藥，賭神罰咒，跟定了我，連先回南明山去等我都不願意，我又疼他，帶着又太累贅，真厭煩人，還得給他想個主意才好，師叔已嫌我多事，此時要被知道，又該說我童心太盛了，這銀子原應我親自送回，才符前言，也爲有他，才請你轉交，既不肯代，說不得祇好自走一遭了，周平忙道，我帶回去，其實無妨，不過黃老光生，雖是商人，却極輕財仗義，像你這樣朋友，交還交不上，已然奉送，怎肯收回，師兄能賞他臉更好，真要是忙，不管他願不願仍由我帶去好了，黑衣摩勒笑道，我借銀不還，成什麼人，你如非是我老兄弟，我就怪你了，點點小事，不值多說，你各自上馬走吧，周平喜得諾諾連聲，謝別上馬，往回飛趕，二人相見，玉麟聽完前事，想了想，仍命周平前探，祇跑不遠，另教了一套話，少時回

來，再歸隊同行，以後不必再跑趟子，周平領命，繞路自去，這裏玉麟也策馬把衆人追上，問知無事，仍往前走，行至黃昏將近，相隔浦城，還有站許來路，所行官道，蜿蜒出沒於山野之間，途徑甚是荒涼，這時周平業已裝着浦城分號店夥，來迎黃李二人，與衆會合，說起前途離此十來里，有一大村莊，主人姓顏，甚是好客，可以投宿，此外雖有人家，均是荒村小店，難容許多輿馬，如趕浦城，驕子走得慢，非至天明，不能趕到，有那錯過宿頭的人，多往顏家投宿，主人年少，好武氣盛，最愛文人武士，却極不喜居官應役之人，祇來人對他心思，都是極好待承，就不投機，也有地方安頓，周平前一二年，曾經去過一次，和主人還有一面之識，玉麟以前，也聽同道中人說過，主人顏尙直，文武全才，好交朋友，見天已不早，便命周平，持了名帖，先去拜望，祇不露堯民行藏，見時如問，假說三人，是由桂林遊山回浙的遊侶，商議停當，隨後前進，走有六七里路，道正穿山而過，斜日初墮，蒼烟四合，新月甫升，時明時晦，出沒於山嶺林木之間，清輝未吐，晚景低迷，走在石路上，步履馬蹄之聲，前後相接，匯爲繁響，空谷傳聲，倍顯寥寂，良夫喜和江湖朋友交納，玉麟也喜他語言直爽，見解高超，兩下談得甚是投緣，相見恨晚，這時良夫的轎恰在前面，玉麟也正傍第一乘轎側行走，良夫說道這一段路，形勢頗險，景物更是荒涼，連個人家俱無，玉麟笑道，魏先生這裏看去路險，但是來路不遠，便是鎮集，附近村莊田疇，綿亙不斷，僅這十來里路，山徑荒涼，最險的不過沿崖一里多路，十停已走了八停，再走里許，一出遺山口，就有人家，顏家更是一個大村莊，人多丁衆，個個會武，愛管閒事，頗有名望，找他借盤川倒可以，要動手脚，休想佔得便

宜，所以並不算險，最險的，還是過了浦城，麟子山那一帶地方，有不少連天峭壁，深溝闊澗，要翻還好幾處險峻山嶺，加以林深草密，極易藏伏歹人，山民性情極野，專講械鬥，愛打羣架，祇管太平年間，又是通浙江省的驛路官道，像我們這樣，還不要緊，如是孤身客商，就短不了出事，內有三處山口岔道，除了老鷹門，前兩月地震塌陷，化險為夷外，像都天王廟附近的雷公峽，和將近仙霞的紅石關，都是一夫當關，萬夫難過的所在，那才叫真險呢，良夫原是對景閒談，以上各地，均曾去過，聞言驚問道，那老鷹門兩邊危崖對峙，宛如巨鷹展翅，中通一線小徑，騎不並駟，車不並軌，沿途山石秀奇，形勢雄峻，絕好景緻，幾時震塌了的，玉麟道，這也是件奇聞怪事，說來話長着呢，良夫方要往下盤問，忽聽身後馬踏石路之聲，玉麟忙一回看，來路兩行，昏林影裏，遠遠跑來兩騎快馬，玉麟看出情形有異，把馬一勒，暗指盧坤領頭，自己退到黃李二人驕後相待，恰將仄徑走完，一邊是山，一邊是水，傍溪而行，路頗寬廣，玉麟一退，來騎也將馬匹放慢，叭噠叭噠，跑將過來，還由衆人身側馳過，相距約有數尺遠近，彼此都看得見面口，玉麟見那兩人，俱是北方大漢，爲首一個，一頂氈笠，斜掛馬上，大辮盤頂，青澆澆一張醜臉，濃眉如刷，扁鼻凸嘴額上有二指來寬一片刀痕，斜搭臉上，兩隻豹眼，時閃凶光，一望而知，是個綠林中下等強盜，二馬相聯，玉麟因對頭一個注目，第二人跟着過去，沒有看清面目，好似昨晚夜探客店後院所見二人之一，乘騎二人，對一行人祇看了一眼，毫無表示。就此越向前面，馬上加鞭，飛馳而去，這時玉麟似聽黃學文，在轎內噫了一聲，疑心來人有什不利舉動，不暇再看，由側面趕上一問，黃學文手裏，拿着

一個紙包，不願細說，祇叫快看前面，玉麟把馬偏向一旁，朝前注視，祇見一條瘦小黑影，正往前跑去，其行如飛，晃眼追上第二匹馬，祇一躍便到了馬屁股上，一同馳去，馬上人竟無知覺，看那神情身法，正與昨晚黑衣小孩相似，料定不是一路，好生駭異，一會人馬影子，便轉過山角，不知去向，衆人也行近去顏莊的岔道，那岔道是個三叉路口，往右是去顏莊的路，往左略偏，乃官道驛路，分路口不遠，却有一片山巖，綿亘里許，恰將前途目光遮蔽，兩匹馬上的盜黨，已然跑出老遠，衆人到時，正趕周平跑回，說顏莊主，久已仰慕鍾盧二人名望，這幾位商客，除黃李二人，已有耳聞，餘者諒非俗流，聞說拜莊借宿，其是高興，本意還要備馬遠出迎接，被周平再三謝阻，現正命人準備筵宴，竭誠款待，就請前往，玉麟知那盜黨，當地情形不熟，必當自己，連夜趕往浦城，決想不到會在中途，投向別處，樂得空他一空，忙命轎夫們，加急趕行，天色入夜，明月將升，路絕行人，二人回至學文橋前，去問小孩來時情景，學文說是馬匹正過之間，彷彿看見馬腹下黑影一闪，跟着眼睛一花，便見轎杆上，執着一個臉蒙面具，周身穿黑的小孩，低聲說，黃老先生，前銀奉還，隨往手裏，遞過一個紙包，方想退回，那小孩低喝不要說話，晃眼功夫，人即不見，探頭往轎外看時，已到了兩匹快馬的後邊了，包內共是十兩銀子，外皮上寫着前銀奉璧謝，今晚有賊，旅店留意，十幾個潦草的字，口音與昨晚店中送信小孩，一般無二，知是黑衣摩勒無疑，他既尾隨盜黨不捨，必要鬧點把戲，小小年紀，有此身手，俱都嘆服不置，那岔道相隔顏莊不遠，路旁盡是水田，夾道成行榆柳，大半輪明月，輝耀平曠廣野之間，流光普照，映得那些水田，齊似浮輝，上下天

光，倍增清曠，路上時見一二村農，短衣草鞋，肩荷犁鋤，在明月柳陰之下，哼着山歌小曲，緩步歸去，情景直和畫圖相似，堯民在轎中，首先贊妙，坐了大半天轎子，未免勞累，便喊張福近前，招呼良夫新民二人，乘着這好月色，步行前往，舒散筋骨，就便領略一點野趣清景，黃李二人，本就想去一段，活動血脈，見堯民等三人下轎，忙命停轎下去，相隨步行，玉麟見狀，也招呼衆人下馬，隨在後面，堯民因聽良夫說他不是俗商，見二人跟在後面，不肯走近，知他謙恭自卑，便命張福請過，黃李二人，素佩堯民官聲清正，也有意和他親敬，衆人做一路走，談談說說，到也投緣，走不一會，田岸略轉，遙望前面林木鬱翳，隱現燈光，知將到達，良夫又把玉麟請向前面同行，方相顧談笑間，忽見林內，閃出幾匹快馬，如飛馳到，周平忙由後趕上，說莊主迎接來了，玉麟聽說，忙即當先趕上，衆人步行，原出無心，不料主人仍要來接，這一步行入莊，格外顯得恭敬，來騎看見來客，俱在步下行走，以爲看重自己，越發心喜，隔老遠便翻身跳下爲首一個猿背蜂腰的少年，搶步跑來，到了玉麟面前，抱拳正要開口，周平已搶先引見道，這位便是顏莊主，這位便是適才小弟所說的鍾兄，當下互相見禮，各道幸會不置，跟着衆人走到，鍾周二人一一分別引見，顏尙德看了堯民一眼，暗中一驚，也未明說，隨來四人，俱是顏家武道中的好友，俱由尙德引見，略爲客套幾句，便請衆人各上輿馬，衆人不肯，一同步行入莊，莊上僅有百十戶人家，多半姓顏，房甚大，極少小的草房直看不見，佔地約有數頃，四面桑榆，和各種大樹，形勢甚佳，不近前看不見，莊內却是菜園菜畦，池塘稻場，應有盡有，主人所居更大，四面密層層，種着兩個碗口粗細的毛竹，

久，一根挨一根，成了兩層天然的竹牆，用鐵條聯繫，高達數丈，上面枝柯緊接，萃爲碧簷，兩層之間，寬約五尺，竹街中通，每遇日當亭午，月際天中，微風動處，滿地冰紋飾影，一片清陰，十分幽趣，那門也是竹子編的，附在兩邊竹根節上，設有鏈環，以供起閉，進門兩邊各有幾間小房，似是下人所居，對門兩行槐柳，左右花畦，當中一條石子砌成的細路，長約五丈，盡頭處孤矗着一幢五開間的廣廳，石徑到此，便向左右分路，主人領客，繞廳而過，到了廳後，才見圍牆，由牆上小月亮門進去，地勢愈發展開，樓台亭榭，池沼花木，無不畢具，位置咸宜，極見匠心，同來從人輿馬，早有顏家下人接去，安頓食宿，賓主共是十三人，又經過幾處迴廊曲檻，才到主人安集佳賓之所，也在一所月亮門內，老遠便聞見桂花香，進門一看，裏面一座大院落，一邊種有四十來株桂樹，花已盛開，繁枝密蕊，月光之下，燦若金銀，一邊是所華屋，軒窗洞啓，環窗滿植梧桐芭蕉，盆花羅列，再過去又是一座廣場，主人道是近年新闢練武所在，室內燈光輝煌，照如白晝，滿壁圖書字畫，多半名人手筆，間有過客留贈之作，也都是佳品，傢具陳設，備極華貴，左壁另一小單間，佈置更是精雅，窗外是一池塘，殘荷敗梗，猶未去淨，想見夏日美渠盛開，風來水面，頓感生涼之興，主人先延客到單間內落坐，堯民等三人，祇當主人是個糾糾武夫，却不料文武兩途，都是通品，方自驚喜，主人忽然走將過來，納頭便拜，虞老伯，可還認得小姪麼，堯民大驚，連忙扶起一問，原來尙德之父顏璐，十年前與堯民，同官京師，甚是莫逆，先是顏璐中年無子，夫人奇妬，強逼丈夫，買了一個窮家乳嬰做兒子，相貌奇蠢，取名尙仁，天分不佳，沒品行的事，却

有別才，顏璐受悍妻蒙蔽，一點也不知道，這年獨身在京，背着乃妻，納了朋友一個美婢，生子尙德，才祇兩年，乃妻在原籍，聞風趕來，一陳大鬧，沒有幾年，將側室虐死，尙德幸得保全，因非嫡母所立，也受了不少虐待，尙仁仗母氏深威，年紀又長有好幾歲，凌辱無所不至，顏氏書香世族，本來尙德不會學武，因他資稟聰明，日祝生母平日受虐情形，與彌留背人泣訴之慘，深深記在心裏，又知乃兄不是同胞，却這孽欺負打罵，年小不敢還手，忿極無計，讀書之暇，偷偷從人習武，到了十二歲上，雖然未遇明師，力却增大了不少，從小未和人打過架，自己也不知道手有多重，這一年正當清明祭祖，想起亡母野葬郊外，不能往祭，甚是傷心，背人私取了點香燭紙錠，去到自己房中，寫了張亡母靈位，閉上房門，偷偷哭祭，不想被尙仁闖來，將他母子，喊了名字，大罵一頓，又把靈位撕掉，放地亂踹，尙德蓄恨已久，上前理論，尙仁舉手就打，尙德再忍不住，還手一推，尙仁酒色淘虛，那經得起天生的神力，勢子又猛，倒跌出老遠，一下撞在硬木桌子角上，立時腦裂身死，事有湊巧，正趕上嫡母聞聲走來，本來就把尙德，視爲眼釘肉刺，一見親手撫養的愛子，被他失手撞死，如何肯饒，當時哭罵連天，喝令下人，將尙德用腰帶，綁在條凳上，一迭連聲，直喊打死，打了一陣，又嫌下人手輕，親去房內，取了一把剪刀跑出，旁立老人家，看不過眼，悄喊少爺還不快逃，要等死麼，話剛說完，人已到了身前，舉剪照定身上就扎，尙德自知失手不合，打的又是嫡母，任憑打罵，本未敢強，被老人家一句話提醒，心想父親年老，祇我親生，古人小仗則受，大仗則逃，他這氣急之下，什麼毒手，施展不出，死得豈不冤枉，想到這裏，瞥見剪到，反手

一格，連人帶凳，一齊翻倒地上，未被扎傷，嫡母年已五旬開外，那經得住他這猛力一格，也被搗跌老遠，等到了損搶前扶起，大罵逆子，三次持剪上前拚命時，尙德已把腰帶掙斷，飛跑出了大門，這時顏家住在丞相胡同，堯民住在米市胡同，相隔甚近，尙德見嫡母一跌，知事關大，家中決難立足，惶急中無可逃奔，便往堯民家中逃去，堯民知他家事，問明究竟，便把他安置密室之中，顏家來問，祇說未見，夜裏顏璐趕去，說悍妻尋死覓活，大哭大鬧，並還要親自告官，送尙德的忤逆，和殺死長兄之罪，再三勸阻，允他當日把人尋回再辦，養子屍首尙還未驗，這裏難免來搜，萬藏不住，事情恐要鬧大，急得無法，自己祇此一子，務懇設法保全，堯民力說無妨，先令他父子相見，然後授以密計，連夜先把尙德，送往一個至親家中藏起，顏璐回家，依言行事，顏妻一聽，教的話，更起疑心，次早天還沒亮，便到處家索人，顏璐推說面子難堪，任他哭罵，祇不肯去，等他一走，暗命下人，把棺木備齊，將尙仁入殮抬走，堯民見了顏妻，一味敷衍，任他領了婢媼，滿處搜索，末了才說昨晚聽下人回稟，說在城外某寺院左近，遇着尙德，因無處可投，前往出家，也說不定，因恐大嫂疑我不信，故未先說，實則這等不孝不悌，逆母殺兄的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我幫你捉他辦罪，還來不及，怎肯容他玷我床榻，顏妻本因隔近瞎猜，先未斷定藏在虞家，因聽丈夫的話，吞吞吐吐，才起了疑心，誰知中了堯民緩兵移屍之計，又去城外，空跑了半日，容到回家，死屍已然抬走，丈夫也不知去向，喚來家人一盤問，說老爺行前，先命人買棺殮屍，送往城外停放，一面大哭，說自己年逾六旬，祇有一個親生兒子，不想他如此不孝，尋不回來，夫人不肯相容，受

逼受氣，還要鬧笑話，尋了回來，即使夫人肯容，自己也不能再要這等逆子，將來夫妻老死，連個上墳燒紙的人俱無，活在世上無味，如今萬念皆空，日後不死，也必出家，一個人自言自語，神氣很是傷心，這時正忙着發送大老爺，又未見喊套車，全沒有理會到老爺會走，等到發靈以後，好一會，末聽老爺喚人，前往書房上房各處一看，那有人影，想係步行出門訪友去了，顏妻終是女流，跑了這一整天，忿雖未消，盛憤已饒，初進門時，見養子屍已發送，本來要鬧，聞言料知丈夫被逼出走，到底多年夫妻，未免心慌，忙命下人，四出尋找，到了半夜回來，那有影子，益發惶急，再一回想，平日行爲，和丈夫所說的話，不禁天良發動，越想越悶心不過，將近六旬的老婦，性情又那麼乖張暴戾，急怒之餘，再加悔恨，當晚急了一夜，次早便行病倒，其實全是堯民計策，雖然照計而行，仍恐他不肯干休，第二日便由堯民，送了盤川，將尙德送返家鄉，本人却去西山相熟寺院中，住了幾日，堯民開得顏妻病重，假作代爲尋到，將他請回，尙德已沉疴，不久便自病死，堯民隨勸他告老歸隱，回鄉教子納福，顏璐歸未兩年也就老死，兩家便斷了音問，尙德年幼，全仗老僕得力，族衆也無人欺凌，既有相助，家業較前日益興盛，祇他性喜遊俠，不慕名尚，從幼年起，便好武好交，父死不久，遇見一位前輩能手，愛他天資穎異，留住三年，傳了許多驚人的本領，方始別去，尙德雖然武勇絕倫，並不以此自滿，加以家學淵源，文事一樣喜愛，性情祇管豪俠，言動之間，却帶着三分書卷氣，因他千金結客，不論文人武士，祇有一技之長，前往相投，無不竭誠款洽，特予優禮，見人又極謙和，就是不相干的遊子商旅，錯過宿頭，祇要以禮來見，從無拒絕，那一站

又最長，容易錯過宿頭，所居恰在中間，起初一般江湖上的混人，和貪便宜的過客，當他公子哥兒，不是妄想依附引誘，於中取利，便拿他當作樂得白吃白住的戶頭，認成了一個不要錢的現成旅店，尙德先還未覺，日子一久，漸漸看出人心詭詐，他爲人饒有智計，怎肯受了欺騙，始而抱着千金市骨之意，想借衆人之口，轉到江湖上去，使那奇士異人，聞風而至，祇交上一兩個，便不枉這一番精神應酬，嗣經一聰明門客點破，說薰蕕不可同器，鳥獸難與同羣，這樣做法，反使高士裹足，異人却步，怎肯同流合污，受你供養，尙德方始恍然大悟，同時那來的人，也實太不像話，於是改了方法，把來客分做三等款待，如真風塵英賢豪俠之士，便不惜推心置腹，生死論交，這算作頭一等，再次江湖聞人，翰墨朋友，祇要內外功夫，詩文書畫，略精一技，也不惜筵款洽，以禮迎送，慷慨論交，有求必應，至於過往商旅，除了當道職官，不肯無故接待外，祇要來人，不甚鄙惡，真個錯過宿頭，無可棲止，也可容納，但祇假以一席之地，略供一頓尋常飯食，明日即行，不得再留，此輩另有幾間房子，設在附近，不得入門一步，對於那些無聊混人，先以善言遣走，如再糾纏，或因軟騙不行，虛聲恫嚇，略顯身手，也都鼠竄而去，經此一來，小人遠隱，惡客日少，俠聲所播，年時一久，着實交了不少好朋友，性又疾惡如仇，衛護鄉里，宵小盜賊，沒錢用，找他明借行，如想在他附近百里方圓以內，作案害人，休想討得絲毫便宜，端的文武全才，威名遠震，京商諸省，很少不知道他的，尙德因小時受虐逃出，多虧魏民相助，送還家鄉，常時想起感念，當父母去世後，數年中，也曾命人帶了禮物，進京問候，有一次正趕魏民丁憂在籍，去人沒打聽出原籍地址，就

回去覆命，等打聽出來，堯民業已服滿進京，二次再派人去，又值堯民外放四川學政，道途遙遠，來往參差，終未見到，久意親去，不能分身，尙德年幼喪親，父執多不熟識，來往俱是江湖奇士，風塵異人，官場俗吏，又所厭惡，絕少相見，不覺就誤下來，近日才聽人說，堯民出任本省臬台，因闔撫貪庸，兩下無異水火，正要着人探聽真切，準備親往拜望，還沒一走，這日和一些門客武師，商量夜飲，忽然下人投帖，說南勝鏢局，鍾盧兩鏢師，保了暗鏢，還有三個同行遊侶，由此經過，錯了宿頭，派前站師傳周平，前來拜莊借宿，一行人馬，隨後就到，尙德久慕南勝鏢局譚鎮南的名望爲人，以前他手下鏢師，會說來拜望過，周平原是熟人，玉麟江湖上，早有名望，盧坤雖不深知，料非尋常人物，聞言大喜，連忙接出，先和周平相見，意欲親騎迎候，周平再三謝阻，騎馬歸報，尙德滿心結納玉麟，當時勉強答應，人去以後，跟着備馬，牽了門客揚輝，雷正，朱鵬舉，村開平，一同趕去，恰巧衆人無心，步行入莊，成了極微禮數，越發高興，原意重在鍾盧二人，餘客祇是連類而及，不料竟會巧遇見時恩人，先看堯民眼熟，後來越看越像，又聽姓虞，越發斷定無差，行禮拜見之後，起身說了經過，這一來成了一家，彼此好生歡幸，談了片時，外屋盛筵，已然備好，下人來請入座，衆人共分兩桌坐下，俱都開懷暢飲，良夫博學多聞，健談善飲，尙德尤爲佩服不已，宴罷散坐，尙德請衆人重到裏間獻茶，重問堯民辭官之事，堯民說起前情，並說闔撫心猶不甘，現命刺客多人，尾隨不捨，前途還有伏兵，多虧異人，暗中相助，目前幸得無事，未來難知等語，尙德含笑請問，敬禮從容，聽完也無甚表示，祇說邪不勝正，世伯正人君子，當世名賢，自然

逢凶化吉，決非小人所能侵害，略說兩句套話，好似漠不關心，沒提一句相助護送的話，反是對泥中人，和黑衣摩勒的來跡去跡，言語貌相，向衆人盤問得非常仔細，堯民爲人豁達大度，學養深純，自泥中人一出現，早已全體信賴，一切交由良夫新民籌計，不再置念，除對泥中人訂交之始一節，照例隱過，毫不以爲異，在坐諸人，都聽主人適才親口說過，堯民是他受恩敬慕的父執前輩，平日那麼義聲遠播的人物，遇見這類事，聽了竟會漠不相干，除良夫看出他的心思，玉麟因事太不合情理，疑心他有別的作用外，都覺奇怪，以爲他是本省有身家田業的富豪，堯民的對頭，是本省第一有權勢的當道，刺客有撫台作護符，不比別的綠林盜賊，多利害不要緊，心存顧慮，也是人情，故話頭轉向別的，俱未再提，尙德對事情雖不關心，却再三懇勸堯民等一行，在莊中盤桓些日再走，堯民此時無官一身輕，顏家飲食精美，園林幽雅，主人有文能武，敬禮非常，又是故人之子，本意也未始不想少洗征塵，小住旬日，無如前路荊榛，禍機未息，既有黃李諸人，患難相依，不便中道乖違，復有泥中人的指點，早一日出境，便早一日了事安懷，祇答應回家之後，他年如有機緣，彼此均可來往，此時却是不能，尙德知道堯民碍難，不再相強，談到次更時分，衆人分別就臥，顏家原備有佳客常住之所，當時却是臨時設的臥榻，把堯民等三人，安置裏間，黃李鍾盧等老少六人，安置外間，臨分手時，說本地素無宵小，今日談晚，明早還要趕路，到浦城時，天才傍午，必不肯住下，前途多是小站，務請安臥，養息精神，方始告退走去，玉麟知主人和一千武師，個個武藝高強，所用下人，多半會武，即或夜間有事，也不至於賊匪始知，連日白晝啓行，夜間戒備，或是勞

累，正好安眠一宵，也告衆人，祇管安心睡眠，不必多慮，衆人隨即睡熟，玉麟心中有事，終是常記，睡不多時，便自醒轉，微聞裏屋良夫咳嗽之聲，側耳一聽，衆人都睡得很香，盧坤更是呼聲大作，暗笑這位仁兄，人極爽快，武功也還不弱，祇這般心粗，怎能吃這行飯，畢竟周平，比他精細得多，雖從小忙碌，無暇尋師進益，仗着自己虛心下苦用功，近來已非昔比，足可獨當一面，老做下手，未免委屈了些，正尋思間，又聽裏屋轉側之聲，估量良夫已醒，忽想起尙德向堯民問話時，情形可疑，輕憤憤起身，剛一下牀，對榻周平，便自驚醒，睜開眼睛，忙擺手叫他勿動，整向裏間一看，良夫面正朝外，見他進來，斜有話說，方欲坐起，玉麟擺手止住，走向榻前坐下，悄悄尙德是否別有深意，良夫道，尙德血性男子，又與做東翁，世交至好，以他爲人，那裏讓俠，決無坐視之理，他表面愈是淡淡，暗中越要銳身急難，我於武藝一門，是門外漢，不知他的深淺，但是聲名之下，決無倖致，他祇管才兼文武，智勇深沉，無如本官富紳，身家在此，賊黨背後，又有吳援，不論勝敗，俱有無窮後患，他既機密處事，不肯說出，我們也便明言，據我看他苦留我們在此，便有深意，一留不住，我們起身，他土著路熟，必要抄道趕去，先具群盜，一決勝負，至不濟也必暗中隨行保護，同禦外侮，尊兄以爲如何，玉麟道，我也如此看法，此人素具俠肝義膽，何況雙方還是至交，祇恐就是拿話勸他，也未必肯聽呢，良夫道，那個自然，這事於我們，雖然多一幫手，於他却是損無益，勸阻定然無用，所幸泥中人，早已通盤籌畫，胸有成竹，按照途中見聞，盜黨好似早落下風，但盼不等他出面發動，事情已了，就無疑了，說時，忽聽遠遠馬蹄之聲，又快又

急，由牆外遠遠跑來，直入園中止住，玉麟暗付，像尙德這樣武功，脚程定比馬快，騎馬夜出，老遠便被人聽出蹄聲，敵人更不會騎馬來此，難道這時還有遠客到來麼，想到這裏，心中一動，忙囑良夫且睡，輕輕走出，縱向房頂，四外觀查，遙見左側一座敞廳，燈光甚明，似有數人在內聚議，跟着又見一個短衣人，由外面如飛跑進，穿行池沼花樹之間，晃眼到達廳前，中有一人迎出，正是尙德，由來人手裏，接過一封書信，一同走了進去，自身是客，不便過去，方要往下看時，忽聽屋脊那面，有人悄聲說道，我料如何，這夥狗盜，路徑不熟，決不知客人會來到這裏，再要是知道莊主人的威名，反正前途有的是下手地方，何況老虎嘴邊拔毛，自己送死呢，白守一夜，真無趣味，另一人答道，事情太大，總是小心些好，莊主既請來客安心自睡，萬一有個驚吵，惹丟得起這大的人呢，玉麟才知住屋四外，俱都有人防守，自己行遲，必被看出，老大不好意思，下便再看下去，祇得回房安歇，次早天亮，衆人剛起，主人便來問候，又設盛筵祖餞，前途的事，仍然一字未提，行時送至莊前樹林以外，堯民一讓，便即道歉回身，並無惜別之意，因錢行一耽擱，衆人至浦城祇能打尖，這一站較長，休說防備艱難，爲求方便，必須趕往浦城前面的武村住宿，一上路便加急趕行，過了顏莊，衆山環繞處，忽然現出大道，這時天亮了好一會，路上行人衆多，農夫俱在水田裏操作，商賈負販，此往彼來，時見村童四五嬉戲於人家籬落之間，機杼相聞，雞犬無聲，到處都是太平安樂景象，走了一陣，下來打尖，衆人俱都不餓，堯民愛那水碧山清，景物佳幽，提議約幾個人，步行先走，衆人多半附和，玉麟不便攔阻，祇得令周平陪同衆人先走，白和盧坤在後，押運行

李，暗諷紅貨，一面催促騎夫騎吃定起身，以便趕在一齊行走，新民正和堯民良夫黃李諸人，說起如許廉莊大道，居然竟有像樣，主使時款，又是本省當道貴官，真是笑話，這狗官惡賊，留之大爲民害，可惜我們無權無勇，東翁已然高隱，還納納幅，暫時祇好坐令猖狂，安得幾千數十輩，斬盡這此鼠類官棍呢，良夫猶舊嘯便之語，雖然行喪正傍田岸，正在路心，行人避喪，終恐被了擔夫不妥，方要攔阻，忽見騎着一片水田的另一條小徑上，跑過五騎快馬，都是一色農民打扮，鞍韉也沒有，用裝米穀的口袋，裏面裝着囊也不知放些什麼東西，橫放馬背，人騎上面，絕塵而駛，迅速非常，良夫剛覺馬匹有些眼熟，這五騎馬，已被隔田茂林遮蔽，跑得沒了影子，暗忖馬騎飛快，分明北方健兒身手，這裏居然見到，想係閩浙交界多山，民俗強悍之故，尋思未已，忽見周平，蹣跚身旁，悄問道，魏先生可看見幾匹馬，有兩匹是昨日見過的麼，良夫猛想起昨日尙德所乘，是一匹身量不甚高大的走馬，那馬眼瘦蹄尖，四脚各有長毛數縷，通體雪白，頸背粗連珠，有圓額圓光，一黃一黑，甚是分明，跑起來昂首嘶風，顧盼神駿，一望而知爲千里名駒，席間尙德還說起此馬有許多異處，適見第一騎，背頸圓光，被穀包擋住，雖未看見，也矯健神情，却與昨日尙德之馬，一般無二，第三騎鬃紅色大馬，高大雄健，也是昨日五騎之一，餘三騎，雖不都像，人數馬數，却是相同，料定尙德等五人，已然抄走小道，趕往前面，若他行徑機密，閩撫一節，當已防到，走了一會，玉麟等押了驕馬行李趕上，衆人貪看野景，隨便談說，仍是步行，走不數里，漸漸風生雲起，似有雨意，是時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天色立時昏暗下來，玉麟見要變天，忙催衆人，速上與

馬，尋找避雨之處，偏生適才大片村舍田畝，俱已走完，地屆曠野中間，兩面窪地裏，蘆葦蕭蕭，野麻密茂，高幾尋丈，彌望皆是，左近看不見一所房舍，前面不遠，却是一座山口，相隔約有半里之遙，周平早一馬當先跑去，一會迎回，說山口內地頗開廣，路旁樹林內有一破廟，離大道不遠，可以暫避一時，話剛說完，豆大般的雨點，已稀稀落落，由狂風中，箭一般斜射下來，衆人一見不好，紛紛快走，人馬還沒趕進山口，風雨越來越大，天上黑雲，暗沉沉祇往下壓，雨更傾盆而降，快要及地，吃狂風一攪，化成一團，滿天空亂飛亂舞，浪駭濤驚，看不出是雨是水，偶然一下，打到臉上便似一盆冰水，迎面潑到，冷浸肌骨，大雨花花，落到地上，激起來一層水霧，一眼望出去，四面都是白茫茫的，地甚空曠，人馬都似在水浪裏行走，全都淋得和落湯鷄一般，虞黃諸人，雖在轎中，有油布遮蓋，轎頂上的雨水，却似瀑布品帘，掛將下來，轎帘被風吹得鼓蓬蓬的，雨水本直往裏滲漏，人坐裏面，還得用手捏住，略爲鬆解，水便似湧泉般，奪縫而入，轎夫們頭上雨水往下亂倒，耳目口鼻，一齊往裏進水，眼睜不開，嘴張不開，冷氣往身上直攻，頭上還騰騰冒着熱氣，有那戴着雨笠的，圍着笠邊，掛下一圈水帘，彷彿白紗燈罩，更難認路，晃眼功夫，溝窪皆盈，脚底水深尺許，走起路來，本就費勁，轎子平白漆了不少分量，再吃狂風一吹，越發握不住把，歪歪斜斜，幾乎要倒，也不知費了多少氣力，還加上玉麟等前後防護，才勉強把這平里不到的途程走完，僅僅搶到山口，口狹內高，水勢就下，那一帶直似山洪暴發，水勢又深又激，兩邊山崖上，還掛有大小數十條瀑布，更助威勢，稍一不慎，便被衝倒，又費了不少氣力，賈勇往山口裏硬闖，

才得將亂流衝破，冒瀑而渡，到了裏面，人馬兩疲，風雨一毫未住，三尺以外，不能見物，祇聽奔騰澎湃之聲，山搖地眩，草木皆鳴，那地方去破廟，還有半里多路，正當窪地，水已成河，不能再走，祇得攔轎子，抬到路旁高地上落下，歇息片時再走，那地下的水，挾着泥沙雜物，溜急旋轉，箭一般朝前射去，更有雷雨，助長威勢，轟隆隆嘩嘩之聲，震得耳鳴目眩，眼稍一花，便覺山石人物，都似往後倒退，聲勢端的駭人，候了片刻，淋在雨裏，終不是事，祇得二次鼓起勇氣，踏水前進，到了破廟裏面，各下與馬一看，廟甚寬大，前殿牆壁，已坍塌了半邊，神像也極殘破，衆人各將油布罩揭去，開箱打包，取出衣服，將濕衣換下，轎夫們無衣可換，好在隨行沒有女眷，各將上衣脫去，掙乾了水，正想拆那殿上窗櫺，生火來烤，良夫忽然一眼看到，殿中除了漏水之處，俱甚乾淨，心中一動，暗忖這破的廟，無無灰塵堆積，分明有人打掃，後面未去，也許還有殿宇，生人豈可冒失拆殿，忙命張福過去，喚止轎夫，意欲前往殿後探看，玉麟也自覺查，互相一說，同由佛像後轉過，見外面院落，盡頭處一座大殿，連同三間左偏殿，俱已燒燬，祇剩兩根木架，倒在殿基上面，右偏殿三間，燒去半間，祇有兩間完整，雖然牆宇一樣破舊，並無蕪穢不治之狀，中間的門，也頗完整，却虛掩着，向裏一間，窗櫺上破斷處，均有新削木條補砌，頗似主人他出，不在屋內情景，雨勢未住，地下水深尺許，良夫不能過去，玉麟好奇，也不顧新換衣服，站在門口，施展輕功，奮身一躍，落在中途一株斷樹樁上，借勁再往斜裏一縱，便到偏殿門外，先照江湖規矩，叩了兩下門，不聽答應，隔着門縫窗隙，往裏一看，外屋空空，祇有一段大可合抱的木頭，高約七尺，週

在地下，裏面祇有一個竹榻，一個竹製涼枕，業已破舊，臨窗放着一塊大木板，下用樹椿架成的書案，案頭整齊的放着兩疊舊書，一些筆硯，另一個矮木椿當坐椅，椅上放着一個麻袋，袋內圓圓的，好似裝着兩個西瓜，斜擱榻邊，並未放正，而且室中除了竹榻，祇此一個坐處，也不是瓜的所在，看出那人，是拿了口袋，剛由外回轉，又想起什麼急事，或是有人來喚，匆匆走出，所以東西也沒放好，此外家中並無長物，正要回身，猛瞥見口袋近底處，似有紅水浸出，潑潑下滴，暗忖這節不應還吃西瓜，本地西瓜都長得大，怎如此小法，那紅水莫非是血不成，心中一動，又繞向側面注視，越看越像袋內裝的是兩顆人頭，麻袋縫中，還有黑毛漏出，極似人髮，廟雖幽僻，相距山口外的官道，不過里許，香桌上書籍筆硯，頗似一個借居廟內攻讀的寒士，決無光天化日，出去殺死兩人，再把人頭帶回之理，細看地下，並無濕印，料定雨前所爲，算計必是有人陷害無疑，玉麟頗喜斯文中人，先本不想多事，繼一想，此人至這荒山破廟以內，孤身讀書，已非尋常酸秀才可比，再看他把兩湖破舊屋，理得十分清潔，桌上所擺舊書筆硯，都是整齊齊的，院中一點雜草無有，甚至連前面一座殘破大殿，也打掃得那麼乾淨，可見是個潔身自愛之士，自己枉以英俠自命，不看見則已，既見寬抑，樂得順手之勞，助他一臂，就不能多耽擱，代他把這人頭移去，棄入山澗之中，免得牽連受累，豈不也是好事，好在房門虛掩，出入容易，附近有的是山澗，雨水也方便，趁此奸人阻雨，不能到來發難之際，人不知鬼不覺，移去以後，再就雨水拭淨血跡，想到這裏，頓覺俠腸，剛把中間門推開，迎面看到的，便是那根埋在地下的木椿，門一開，天光透入，那木椿好似有人

日久磨磨，祇着地半尺處，樹皮猶存，餘者都是又光又滑，而且本質極堅，埋得頗深，手搖不動，公認是武家下苦練功的要物，室主斯文中人要此何用，玉麟優警，頗悔行事疏忽，適才已然看見這般木椿，並未想起，越覺事有蹊蹺，探頭外望，雨勢仍不小減，良夫遙立前殿後門口內，打手式，問室中有人無有，玉麟也打手式，教他留意，如見來人，即速招呼，既已進門，決計看個水落石出，暗往裏屋走進，把門一開一看，裏面裝的，果是兩顆首級，內中一個，面目猙獰，頭骨甚大，正是前晚店中探查，所見兩個匪人之一，另一人頭，滿臉麻子，却未見過，不由大為驚異，暗知有異，主人決非俗流，這事還許與匪人有關，不敢冒失，忙照原樣，給他結好，方要退出，忽見書本中，夾着一張信箋，紙式都極講究，翻開一看，本一看，上寫去人歸，得賜語，先生高義，感蒙同深，季時不正，病魔勢狂，暫祇將護，關竅一通，無恙，似不宜以猛藥治之也，聞自病初起，曾有良醫調衛，不知其道如何，諒亦高手，投藥能與病相宜，佳，管見未審當否，白茅晚唱可致，尚望良醫，上下俱未署名，乍看似是代人延醫，細查詞意，却似滋味，見窗外雨勢稍小，恐人回來，撞見不便，仍放回原處，退了出來，將房門虛掩，自覺無什破綻，方始縱回，把所見情形，對良夫一說，良夫也覺信上所說，必是隱語，盜黨既有兩人被殺，不問室中人，主意如何，這裏總還是非之地，不可久停，無奈雨雖稍小，仍還未住，轎夫們不知從那裏弄了幾根乾柴，把些濕的樹枝，生火烤衣，殿上靠場牆一面，盡是濃烟，雖鎖店還遠，再令他們，冒雨趕道，決非非願，實情不能明說，路也委實難走，正和玉麟商量，忽聽一個輪夫道，這樣大雨，滿地是水，沒法再走遠路，等到

天晴雨住，祇好到浦城住下了，另一個道，這裏去浦城，已沒多遠，到時天還很早，客人又有急事，肯在那裏住下麼，先說話人答道，那也是沒法子的事，這裏已然就攔了好些時候，天還未晴，知道什時才能走呢，就立時起身，除了打尖，一步不停，也不過趕到白茅鎮上為止，如再就攔上一兩個時辰，那祇好趕到都天王廟，向道士們借宿了，又一個轎夫插口道，你真說得好，要照客人打算，今天趕到武村，就不就攔也是難事，要說白茅鎮，過了都天王廟，才十幾里路，祇能到魚鷹嘴，就摸黑走，也能趕到，近年廟裏道士，已換了主，不像從前善良了，還有廟前柳家，都不好說話，隨便就帶大隊人去投宿，不受他訛，就受他欺，憑這幾位客人，能受那種氣麼，住浦城呢，關不好趕，一個不巧，又多就攔一天，前面祇白茅鎮到武村，這段路最長，人家最少，鱗子山一帶，野東西又多，天一黑，什麼都有，一個趕不上，前不挨村，後不挨店，也是不好，祇住白茅鎮最好，那一樣也不吃虧，你們是嫌山坡難走，也不想，客人這麼厚道，人家趕路心急，我們多費點力氣，左右不要本錢，又算什麼呢，良夫聽轎夫說起白茅鎮，心中一動，想起後偏殿玉麟所見信箋上，有白茅晚間可致之言，信中隱語，如真暗指自己這一行人來說，看那荐醫語意，好似另有一人，殺死二賊之事，決非泥中人，與黑衣摩勒所為，如與尙德一路，他本暗中追下，到還略似，連那前途暗害的話，都相符合，但是昨晚商計前途行程，議定趕到武村才住，尙德也會在旁主張，別時還有路上無多就攔，決趕得到的話，白茅鎮提也未提，路上未遇，事前無雨，怎知今晚要宿此鎮，否則他約人到彼何事，想到這裏，又覺別有原因，當日武村萬趕不到，除了白茅鎮，又無適當宿頭，自己一

行有河中暗中保護，照他所說而行，本能免禍，現在變起非常，威黨被人殺死，倘是另有仇家，趕去，正好遇上，豈不又生枝節，仔細尋思，不問路數如何，還是始終信賴泥中人，別的都聽其自然，免得再有別的確煩，先意不佳白茅鎮，往都天王廟投宿，道士緣多雜索，不過多費一點香資，有疏虞等人同行，料無他慮，及向玉麟一說，周平在旁聞言，因恐衣摩的會說，大盜楊標，隱居都天王廟，與羣賊同黨，連軍人探路跑趟子，都不可，如何反到送上門去，忙攔道：「那地方萬住不得，我知那裏，隱有一個姓楊的北方大盜，當時出來做獨腳行當，那姓楊的，必是他的化名，又與廟中惡道勾結，雖不能斷定是否具敵人一氣，此去是非，終是難免，仍以住白茅鎮爲是，良夫說出自己所料各節，玉麟道：「前途原是我們荆棘最多之地，闖過一段是一段，過了仙霞，才是坦途，此時也顧慮不了許多，我想冤有頭，債有主，當這做事，敢作敢當，各歸各事，這時雨已小了許多，我們祇做不知，就此趕路，到時再相機應付便了，良夫不便相強，祇得應了，由周平向橋夫們，許了厚獎，言明當日如無大故，至不濟要趕到白茅鎮，如能趕到武村，更是加倍給錢，橋夫已把濕衣烤了個半乾，一來貪得賞錢，二來當地食宿兩缺，其勢不能久留，俱都踴躍從軍，七手八腳，一會收拾停當，衆人各上驢馬，冒雨啓行，密雲半散，小雨如絲，大雨之後，路上水深尺許，滿山遍野，盡是急流奔泉，似千百道銀蛇，出沒閃爍於疎林淺草之間，山頭崖畔，平添了無數飛泉，被風一吹，天矯翔舞，飛起一片水霧，宛如白龍倒掛，蒙以輕紗，山花着雨，多半壓倒，樹頭柔枝嫩幹，也都傾斜，甚或整株橫倒，殘英落蕊，逐水爭流，才離本根，依然姣豔，少傾小雨也住，全山如

洗，滿目清新，松風吹興，泉響白天，好鳥噪晴之聲，如囀笙簧，相與匯爲天籟，自成音節，佳景當前，頓忘泥濘之苦，輿夫們一高興，更唱起山歌來，衆人俱覺有趣，正稱道間，轎子快出山口，折向官道，忽見山口外，竄進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，穿着像是中等人家讀書子弟，兩手各持一根六尺多長的竹竿，山口外一躍，便到了路旁山石上面立定，望着行人過去，面上似有驚訝之色，身法甚快，衆人沒留神，俱未看出他是怎麼縱進來的，周平玉騎的馬，走在後面，過時暗中諦視，見他身材比黑衣摩勒，略爲高大，面白如玉，眼帶青光，神清骨秀，已覺不似尋常童子，最怪是大雨才住，滿地積水，山口附近，并無避雨之處，小孩除了上半身長衣，略有濕痕，似是小雨沾潤外，脚底青鞋白襪，依舊像從乾地走來，沒有拖泥沾水痕跡，方自尋思，那小孩和二人目光，才一交視，忽似想起什麼急事，秀眉一擰，手中竹竿，往下一點，就此離石往衆人來路縱去，二人馬背迴顧，才知道那小孩，竟用竹竿代步，雙腳並不沾地，行時手中竹竿，往前一點，立即借勁縱出丈許遠近，快要落下，第二手的竹竿，又復如法施爲，身子懸空平起，祇憑兩手微動，蜻蜓踏水般，不住起落，直和飛鳥遊魚相似，迅速已極，是眼便被廟外樹林遮住，不見影子，二人知道這類功夫，非得內家真傳，身子決不能凌空而起，看他行徑，料與廟中人有關，小孩有此身手，大人可說而知，好生驚訝，盧坤這回獨爲心細，也看出小孩異樣，回頭注視，人馬一出山口，便趕來詢問，三人各有一頂福建出產的油布笠簷，原爲長路時，避雨遮陽兩用之需，因嫌油漆味，買了路上未戴，行時雨還未住，特從行袋內取出戴上，玉麟騎馬，見天已放晴，順手摺好，塞在轎後攔籠裏，以

內，祇盧坤連日有點浮火，眼現紅絲，怕見陽光，沒有去掉，三人並馬而行，略談論了小孩幾句，玉麟便命周平，開道先行，盧坤押後，自改居中，傍着良手的轎子同走，就便前後主持照料，行約十里多路，雨後官道，除了污泥，便是積水，人馬十分難行，不一會，便前後參差，拉開二十多丈遠近，玉麟因大雨初歇，路無行人，又貪着和良夫問答，先沒意在，及至山迴路轉，前大半人馬，轉過山角，已然走了幾段，偶一回頭，不見盧坤，和李錦章的轎子到來，心中奇怪，正要回馬探看，忽見黃李二人手下一僕，護着李錦章的轎子，由泥淖裏，顛顛跑來，滿身泥漿淋漓，神態頗現驚慌，玉麟老遠便喚盧坤又未尾隨在後，情知生變，大吃一驚，尙幸周平在前，沒有走遠，不等來人趕近，先是一回周平，命他照料一切，自把馬轡一提，踏着雨水，往回迎去，兩下還未挨近，二健僕便齊聲父快趕去，盧師父和一個小孩打架呢，我們老鬧，看勢不好，才叫我們趕了來的，底下話未馬踏水泥之聲，盧坤已自騎馬跑來，玉麟見他連人帶馬，直和在泥湯裏，打了一個滾來相似，泥污，一頂油笠，不知何往，臉上也濺了好些泥點，神情却不十分暴怒，料知不是佔了上風，便了，忙命衆人，連即起行，自己立馬相待盧坤跑近，先沒好氣道，天底下真有這麼利害頑皮的小孩子，又都是姓盧的一個人遇上，真叫人生氣，如非他家大人，是個朋友，我也不管人笑我以大壓小，說不得好拿鏢打他了，玉麟聽他氣得說話都沒頭沒尾，知又吃了小孩的虧，不禁心裏暗笑，及至追問詳情，才知他是作了自己的替身，如果是自己斷後，這類有本領的刁滑小孩，遇上也是一樣不好應付，原來盧坤性

急，見前面周平玉麟等人，已然轉過山角，剩下李錦章一乘轎子，因轎夫力弱，落在後面老遠，方要催快，不料山崖上，崩落下一大堆石土，將道阻住，轎子一繞走，誤陷泥潭之中，走一步，找一步，越發慢，盧坤和兩健僕，發現得早，雖然未蹈覆轍，但也沒法快走，好容易轎夫由濕泥裏拔起，二僕見那段，水泥溼滑，地又坑窪不平，恐轎夫失足傾跌，趕近前去，一邊一個，夾轎而行，以備扶助，祇慮人，在轎後押護，轎馬相隔，約有三四丈遠近，盧坤馬上功夫極好，騎的又是鏢行中，受過極好駒，因見不能超前，一時無聊，想借水泥難行之路，練馬解悶，兩脚一扣馬腹，將繩套在馬膝蓋一拐點馬背，那馬便照着人的意思，忽左忽右，時而高縱，時而人立，時而側避，時而辟敵交關的情景，祇在兩丈方圓以內，不住盤旋，靈活已極，幾個轉折過去，前面轎馬，自然又這類騎術，遇到路僻無人之際，鍾盧周三人，常時訓練，黃李二人，所用轎夫，又是起身時，層的長脚，不似堯民等三人，隨地現履單程短脚，都知細底，和兩健僕一樣，看實無奇，行起各忙着前趕，誰也不去理會，盧坤練完應敵，又練後退，倏地口裏吁了一聲，手抓救命繫，往後一膝叩緊馬腹，身子往後一坐，那馬便叭，叭，叭，踏着極緊密的碎步，倒着身子，飛也似往後退去，一氣倒退了七八丈，地上泥水四散飛濺，馬已累得滿口噴沫，直冒熱氣，盧坤仍不肯停歇，以爲身後地寬路廣，除了泥擰坎坷，別無阻礙，打算看他在這類難走的地方，到底能退多遠，正在心中暗贊馬好，起勁頭上，馬忽四蹄兩飛，拚命朝前竄去，直好似中了什麼奇器，氣，盧坤深知此馬，決不會出毛病，本注後

乎由馬頭上，跌了出去，嚇得馬性靈性，久經訓練，後股無意中吃人一下重的，疑心來了勁敵，一半負痛前竄，一半還是爲主情急，見主人將要墜落，把頭往起一昂，盧坤拿出全身本領，就勢身子離鞍，一把抱住馬頭，先懸了下去，這等鑽猴摘果，龍項探珠的架勢，如換一匹常馬，人搭上去，馬頭吃重，必往下一低，人定順勢滑落，正隆馬足之下，不甩傷也必被馬踏死，最是危險，祇會騎馬的，從無如此辦法，幸虧鏢局的馬，因是從西藏等地，出了重價，千中選一的好馬，再經過極嚴細靈巧的教練，這些險招，都學久慣練熟，盧坤雙手剛一抱緊馬頭，那馬越發把頭高昂，飛也似往前跑去，盧坤手微一鬆，便由馬頸滑下，再一把抓往救命繫，手微按勁，便翻到馬背上面，百忙中回頭一看，適才在山口內，所見那個小孩，仍是雙竹點地，身子溜空平起，和飛魚一般，正追了來，還時那馬一路踴馳，晃眼已馳出去十餘丈，小孩也不如馬快，相差也祇三四丈許近，一起一落之間，用手中竹竿，指着盧坤喝道，你跑不掉，快些回來，我費事，還神料知馬騾，是他在身後弄鬼，忿怒已極，立即勒馬回身，迎上前去，劈口喝問，我這馬驚了，無關的要，小孩道，人家騎馬，都朝前走，你偏後退，快撞到我的身上了，這才用竹竿點它一下，不想驚了些，這先不說，我祇問你們，適才由廟那邊走來，你可曾到我家裏去麼，盧坤聽小孩，公然說出此話，越發有氣，小孩又是滿口鄉音，聽不甚清楚，祇當問他廟裏去過沒有，却未留神小孩的本領，兩手握着兩根細竹竿，身子平浮，直和釘在地下一般，不歪不動，隨口怒答道，我去過便怎樣，底下責問的話，

未及出口，小孩已先怒罵道，好你這個白日賊，大白天裏，竟敢偷偷到人屋裏去亂翻東西，因為祇有一個人的脚印，我先還是拿不准是誰，祇看你生得賊頭賊腦，有點疑心，不想嚇得你這一大跳，果然不冤枉，你既敢認帳，還有三分人氣，乖乖隨我去到廟內，把你那些狗腳跡，給我舐掉，不然休想活命，盧坤雖是怒火頭上，因見小孩年紀太小，還不好意思，就動手傷他，打算喝問幾句，如不服氣，再請做戲，不料小孩竟不怕人，說出這等無理話來，不禁氣往上撞，明知玉麟廟內避雨，曾往後殿一行，自己忙着更衣，並未留意詢問，也許後面是小孩的家，玉麟背人走進，翻了人家東西，小孩回去發現，趕來爲難，但是適已認帳，不便改口，怒罵道，胆大小狗，無故暗算我馬，還未饒你，竟敢出口傷人，我要打你，顯得以大壓小，不管教你幾下，又覺情理難容，話未說完，小孩冷笑道，自己做賊，還要發狂，來來來，我看到底誰服誰管，隨說，右手竹竿，獨撐地下，起左手，一竿照准盧坤打去，盧坤祇有暗器隨身，兵刃在馬腹上掛着，因對方是個小孩，先未想使兵器，左手去取馬鞍上掛的馬鞭，右手一伸，想把竹竿攔住，連人帶馬，倒水泥裏面，跌他一交，不服氣，至多打兩馬鞭就走，誰知小孩身手敏捷，招數精奇，這一下，乃是虛招，且盧坤伸手來撈，早縮了回去，盧坤一下撈空，正要輪鞭打下，小孩左手竹竿落地，右手竹竿又到，迎着馬鞭，略爲一繞，往外一抖，盧坤猛覺小孩手勁特大，忙往回一帶，鞭梢已然鬆開，馬退了好幾步，手勒生疼，馬鞭幾乎脫手，不由又驚又怒，跟着小孩竹竿點到，連忙揮鞭對敵，一手拔出馬腹上佩刀，打算割斷小孩竹竿，小孩也明白他的心意，昂頭伏身，兩手竹竿撐地，隨着上下起落之勢，向盧坤點到，直和

個開疾了的仙鶴相似，虛坤因對方還是小孩，不便拿刀傷他，小孩身子，祇會懸空，却比尋常步下，還要靈活，休想一着他一下，虛坤馬上應戰，滿地泥濘坎坷，動作進退之間，終欠敏捷，小孩更壞，也試出靈坤藝精力大，幾個照面以後，便換了方法，不和他硬敵，祇是給他吃些小虧，不在左跳右縱，隨思隨變，冷不妨便點上一竹竿，虛坤又是兩次幾乎沒被點中，小孩又就地一團東西，忙再使刀一擋，劈然掃落，滾滾馬，亂打一陣，虛坤騎使刀踏了個空，忽從地下，黑忽忽飛起一團東西，忙再使刀一擋，劈然掃落，滾滾打中，可是上面都帶有水泥污穢，極刀一斫，激濺得滿頭滿臉，周身都是，土腥之氣刺鼻，一不小心，濺些到嘴裏，難受已極，不消片刻，面龐泥污水濺，滿腔怒火，把心一狠，雙足一夾馬腹，照准小孩，一刀衝去，不想人未衝到，反把小孩撞主意，勾了出來，手中雙竹，不再打人，專一打馬，刀短馬長，跌跌難周，虛坤愈發亂了手脚，越個越跑去，這馬已連吃了兩下重的，倘幸馬是良馬，小孩也攔馬帶上，祇和人爲難，沒有傷害之意，虛坤心裏負負氣氣，坐下的馬，却早送終了，虛坤恨極小孩，又知早晚必重傷，氣得大罵小孩，不敢和人對打，却和馬作什麼對，難道你也和馬一樣，是個畜生，小孩也罵道，不要臉的白日賊，打不過人，却拿畜生晦氣，我要不看這匹馬，比你出息得多，我早一竹竿，插戳扎死，任你日後抵賴夠去，不使這畜生，才沒現眼，還敢強嘴，惹得小爺性起，連馬帶你，一齊出脫，看你還罵人不，你該愛他，是好的，滾下來，和小爺爺分個高下，贏了小爺沒的說，輸了把馬留給小爺騎着玩，再磕一個響頭，我就饒你，虛坤不吃激，又嫌騎在馬上，不好交手，却忘了滿地泥水，地下打，一樣

不好施展，怒喝一聲，小狗依你，跟着雙足脫蹬，掄開手中刀，使了一個風掃落花的解數，舞起大片刀花，飛身離馬，覷准水淺之處縱去，才一落地，覺着鞋底，又粘又滑，方寸不妙，小孩早一個仙鶴亮翅之勢，手攀雙竹，縱將過來，竄前躍後照準盧坤，一踏亂打，盧坤既要迎敵，又要顧住腳底，本就吃力，小孩又是一身特別解數，手中竹竿，始終不和刀碰，上頭用竹梢，點人要害，底下同時準備退路，一擊不中，緊接着凌空躍出老遠，遍地水坑泥窪，深淺不一，稍不小心，一脚踏到，便是尺許來深，拔時還頗費勁，盧坤武功，原本不弱，雖未受傷戰敗，可是起落遠不如小孩輕靈便利，枉濺了一身泥水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也沒佔着絲毫勝着，小孩專一引逗，盧坤越來火氣越旺，力法更亂，暗中咬緊牙關，反正全身已盡濕污，也不再管腳底下，使開手中刀，向前追殺，腳底略爲疎忽，吃小孩引向水泥深處，下面淤泥，厚達尺許，縱時又用力過猛，一面陷進裏面，左腳剛剛拔起，右腳一用力，又陷了進去，急切間休想掙脫，小孩見他陷住，哈哈大笑，倒立坑邊，先用手中雙竹，點了幾下，一見隔遠，不能刺中，又挑起地上爛泥雜草，照準盧坤滿身亂甩，也不下去，盧坤恨不能把小孩生吃下肚，才能解恨，無奈有力無處使，乾生氣着急，一面還得揮刀防禦，無法進攻，相持了一會，兩僮僕看出情形不妙，意欲回馬相助，打那小孩，李錦章因前晚也是一個小孩，鬧得神出鬼沒，盧坤尙難取勝，何況別人，連忙喝住，吩咐快往前趕，與王麟等送信，主僕三人，剛拐過山角，這裏盧坤，急怒交加，捧着多淋一點水泥，運足平生之力，猶從泥裏躍起，也到了好地上面，剛趕到拿鏢打那小孩，忽聽有人喝道，與兒快些停手，小孩正待竹竿打來，聞聲立

時驟走，盧坤抬頭一看，小孩身後，來了一人，沒見腳底怎麼急跑，晃眼已到面前，看年紀約在三十左右，寒士裝束，貌相清癯，兩眼精光閃耀，沿途那麼多的水泥，積水深處，幾達二尺，並還無可繞越，這人連鞋幫都似沒有濕污，知非庸流，方要開口，來人已含笑開口道：小徒頑劣，不察事體，多有冒犯，兄台念他年幼，恕他不知之罪吧，盧坤一聽，來人竟認得自已，好生詫異，人家已把話說在頭裏，不使再與小孩計較，忙道，我本不願多事，是他無故追來，糾纏不捨，既有大人管束，自不能和他小孩一般見識，祇是小弟與兄台，素昧平生，怎知賤姓呢，說時，微聞小孩在來人身後，用手羞臉，咕農道，這大年歲，當面說假話，誰吃飽了，聞得沒事做，找爛泥餵蠅螞蟻，你不私入人家，勸我師傅東西，我就會尋你，盧坤聞言，觸動前夜，受黑衣摩勒戲侮之事，臉剛一紅，來人回臉喝道，興兒，再要胡說，就打嘴了，盧師傅雖然光降茅齋，也不過避雨無聊，看看而已，這也值得認真麼，還不給我回去，小孩應了聲，回身自去，來人隨道，小弟凌風，就在諸位避雨的破廟後偏殿中居住，今早偶因事急出門，恰值小徒前村有事，不在廟內，我因那廟以前鬧過鬼，附近居民，無人敢進，愚師徒住了兩年，怎麼解說，他們終是胆小，地又僻靜，向無人跡，蕭齋寒素，也不值梁上君子一顧，以為小徒一會即要趕回，祇將房門虛掩而去，誰知小徒遇見一位小友，貪頑忘歸，忽然天降大雨，又多就誤了一刻，路上遇見閣下一行人等，似往廟內走去，回去一看，前殿還有馬糞火爐，屋外石橋階簷窗下，俱有泥印，室內也留有一人足跡，連案上書信，都似有人翻過，他那小友，也隨後趕到，年青喜事，以為借人地方避雨，原屬無妨，即便尋覓廟內有無主

人，想借討點食用之物，入內訪問，均在情理之中，似此隔室窺探，已覺欠通，何況擅自開門，深入人家臥室，若非盜賊，未免說不下去，非將來人尋回，問個明白不可，其實那位小友，原是另有用意，特地要他來和閣下，鬧這玩笑，並還對小徒說，閣下等會武的，共是三人，他在前途見過，那兩位人甚忠厚，決不會作此事，定是閣下所爲無疑，小徒因歸途會見有三位戴油笠的騎馬壯士，他却說祇閣下一人，喜戴油笠，本認不清，他又將容貌衣着，和馬的顏色，一齊說出，小徒年幼無知，被那位小友，幾句話激動，立時追了下來，那位小友本領，比小徒勝強得多，但他初學白驚踏波，用雙竹代走，行走不快，此來又沒帶得換洗衣服，嫌水泥太多，沒有頭來，又隔一會，小弟回廟，方覺室內有人來過，他才笑着說了經過，知小徒頑劣，雖經常時訓誡，不許傷人，二則恐他情急惹事，三則他那一點微末技能，豈是高明人的對手，不問如何，終是不好，手邊有事，都沒顧得辦，連忙趕到，我知閣下，已是江湖上知名之士，這等頑童，勝之不武，如非苦苦糾纏，決不會與他一較見識，無庸深說，我已令其回廟，少時定治以不奉師命，擅出多事之罪，請閣下上馬吧，盧坤入廟避雨，當時忙着烘衣，不特未曾深入，連後面有無廚房，什麼形勢，都不知道，平白和小孩糾纏了好一會，弄得周身泥濘水淋，話已說過，事情終是自己人做餉，不便收口，再說別的，來人氣度神情，均非易與，小徒如此，乃師可知，祇得強忍忿恨，敷衍了兩句，對方說話，雖然不亢不卑，語中帶刺，總算人還客氣，直到作別上馬，方始往回路走去，盧坤覓路前行，先就崖旁雨後新瀑，踏去身上泥污，那頂油笠，污穢狼藉，已無法再要，正越想前事越有氣，忽又想起，路上水泥如此

之多，來時至少也要經過十幾處泥坑水地，深都數尺，短處尚可縱躍，長的地方，勢非踏水而過不可，這人鞋幫上，沒一點泥污，那是怎麼走了來的，回頭一看，就這盞茶不到的功夫，人已不知去向，來路甚直，可以看出老遠，一邊傍着危崖削壁，最低也六七丈高，下一邊又是葦坑窪地，野草高逾人肩，裏面水泥更深，不能通行，直似遇見神怪，晃眼無踪，好生驚訝，等跑過山角，玉麟業已得信，縱馬來援，聽他說完前事，暗忖這人行迹奇怪，盧坤真個粗心，對方既知自己姓名，怎不探問他的來歷，就此錯過，見他餘怒未消，勸慰了幾句，一同上路，到了浦城，沒有進去，祇在城外，覓地打尖，悄將前事，告訴良夫諸人，都覺這師徒二人，必與自己這一面，有點關聯，看他殺死二賊，又將人帶回，外人窺知他的機密，也毫不計較，所說小友，指名唆使，和盧坤開玩笑，也頗像是黑衣摩勒行徑，縱非有心助已，也必與泥中人同仇敵愾，盜黨平添強敵，而且一見面，便傷了他兩個能手，多此意外之助，自然是好，祇不過此人手狠，不似泥中人穩健周密，盜黨靠山，正在當權，將來難保不有遺患，這一來，反到添了心事，最好不理，早日過省，方保平安，無奈關山難越，路又阻雨，今晚能否到達白茅鎮，還說不定，玉麟更因盧坤連遭幼童戲侮，不問居心如何，總覺鏢師面子難堪，加了愁煩，一面暗中叮囑盧周二，小心謹慎，忍耐為高，有什過節，俱等交鏢之後再說，千萬保持鏢行名譽，不可即時計較，一面給衆與夫，重加犒勞，催促趕路，打完了尖，匆匆起程，尚幸前途地勢較高，又多石路，積潦甚少，祇是一過浦城，便入亂山之中，山高谷深，幾於步步險阻，相隔仙霞，本不算遠，無如路徑灣環，盤旋上下，行路甚是艱難，等趕到魚鷹

嘴附近，一個山坡下面，短短一段路程，關與馬皆疲；轎夫們俱都停肩休歇，玉麟見那經行之處，四外山嶺雜沓，危壁如削，竹菁參天，森森蔽日，驛路恰走山坡上面，坡下三條岔道，右通都天廟，叢林深處，微露紅牆一角，山麓人家，三五隱現，相隔約在半里以外，中間峽谷幽深，懸崖之上，微有一條樵徑，素少人行，料難繞越，左邊一條，迴環出於山谷林野之間，看去也不甚好走，和周平一計議，這三條路，除走左面，經天王廟側，走過一條大峽谷，那是由閩入浙的官驛正路外，中路谷徑狹險，與馬不能通行，祇左路可到白茅鎮，但須多繞十來里路，現因衆人踴躍爭先無什休歇，山北雨降甚少不礙跋涉，多趕出一段路來，如今日頭剛偏西不久，如走左路，真要賣力急趕，趁着月色也可趕到，不過到時天就入夜得多了，玉麟一想，此地敵人路熟，高山又多，居高臨下，多遠也看得見，如真爲難，走那條路，也遭堵截，人馬已疲，何苦還繞遠路，還是裝作不覺意，給他硬闖的對，仍命周平前導，與馬並行，一個緊接一個，便到仄處，至多改作單行，不許調開，往右走未半里，行至崖上，周平匹馬前行，見前面谷徑雖寬，形勢非常險惡，右側不遠，懸崖之下，黑壓壓大片樹林，適見廟宇人家田疇，俱藏在其內，近前反一點也看不見，祇聞隱隱犬吠之聲，想起黑衣摩勒，別時囑咐，回顧後面與馬，尙還未到，如有敵人，必定隱藏林內，向外偷覷，方自動馬緩行，心中躊躇，忽從左邊斷崖上面，飛落一物，周平手疾眼快，接住一看，乃是一枚石卵，用刀尖劃着連領原隊，崖後有溝，可通前路，切切無誤，刻畫零亂，幾難辨認，回顧崖頂甚高，不見一人，知有原故，連忙回馬，迎上大隊，玉麟看那石卵，字跡不整，不似大人所書，自己

偏西，山徑荒涼，措置稍一不慎，難說疎虞，與夫又說官道之外，並無路徑，祇有適才坡上，可以改道，強中誘敵之計，誤人埋伏，本想見怪不怪，由他自去，真要遇上就打，周平受過黑衣服勒指點，力說那地方形勢已甚險惡，敵人如有埋伏，用不着再改地方，此石必是自己人所爲，反正打了遇敵主意，不如暫緩前行，我往崖左探道，看看到底人馬能否通行，再定方向，王鱗首肯，周平繞向崖左一看，乃是大片葦塘窪地，細視水光隱隱，除了兩邊葦塘，當中還灣灣曲曲，夾着丈許寬一條野草，蜿蜒到了前面，被山擋住，草長甚長，與葦相混，如非定睛注視，決難看出，上下相隔，少說也有兩丈之高，暗忖這裏三十年來，曾經好幾次地震，峻谷變遷，官道屢經改易，莫非那是昔年改道不成，想到這裏，找了一個斜坡，飛馳下去，才走了三五丈遠，果然所料不差，不但兩邊葦塘，當中有道，而且路側草裏，還有屋舍遺址，分明舊官路，經了地震，山洪暴發，成爲澤國，年久不涸，逐漸出現，心中大喜，忙向上面揮手示意，王鱗也看出影迹，催衆速下，走了一段，才知塘窪甚低，草與葦齊，故道不寬，地被草隱，由上望下，祇認草葦連成一片，實則葦深還不過膝，人馬都能行走，走出數十丈，葦地漸高，人被隱住，便從上望，也覺發現，這一認明官驛故道，前面即便遇阻，至多費上一點事，也不致於無路可尋，不但路近好走，免却登陔登降繞越之苦，還躲過一場危險，衆人自是忻幸，周平暗忖，擲石之人，不是泥中人，也是黑衣服勒，看他那裏高膽大，尙令避道而行，必有一場惡鬥無疑，正懸揣間，忽聽遠遠兵刃交觸，廝殺之聲，由右方隔崖傳來，細一端詳途徑，路轉山迴，恰走到適才探道時所經高崖背後，翻岸過去，就是都天王廟樹林

前面，便和玉麟說了，玉麟也聞得爭殺之聲，忙令衆人小心前行，不許出聲呼喝，周平隨將馬交從人牽行，自己躍上崖頂探看，那崖還隔着一片葦塘，正想覓路繞過，猛一眼瞥見亂葦中，插着四根細竹竿，頗似來路山口外所見，用雙竹點地，那小孩手中所持之物，祇多了兩根，心疑小孩與乃師凌風同來，也由此處上崖，就插竹之處，細一查找，果有一條似斷還續的塘岸，直通崖脚，分開兩傍葦葦，居然走到崖下，上面還有一條斜缺不全的磴道，足可攀登，知是地震前，當地居民所遺，循徑上升，未達崖頂，殺聲已然清晰入耳，及至上到崖頂，掩向崖口，往下一看，那地方已離方才回馬之處不遠，正當都天王廟谷中，最寬之處，崖頂雖地，好幾十丈，又有危石遮蔽，居高望下，一目了然，山下仰望，却難看見，真乃絕好觀戰所在，周平久走江湖，眼力最毒，一見便知雙方還是勁敵，原來崖下動手的，一面人數甚多，爲首一人，中等身材，話說南北語音相混，站在一旁，指揮手下，並未上前動手，大罵衆人無知鼠輩，藏頭露尾，有眼無珠，太爺實是姓楊，一不避官，二不怕事，祇爲洗手多年，隱居納福，改姓爲柳，你既知太爺威名，如何還敢在我境內，冒犯我的朋友，太爺決不以多爲勝，也不用大爺親自動手，自會有人拿你，一面又喝動手諸人，別教這三個渾蛋小子跑了，我非揪開他的頭蓋，瞧瞧他是個什麼花狸貓野鷄蛋變的不可，旁立諸人，俗家僧道都有，一個一個精神抖擻，身材雄健，不似弱手，場上打的，共是三對，姓楊的這面，適已有人戰敗，一個剛接下場，自稱姓劉名偉，一個口操南音，是個矮子，手中一對短刀，鑽前鑽後，上下翻飛，動作身法，十分輕靈，另一個便是昨日藉藉借借似前所遇，面帶刀瘢的北方大漢，武功也

自不弱，正與敵人苦鬥，滿嘴亂罵，對方三人，俱是軟羅紗蒙面，尋常短衣，一味啞鬥，不似敵人喧嘩叫罵，有時還兩句口，聲音頗低，話似刻薄挖苦，引逗得敵人憤怒已極，斷定那爲首的，必是楊標無疑，先以爲這三蒙面人中，許有泥中人在內，繼一想，泥中人以兩行人的安危自任，還命合在一起上路，本領何等高強，看目前這兩方人的神氣，已打了好一會，敵黨雖似有兩個受傷，爲首的尚未下場，畢竟勝負難說，如照這樣，怎能保得安全出關，又覺不是，如說是破廟中主人凌風，那持竹飛翔的小孩，却不在內，另兩人不知是誰，還有黑衣摩勒，既囑到此留意，可見早已料到，如何未見，心方奇怪，忽聽狂吼一聲，劉偉好似中了蒙面人一下重的，翻身撲倒在地，楊標身側一個中年道士，把道袍脫下，往側一甩，縱將出來，餘黨也有好幾個，搶出救護，蒙面人雖將劉偉打倒，却不傷他，指着來敵喝道，你們不必驚慌，先把劉朋友扶送回去，讓出地方，消消停停，再打好了，道人喝道，鼠輩莫狂，祖師爺多年不曾出手，今天休想放你活着回去，隨說一順手中兵器，朝前一幌，似要分心扎去，那兵器約有三尺來長，前頭像隻人手，拇指小指，向下微勾，食指無名指，也灣曲如鉤，祇中指挺立，離手二尺，有護手月環，手便握在其內，柄尖作三角形，精光耀眼，甚是鋒利，蒙面客所用，也非尋常兵刃，左手拿着二尺多長，茶杯粗細的鐵拐，右手一個帶着軟練的鐵鏈，其大如拳，當中有寸許長，手指粗細的一根短椿，突出向外，式樣甚是奇特，一見道人扎到，先使鐵拐，往旁一格，嚙的一響，推了開去，口中喝道，你這賊道，叫什麼名字，快說出來，我好定你死活，否則和姓劉的一樣，活着回去，就無望了，道人冷笑道，瞎眼鼠輩，自己始終不

敢報名，還敢請教你祖師爺的名諱，祖師爺法號，就在這兵刃上面，你連他都不認得，竟在太歲頭上動土麼，隨說，又是一掌掃到，蒙面人一點也不着急，左手拐往起一迎，二次擋開，笑道，你先莫動手，等我問完再打，我不認得你，却知道這件兵器的來歷根脚，道人聞言，猛的想起一事，心中一動，停手喝道，且容你多活片刻，看你說得可對，蒙面人哈哈笑道，你這件兵器，原名日月仙人掌，又名惡鬼手，昔年惡道鬼手真人何冲，以此威名，本是一對，尺寸也沒這長，我先見你用這兵器出場，誤以為是惡道何冲的徒弟徒孫，繼一想，何冲雖然可惡，但他收徒最嚴，決不收半吊子，你連兵器尺寸都不對，便做惡道徒孫，也不配，意欲手下留情，容你活兩年，故此問你名姓，看該殺你不該，你怎不知好歹哩，道人聞言，又驚又怒，大喝祖師爺的法諱，說出來，怕嚇破你的狗膽，納命來吧，蒙面人喝道，你既不敢通名，又用這樣傢伙，必是當年衡山廻雁峯，漏網之賊，今日萬萬容你不得，隨說，拐鎚並用，施展開來，道人見他解數精奇，迥與前鬥兩人時不同，再聽他所說的話，知道遇見對頭勁敵，出時不該心存輕視，悔已無及，更不答話，也使出全身本領，拚命迎禦，暫時打了一個平手，還有兩蒙面人，一個使寶劍的，敵住那北方大漢，一個使鐵棍的，敵住那口操南音的矮子，看去都是能手，一時難分高下，楊標見自己這面，已然連傷三人，敵人還是越殺越勇，又氣又急，隔了一會，北方大漢，漸漸祇架無還，有點手忙脚亂，知道形勢不妙，無奈適才已把話說在前，不便上前相助，自食前言，招人笑罵，不上前，眼看非糟不可，一樣丟人，並且求助的老朋友，已在眼皮底下，被人傷了一個，這一個，再要當着自己，受了重傷，面上太已無光，

想了想，一情急，把當年仗以成名的暗器，連珠金蓮子，取了出來，表面仍裝瀟灑，雙手交叉，將右臂在左手背下，把真力運到手指頭上，一發三粒，戲準持寶劍的蒙面人雙目，和太陽穴打去，周平在上面，早留神到敵人有此一着，全看眼裏，料知楊標意欲暗算，懷中所取，必是一種極利害的暗器，蒙面人一口寶劍，祇顧圍住北方大漢，好似急欲取勝，全神貫注敵人，並未留意側面，明知自己萬不宜於出聲，自惹禍事，但情勢已迫，楊標手已微拍，就要發出，激於義忿，不禁脫口喊道，留神暗算。言還未了，楊標手中三粒金蓮子，已然發出，盜黨發覺上面有人，紛紛昂首往上觀查，方道不好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祇聽得叮叮三聲微響，跟着一聲呼叱，就在衆人鬥處不遠，一座平地突起的小石峯腰上，現出一個蒙面童子，揚手打出三點寒星，頭兩點已與楊標所發暗器相撞，激落一旁，末一點却照人打去，跟着縱落，口中大罵楊標鼠賊，吐出來的口水，又吞回去，有本領出來和小爺爺分個上下，我們師徒叔姪，都是暗器的祖宗，你起暗算，如何能够，周平這才看出蒙面人，暗中也在戒備，楊標第三粒暗器，便是他劍背掃落，好生慚愧，小孩一縱落，羣賊祇當先喊的是他，正亂之際，才行舍過，沒有再往上看，小孩手法，又快又准，楊標驟出不意，幾爲所中，不禁羞惱成怒，大喝那裏來的小雜種，快去與我拿下，盜黨中隨有兩人，一個手使拆鐵單刀，一個拿着一根鐵鞭，爭先搶出，使刀的一個先到，已和小孩打上，使鞭的仍往前進，剛吉二哥，讓我打這小雜種，忽然翁的一聲，不知從那裏飛來一枝小鋼鏢，正打在口鼻之間，透進多半截去，打得門牙粉碎，噯呀一聲，鮮血噴流，倒於就地，跟着空中有一小孩口舌喝道，講好不許兩打一，這

不是硬要找死麼，盜黨立時一陣大亂，一面將人拾回，一面尋聲注視，搜查那放暗器的敵人，楊標怒喝道，何方鼠輩，暗算傷人，空中又哈哈大笑道，這都是你自己開的張麼，周平聽那口音，頗似黑衣摩勒，發聲之處，彷彿就在腳底，可是下面崖壁平滑，寸草不生，決難藏人，見盜黨不住仰看，似未發現敵人踪跡，知黑衣摩勒，與凌風師徒都來，再查兩邊情形，優劣勝敗，已可逆料，藏處地勢高險隱秘，盜黨上崖不易，心神一定，也就不再畏縮，仍然往下窺探，就這盜黨一亂的功夫，那北方大漢，益發心慌，支持不住，微一疏神，吃蒙面人傷了一劍，反身縱起欲逃，楊標見狀，不能再顧前言，忙從門徒手裏，接過一對鐵拐杖，一個箭步，縱落場內，正趕北方大漢，受傷縱起，蒙面人一個飛鷹擊兔，暗藏毒蛇歸洞之勢，飛身隨後刺去，眼看劍尖就要刺中後背，楊標身法絕快，恰由斜刺裏飛身縱來，迎個正着，知勢危急，身子還未落地，左腿起處，把北方大漢，踢出老遠，躲過一劍之厄，同時左手杖朝劍往外一擋，右手杖便照蒙面人，連肩帶頭打去，手足並用，端的名不虛傳，迅捷已極，如換旁人，事起倉卒，又在貪功之際，非受重傷不可，幸而蒙面人武藝精純，覺着側面風生，人影一晃，未等劍杖相觸，早向橫裏滾落，指着楊標，怒喝無恥敗類，狂說大話，稍吃點虧，立時背信食言，真乃鼠竊狗偷之輩，楊標懷忿交加，率性把手一揮，盜黨祇爲楊標上來，便朝敵人誇了大口，言明單打獨鬪，不便違背，不想連傷數人，憤恨已極，巴不得有此一舉，吶喊一聲，紛紛殺上前去，那北方大漢嚇了一跳，幸得活命，剛想縱過一旁，裹好臂上劍傷，二次隨衆拚命，忽聽持拐蒙面人喝道，這個吳龍，莫放他跑了，一言甫畢，半崖空際，又有人應道，

他跑不掉，盜黨一聽，仍是先前用暗鏢傷人的口音，正往上看，忽見一塊磨盤大的石頭，從崖上，打將下來，盜黨忙往後退時，跟着崖壁上，又現一石窟，一個頭戴面具，周身全黑的小孩，由內鑽出，乘着碎礮紛飛，滿地石火四濺，盜黨驚慌奔避之際，飛鳥一般，往下縱落，人還在半空中，雙手小鋼鏢，便似連珠一般打下，大漢吳龍一看，正是昨天所遇對頭，心方一驚，黑衣小孩，鏢已打到，連忙閃躲，想要逃走，無奈臂傷失血，苦闖力竭，小鏢又準，頭一鏢剛閃過，二三兩鏢又到，心慌神散，躲避不及，連中了兩下重的，身才一晃，迎面又中了一鏢，翻身栽倒，死在地上，黑衣摩勒隨即縱到，從身旁取出一柄短刀，祇一抹，便把頭割下，喊道，兄弟我到前面等你去，快些來吧，說完，也不再和盜黨交手，捏了人頭，如飛往谷中跑去，疾如星馳，晃眼落了影子，楊標被蒙面人絆住苦鬪，不能分身，盜黨見小孩捷如鬼物，暗器利害，口裏吶喊，也有灰心，追不多遠，便即回轉，任他把吳龍人頭取走，如何不怒，氣得由喉怪叫，先現身與盜黨對敵的小孩，見黑衣摩勒一走，也高喊道，黑哥已走，沒我的事，少時我再找師父師叔們去吧，我也懶得和這種無賴賊打，要找黑哥去了，小孩使的，也是一樣怪兵器，有六尺長，酒杯粗細，通體密鱗，又黑又亮，直似一條蟒蛇做成的軟鞭，梢上有一番核形的鋼椎，約有半尺來長，兩三寸粗細，施展開來，可剛可柔，招式非常特別，對面盜黨，沒見過這種兵器，簡直不知如何應付，仗着久闖江湖，本領尚非庸流，並未小看敵人，一見情勢不佳，連忙收勢，改攻爲守，專一封閉謹嚴，才得勉強敵住，方自內怯，誰知小孩話一說完，立時改了解數，手中鞭直似活蛇一樣，上下飛舞，祇覺寒光閃閃，冷

氣騰騰，無數黑影，在眼前掣動亂竄，心中大驚，微一疏神，手中刀忽吃軟鞭裹住，未容回奪，小孩用力一抖，立時虎口痛裂，不由手便鬆開，刀落就地，暗道不好，方欲逃縱，小孩的手更快，跟着往前一送，那錚光明亮，半尺長的鋼椎，連同後面軟鞭，活蛇一般，朝着胸前，筆也似直戳到，眼看無法躲避，非死即傷，持拐蒙面人，想早看出小孩，要下毒手，忽在一旁，且闕且喝道，你自己好了，不許無故傷人，說時，小孩手剛發出，聞聲立即收住喝道，你不比他們可惡，姑且饒你一命，小爺爺走了，說罷，縱身一躍，逕往回路跑去，那盜黨幸得活命，覺着左肩穴，微微沾着了一點，低頭一看，衣上已穿了一個小孔，蒙面人如不喝禁，這一下又是要害地方，勢非送命不可，當時愧憤交加，把心一橫，向衆喊道，楊大哥與諸位仁兄，小弟崔接學藝不精，無顏再在江湖上走動，祇好告別了，楊標忙喊二弟慢走，少時還有話說，崔接連地上刀都未拾，祇有了持拐蒙面人一眼，便自朝前跑去，這時雙方已成混戰，三蒙面人仍是應付裕如，周平方訝小孩既說去尋黑衣服物，爲何一走來路，一走去路，背道而馳，隔不多時，持拐蒙面人，忽然哈哈大笑道，我當你是誰，原來就是當年大鬧衡山百雀寺的罪魁淫賊，鐵掌燕斐鴻擊發，你以爲改了道裝，留下鬚鬚，便可遮掩人的耳目，你那左耳上的劍傷，須瞞我不過，我向例不肯輕易傷人性命，既然是你，可見天網恢恢，報應不爽，快快拿命來吧，隨說，手中兵器，立時加緊，道人闕不幾個回合，早露出蒙面人，招式精奇，頗似當年仇敵家數，又想起動手前，所問的那些話，深悔不該聽旁人兩句話一激，竟冒昧上場，口裏說着大話，出手却極小心，闕了一會，打了個平手，可是任憑用什麼招，對方總是

應付刺客，不以爲意，自覺敵人守多攻少，本領決不止此，尤其二目神光炯炯，老者在留神自己的容貌，心中有病，本就在驚疑內怯，一聽敵人，竟將自己隱晦多年，連楊標都不知道的底細，一口道破，這輩面人，必是平日想起就胆寒的對頭寇星無疑，大吃一驚，暗忖今日之局，就尊能逃毒手，那楊標雖是北方綠林出身，素以俠義自命，平日儉儉做點小事，還招他不快，這一知道自己真實名姓，也決難相容，可惜辛辛苦苦，隱名出家，好容易七八年的功夫，經營下這片基業，敗於一旦，不禁又恨又怕，一面拚命迎禦，儉眼一看楊標，恰巧楊標也一怒目看他，分明所料不差，當時一着急，把心一橫，一邊動手，口裏熱喝道，不錯，你的狗眼，還沒瞎掉，祖師爺就是當年探花使者，鐵掌燕裴鴻舉，你不就是在衡山用飛釘，殺我師父姊姊的仇人雲，底下話未說完，先是裴鴻舉情急拚命，施展殺手假作力劈華山，一掌斫下，等敵入用拐上擋，往起一橫，倏地改招變劈，將手中仙人掌，往右一偏，橫過柄尖上三角鋼鋒，照准敵人右腕便扎，同時雙手鋼輪，又朝胸前推去，他這日月仙人掌，一物之用，解數甚多，最是利害不過，這一下名爲神仙三煞手，更是最狠毒的絕招，說着無什希奇，手眼身法步數，一毫也差不得，動作尤極神速，不是功夫到了火候，遇見勁敵當前，逃敵兩難，非拼命攻中取勝不可時，輕易決不施展，裴鴻舉原因深知敵人利害，想逃脚又不如人快，如被追上擒住，戮辱更甚，除却用這最後一招，拼個死活，孤注一擲，更無別法，口裏答着話，想分敵人心神，一面猛施毒手，又將袖口裏，幾番想未用的暗器，乘機揚手，連珠射出，以爲敵人任是武功多好，就破了這一招，將已打倒，至少也必中上兩枝毒箭，同歸於盡，稍一微倖，

受傷不重，立時便可逃生，誰知事太行險，未免心動氣浮，蒙面人武功精純，久經大敵，雖然看出仇敵，不肯放鬆，手法加緊，因已多年不見，兵器又改了尺寸式樣，料非吳下阿蒙，始終留意，沉着應戰，並無一毫輕視，見他且謝且答，眼珠略動，料定必有狠毒手法，加了防備，不但沒有急進，反把勢子略緩，靜以待變，裴鴻舉那知利害，以為可以乘虛而入，見敵人果橫拐來擋，心中大喜，自料必勝，仙人掌往右一橫，往前一進身，口裏剛說雲字，蒙面人身手真個神妙，竟似胸有成竹一般，那一擋也是一個虛勢，仙人掌往右一偏，拐頭也隨着往下直着磕去，勢子既急且準，其力更猛，正磕在護手下面，裴鴻舉便覺虎口一震，掌頭被壓，往上重又挑起，方道不好，身已前進，與敵對面，閃躲不開，明知無幸，一發狠，右手一緊，仍欲施展未完的絕招，左手跟着揚手放箭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蒙面客左手拐一磕，乘着他上路門戶，沒有封閉，竟不容他緩手進招，右手軟練鐵鏈往下三路繞腿一抖，上面一口啐去，裴鴻舉弩尙未飛出袖口，猛覺左腿被練鏈纏住，上面又在動手，百忙中方欲用千斤力法，定在地上，冷不妨又有一股剛勁之氣，夾着兩三絲寒光，迎面嘩來，直似好幾根鋼針，飛刺臉上，右眼先中了一枝，奇痛攻心，眼睜不開，那還站立得脚步，當時翻身栽倒，倒時知覺未失，情知反正一死，隨着倒地之勢，不問能中與否，仍將袖中毒弩連珠發出，射未兩枝，蒙面客氣他不過，上前一拐，將他的手骨，齊腕打折，連受重傷，方始痛暈過去，又朝穴道上點了一下，餘了那幾個盜黨，先會過來三人，俱吃蒙面人的苦頭，敗退下去，都看出他利害，沒敢再上，蒙面人一手夾起裴鴻舉，大喝道，楊朋友，你也是個漢子，助紂爲虐，欺壓善良，已非

丈夫所爲，怎又容納這神人共憤，誠偷昧良的淫賊，豈不把你一世英名喪盡，如今我等事了，知你受騙，也不再和你計較，如能聽勸，就此停手，回去閉門思過，免得將來，官私兩面牽纏，累你在此安身不得，懸崖勒馬，也是英雄行徑，如不服氣，改日定約，另請能手，再分高低，今日你是難於想佔上風的了，楊標何等眼亮，也知手下這一夥人，俱非三蒙面人對手，再打下去，祇多傷人，無如面子難堪，不能不苦拼下去，聞言正好下台，忙將身縱出圈外，喝衆停手，楊標照例單打，不要人的，一千盜黨，俱都圍攻持棍的蒙面人打得正緊，連聲呼喝，方始住手，楊標對三蒙面人道，今日楊某甘敗下風，改日還當領教，三位朋友，請留名姓，持拐的接口道，楊朋友如欲再見高下，請定日期地點，我們到日必來赴約，真實名姓，暫難奉告，按說這淫賊，我們不該帶走，但他積惡滔天，機詐百出，稍一疏懈，容易被他逃走，再尋他就難了，現有許多公案，待他去了，不得不在台前放肆，還望閣下，原諒一二，物以類聚，此賊淫凶刁狡，藏此多年，難保不有一二心腹黨羽，他見淫賊行藏敗露，貴處不能立足，必要生事，他們行同禽獸，甚事情做不出來，閣下還以早回爲是，楊標聞言，暗中查看衆人，果然是裴鴻舉園內常住的兩個好友，一名風火居士陳大彪，適才助戰，吃了一拐，早已受傷，退回天王廟去，一名夜明珠張郎羅文英，照道倒地時，彷彿見他往來路跑去，也都不在面前，心方一動，忽聽身後樹林深處，吶喊之聲，跟着鑼聲大作，回頭一看，火光隱隱，黑烟業已透出林梢，不由又驚又急，情知有人作祟，家中老弱甚衆，似此雖有多人，俱不會武，祇有一二能手，便可鬧得稀糟，當時忙於救火，不顧多說，忙道，此賊細底姓名，我實不知，

便是這次與人助拳，多一半也由他而起，現已深秋，明年正月十五，我在仙霞嶺青石坪候教便了，蒙面人含笑應諾，說時，盜黨已有數人，搶先往火場跑回，等說完回身要走，又聽林內衆聲呼噪，齊喊拿賊，晃眼功夫，由林內箭也似竄出一人，正是適才後走的那個小孩，兵器插在背後，還添了一個小包袱，左肩上撐着一人，如飛跑來，後有三人追趕，小孩身小，肩一大人，行走較慢，已快追上，一看楊標，手持兵刀，對面迎來，忙把所擒的人，推向地下，回手取出身後兵器，高聲大喊，師父快來，你適才捉的，就是平日所說，久訪無着的淫賊裴鴻舉，我把他黨羽生擒來了，話才說完，楊標已先趕到，小孩手持兵器，當先便打，楊標已看出被擒的是羅文英，本意不和他鬥，方欲架住喝問，猛聽腦後一聲斷喝，徒兒不許動手，聲隨人到，急風過處，一條黑影，逕由肩側飛過，落在面前，正是那持拐的蒙面人，火勢未熄，這裏又生事故，估量敵人俱非庸流，決不致做那暗算無恥的事，所可慮者，就是惡道兩個死黨，一個已被小孩，擒住在此，另一個身上帶傷，即便火是他放，有手下諸人回去，也不妨事，忙令諸人速回救火，自己暫留盤問，及聽小孩一說，才知小孩行前，忽想起乃師曾說，閩撫所遣刺客，身旁藏有閩撫親筆信札，如能得到，將來可省好些事情，今早殺那兩名刺客以前，偷聽他說話，得知有一包獄內藏書信，存放在都天王廟道人手裏，意欲乘着衆人動手，廟中空虛，將他盜來，就便查探楊標家中虛實，開他一個頑笑，所以故走回路，暗中繞道入村，掩進廟時，正值風火居士陳大彪，受傷回廟，廟中還有好些道人，雖非善良之輩，看神氣都是一些狐假虎威的飯桶，王想等人散去，陳大彪臥牀休養時，下去制倒，喝問那信下落，忽

然羅文英急匆匆跑回，一進雲房，便令徒衆迴避，小孩伏身後窗戶上一聽，那和師父對敵的道人，竟是匿跡多年的淫賊裴鴻舉，現已受傷被擒，羅文英見踪跡敗露，楊標神色不善，少時回來，輕則將廟中諸人，一齊逐走，重則還有後患，爲此見機逃回商量，意欲盜些金銀逃走，同時又恨楊標不够朋友，平日遇事干涉，好名心重，出身是賊，偏要恨賊，意欲行時放火燒莊，一則阻住追兵，二則洩恨，陳大彪傷本不重，心粗性暴，聞言怒極，立時應允，羅文英並說起刺客所留書信，取到手內，將來可以挾帶闖撫，予取予求，當時商定，令陳大彪，各取一些金銀，前去放火先逃，自己前往觀主房內，搜尋書信，隨後趕往接應，燒他草穀，約地會合，一同逃走，陳大彪走後，羅文英朝他身後，扮了個鬼臉，小孩因書信關係重要，悄悄跟在後面，羅文英進房，便即取出，越牆而過，並沒照約行事，反往林中疾走，意似賓友獨吞，想繞過打場，由官驛大路逃走，剛跑進林不遠，吃小孩由後面驟出不意，一下打倒，跟着點了啞穴，閉過氣去，回頭廟側人聲吶喊，火已放起，忙把包袱解下，束在背上，因羅文英在廟中，自稱與惡道，多年至好，無事不知，疑他也是師父所說衡山漏網之賊，打算生擒回去，肩起往來路走不多遠，便闖見回去救火諸人，適才見過，疑他放火，立即分人追趕，小孩肩抗大人，雖覺累贅，仍是不捨丟下，未便迎敵，一味飛跑，不料雙方業已停手一會了，蒙面人細看羅文英，並未見過，知是無名之輩，正要點黑鬍鬚，楊標在旁，已是怒憤填胸，說道，賊道師徒人等，我並待他甚厚，便是今日闖下，洩了他的機密，心雖厭惡，至多也不過令其遷走，並無他意，不料這廝，恩將仇報，如此狠毒，闖撫所遺，前後共十一人，祇有兩人，

與我有点瓜葛，另一人與惡道交好，我因情面難却，才允相助，當時會和他言明，我與譚鎮南，以前有點過節，祇劫他鏢，不助閩撫行刺，更不出境，斷定此地，必由之路，今早做友哨探未回，另兩人去往前途報信，走不多遠，便遇諸位，不勝逃回，在我境內，自難坐視，料竟非閩下等對手，楊某生平，不吃回頭草，既有諸位出頭，我落在下風，此後也祇向諸位請教，與別人無干，惡道任憑帶去，但是緝賊平日，在我村中，極不安分，村民俱怕惡道，知他和我交好，祇得隱忍，前日死了兩個婦女，風聞於他有關係，查問受審之家，答話含糊，方自疑心，恰遇做友到來，糾纏統攬，如今又作出此事，打算帶回搭問，不能再任諸位帶走了，為首蒙面人答道，閣下如此行逕，可算光明磊落，此賊與我等並無過節，謹遵台命，不過這等敗類，千萬不可輕放，免留世上害人，此番閩撫所遣刺客，必遭慘敗，我等尙不足計，另有比我等本領勝強十倍的高人，和他為敵，先時不知，因與所審的人有深交，不能坐視，才隨護下來，先後殺死四個刺客，早知有這位高人仗義，我等實在無須多此一舉，此輩心性不一，閣下身家在此，謹防貽禍，好在這四人，存有私心，想在中途，約人却殺那兩富商，把紅貨吞沒，前邊同黨，與為首之人，並不知與閣下有關係，現時四人都死，暫時不提此事，便可無害，信否任便，楊標聞言，猛想起刺客中，還有一人受傷甚重，當時忙着應敵，宋及命人抬回，隨又忙着回莊救火，好似無人理會，忙趕回原處一看，先傷刺客，也被人將首級割去，和那同伴一樣，祇剩無頭屍身，放在那裏，暗忖遺長少幾人，不知那裏來的，連兩個小孩，也有這大本領，口裏不說，心中佩服已極，遙望火勢漸小，料已無害，正要喚人抬去掩埋，恰有兩名

手下，見他久不回去，跑去探望，見說火乃陸大彪，和惡道兩徒弟所放，幸在白日，人多手衆，趕取迅速，陳賊放完了火，本可逃走，他偏持火把亂點，人上前去，拿刀便斫，似非燒完全莊不可，廟中道人，也都跑出，他向衆大嚷，說羅文英回廟說的，楊某如何不够朋友，他現被對頭絆住，正好燒搶洩恨，衆人又要救火，又要迎敵，連傷了好幾個，敗退下來，眼看不好，幸而會武諸人趕到，陳賊和諸惡道，已然殺進內宅，正搶了金銀，往出點火，一下遇上，圍住一打，衆人在旁，相助拿人，連死帶傷，一會全數拿住，一個也未跑脫，現在忙於救火，決可無礙，楊標聞言，略爲舒了點氣，便命衆人，作速將尸首抬去掩埋，趁着路無行人，用土掩去血跡，一面喚了人來，將羅文英點醒，抬送回去，吩咐完畢，雙方各自拱手作別，三家面人，逕往前途揚長而去，那小孩却向回路沿崖走，一會不見，周平話雖未怎聽真，事都着在腹裏，敵人連死四名，無形中又失去一個大助手，你說這長少五人，已是應付，好生心喜，正要下崖，趕前報信，忽聽身側喝道，人家死人，你却在這裏看熱鬧麼，周平大驚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小孩，就這晃眼功夫，不知從何處，緣上崖來，知是自己人，忙拱手爲禮道，適才多蒙諸位英雄相助去了對頭一條臂膀，足感盛情，先走的那位黑衣服物，是我小師兄，弟台既與他一路，定非外人，尊姓大名，和經過之事，可能見教一二麼，小孩失笑道，周朋友，你這人真個不錯，人在背後，都不改口，無怪黑哥哥說你好，你要問話，我此時事忙，這裏也不能多說，下面還有幾根竹竿，不能丟掉，好在走的是一條路，等我取來同走，我聽說你有匹好馬，如在下面，一同騎着走，更好說了，周平聞言大喜，往下面

定睛細看，那馬正在遠路上，找野草吃，衆人早走沒了影，料知玉麟等走遠，回顧自己，尚在伏崖注視，好在馬都訓過，野徑無人，不會遺失，令從人繫在樹上等候，正用得着，當下同了小孩下崖，追上馬匹，一同騎上，邊跑邊談，原來持拐蒙面人，果是破廟偏殿中異人凌風，小孩姓童名興，原是凌風故人之子，幼承家學，父親死後，來投凌風爲師，才祇兩年，相傳廟有鬼怪，終年無人敢住，凌風表面上，像個落魄寒士，除一好友外，從不與人往還，昨晚接那好友來信，說閻撫暗害善良，邀他相助，凌風看完走出，童興年幼，巴不得有事，一顯身手，因見來信，有刺客難免要由前途翻回，尋找所害之人，師父一走，立即悄悄拿了兵刃，照所說來路，迎上前去，此時天已漸亮，正走之間，忽見對面跑來兩匹快馬，上面坐定兩人，老遠便喝讓路，滿口北音，猜是盜黨，故意借詞，將路攔住，想要詢問真實，再行動手，誰知對方，甚是強橫，內中一個，見馬受驚，勒馬揚鞭就打，由此兩下動手，童興身手輕靈，又在步下，馬上人打他不過，便和同伴，跳下馬來，兩打一，口口聲聲，說童興是連日戲弄他們的蒙面小賊，童興畢竟年幼，敵人武功不弱，祇打了個平手，正在着急，忽從敵人馬肚子底下鑽出一個頭戴面具，周身穿黑的小孩，大罵敵人，以大壓小，倚多爲勝，空手上前，祇一照面，便將一個高身量的打倒，這時雙方都使有兵器，童興順手一下，將他打死，還剩下一個瘦的，見勢不佳，想跑，黑衣小孩，不叫我再打，却將他攔住，說我本想放你，無奈我這位小兄弟，手太狠點，打死你的同伴，你們一路來的，他死得有多可憐，再說又爲你先拿鞭子打人，才送的命，你如活着回去，太不够朋友了，你的事，我暗中跟了好幾天，實在虧你們想的，不

過這些法子，陽間有我師叔，和我黑衣摩勒，實在行不通，最好還是和他走一路，到闔王那裏告一狀，不比找你衣食父母告苦，強得多麼，那瘦鬼被他逗得哭笑不得，他縱得又高又遠，跑那裏，都被縱過去攔住，這位黑哥哥，真把人笑得肚痛，逗到天光大亮，一脚踢倒，趁着那條路太早，不會有人，用馬將兩死人，運到山中無人之處，他叫我把人頭切了，用他裝馬料的麻袋裝好，帶回廟去暫存，再回去幫他抬埋尸首，放走馬匹，我回廟一看，師父已然回來過一次，拿了東西，又出去了，匆匆跑出，助他埋了尸身，問起情由，竟是一路，把馬也放到遠處深山之中，回來遇見大雨，我二人找地方避雨，拜了把子，他看我會用竹竿走路，硬要我教，我知道這樣大雨，廟裏不會有人，就擱了好一會，回時他也用竹竿學走，自然比我慢些，落在後面，才進山口，正遇你們，由廟那邊走出，知道廟前無路可通，料定在廟裏避風雨，因想師父這時，也許回廟，真要上門尋事，避我脚程，也追得上，沒有攔問，等我回廟，剛看出麻袋，有人到這黑哥哥隨後趕到，他原認得你們，也不說出所以，祇說出門人，不願惹事，看破無妨，再說我們，也怕事，但內中有個戴油笠的，福建人，最是臭嘴，外號調濕鹹，癩蝦蟆，手裏會點武藝，口中無人，又狂又傲，如能把他制住，逼他服輸認誓，不許洩露，省心多了，就怕你不敢惹他，我吃他一激，當時拿了竹竿就走，行時他又說這個人姓盧，是保暗鏢的，我師叔和他無頭認識，人並不壞，千萬不可傷他，嫌我用騰蛇軟槊利害，連兵器也不叫帶，誰知我走後，師父回廟，見了黑哥哥，兩下一說，竟是同道，才知師父昨晚也到都天王廟楊標家中去過，探知一切細底，祇沒認出惡道真面目，說我兩個，不該殺死刺客，恐

事關大，須另設法補救，黑哥哥的師叔，就是你們喊他泥中人的那位異人，與我師父，也是熟人，現時往來於仙霞關，白茅鎮兩處，暗中監察刺客行動，忙命黑哥哥速去送信，就便託帶一封信，與前途相候的幾位朋友，說最末一批盜竊，共是四人，兩個被殺，還剩兩個，正在劫殺紅物之前，趕往前途，假作報信，與前一批人會合，洗清自己沒有劫竊之事，如若相遇，最好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連他一齊殺死，回來去至都天王廟谷口埋伏，以防萬一，自來尋我，我剛把姓盧的，困在泥塘裏，師父便到，解開以後，說了經過，命我也去谷口，與黑哥哥會合，我回廟吃點東西，就跑了去，因愛在山中亂跑，知道以前被地震堵死的那條驛道，由那裏上到崖頂埋伏，再好不過，前一段路濕，又沒有師父渡水登岸的輕身功夫，仍把竹竿帶上，到了一看，黑哥哥不知怎的，也發現了那條驛路，正弄了兩根竹竿，在草地裏，來回亂跑呢，我一問他，才知路上遇見他師叔，看完信，略繃了樹眉頭，說事已盡知，既已傷人，由他去吧，楊標本領甚是了得，與他一同洗手歸隱的，頗有兩個能手，鏢行這面，雖然寡不敵衆，但在到達谷口前後，另有幾人，要尋盜黨晦氣，不放手往仙霞關去，楊標勢必出頭相護，雙方難免一場惡鬥，命令尋一地方潛伏一面觀察敵人動靜，等日色偏西，算計你們將到以前，迎上前去，囑令緩進，楊標必敗無疑，等雙方打過再走，以免誤傷，事出預計，別處無路可通，你們勢非耽擱，乘黑趕路，也無法了，祇今晚非趕到白茅鎮不可，仙霞嶺九龍還有利害敵人，也須前往查探等語，他師叔走後，他想這陣仗不知何時打完，你們夜晚行路，又走不快，太已艱難，無心中發現這條舊驛道，高興已極，見天還早，削了兩根竹竿，在此練習，我二人見面

上崖等了一會，先見兩個盜黨由都天廟那面走來，一出林，便打馬往前飛跑，黑哥哥知道我師父的朋友，必在去路相候，也未去追他，正商量要迎上你們報信，我忽然想起，這舊驛道，山水不發時，可通馬茅鎮，現在正是時候，雖然來路是在崖坡上面，地勢高陡，要下去，總有法子，黑哥哥連說，好極，因言聲高，你們來路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二人又談得高興，便在崖上等候，也未迎去，直到你騎馬走來，盜黨大隊，正快走到驛道上面，我二人，這時已看出林內，有人埋伏偷看，尋楊標晦氣的人，尙還未到，料已緊急，不便縱下相見，我投石報警，剛把你驚走，林內便傳了暗號，三個一羣，五個一夥，走出二十多人，四下埋伏，靜候你們跑來，自投羅網，我二人恐機關洩漏，你們來不及走下去，心想敵人久候不至，勢必派人，去到前面哨探，我們就不管人來與否，下去和他動手，阻擋一陣，嫌崖太高，又換了兩個，藏的地方，一處就在你適才伏處的下面，半崖腰上，是一個極仄的石縫，除了小孩，大人決藏不下，一處是對面那坐孤立的小石峯，我二人分別藏好，準備敵人出面時，先用暗器，打倒幾個，再縱下去，才換地方，沒有一碗茶的功夫，便見五個蒙面人，將先去的兩盜黨，追趕下來，雙方都騎着快馬，快到谷口，我師父忽從前面崖頂飛落，朝第三騎馬上人，說了兩句，便有兩人，下馬步行，和我師父，一同追趕敵人，下餘三人，連兩匹空馬，一齊帶走，如飛往來路跑去，兩盜黨跑到谷口，見人追上，也跳下馬來迎敵，一面打着呼哨求救，我師父也和來人一樣，蒙着面紗，追上并未動手，那兩盜黨一個被那用寶劍的蒙面人，連傷了兩劍，倒在地下，同時林中埋伏，也衝了出來，跟着楊標和惡道，也得信趕到，將人喝住，先吹了一片大

說他住此多年，永沒人敢動他一草一木，竟敢上門欺人，傷他朋友，非將命留下不可，但他決不倚多爲勝，祇憑單打獨鬥，見個高下，兩次問我師父等三人姓名，俱沒肯說，直到楊標情急混戰，我二人才出場，黑哥哥走後，我本想趕去，忽然想起，那死的四人，是後一批刺客，有兩個惡道朋友，帶有狗官給他們的親筆手諭，和致地方官的密祕信，我聽師父說，泥中人成竹在胸，已有制那狗官之策，到底能多拿他一點把柄，總是好事，這裏道路，原本熟悉，我又繞路進廟，正趕二賊，商量放火，我把主謀的，一個打倒，奪了刺客機密文件，底下的事，都是你親眼看見的了，周平便問，你既路熟，想必常來，衆人祇你沒戴面具，不怕打你身上洩漏踪跡麼，童興笑道，你在廟中出來時曾和我在山口相遇，相識總還有點記得，此時你再仔細看看，我可是本來面目麼，周平猛想起，適在崖頂，看他衣着身材，都似山口所遇童子，後來對了面，轉覺與前見之人不像，尤其兩眼皮太厚，面皮太緊，沒有一絲血色，臉上還有不少麻子，好些不同，初遇時，見他持竹代步奇特，曾經注視，再說憑自己眼力，便隔多年，祇要見過，也無錯認之理，何況共抵半天的功夫，因是胸有成見，再聽童興所說的一套話，分明破廟中童子無疑，心中雖然奇怪，匆匆起行，並未尋思，聞言回頭，越看越不像是見過的面貌，不禁咳了一聲，童興笑道，你祇顧着我，留神馬衝到藍帶裏去，周平見他嘴脣皮，也厚得出奇，笑時更是難看，那一副醜臉，在暮色籠罩之下，除了一雙精光炯炯的眼睛外，直和死人相似，笑答道，我還馬久經訓練，前面有我們的人走過，決不會再踏走藍帶裏去，到是老少生具異相，不像適才見過，太不解了，童興道，我還是我，並沒換人，一會你到前面，

就知道了，當時，馬行如飛，已朝山角拐過，周平剛朝前看，又聽童興笑道，你再看我，像你所見的小孩麼，周平二次回頭再看，童興忽然換了容貌，端的神清骨秀，英氣勃勃，與山口外所見童子，一般無二，方自驚異，童興見他手裏拿着一個軟皮臉殼，這才恍然大悟笑道，江湖上所用面具，我都差不多見過，你這是什麼東西做的，怎和人臉上揭下來的一樣，童興把手中面具，遞與童道，這東西原是我師父的，我又拾竹箱，無心中找出，多年未用，又乾又硬重用藥泡軟，尺寸已小了好些，師父不能再戴，讓我帶來，戴上便換了個人，好在臉上還有麻子，如不查穿，多細心的人，也認不出來，我聽人說，鄒天王廟，有一條師的財主，和廟裏道士，常時欺侮過客，形跡可疑，在你們未來以前，就徇村裏去探過兩次，所以路過，廟知姓柳的，是綠林中人，今已洗手歸隱，並未怎樣爲惡，那道士却不安分，常時勾結他手下人，穿鼻鑽行，前數日探得他師徒，還有逼奸害命之事，正和師父商量要去除他，第二天夜裏，便接了好友，求勸的信，我自裏出門，就戴着，黑哥哥如非我先招呼他，也不認得哩，周平要過一看，那面具好似人的臉殼所製，其厚如錢，甚是柔軟，祇沒眼珠和兩耳，餘者俱和人面一樣，用時往臉上一蒙，由前額下頰，到兩耳後，一邊另有一洞，與耳一般形式大小，恰好齊耳根套住，就是對面細看，也不過露出眼鼻口三處，半得較厚，面帶土色而已，不說決看不出是個假臉，戴了兩旬好，仍還童興戴上，乘機又探問他師父的好友，是否便是顏莊主人，童興道，這事原瞞不了你們，但我師父說，顏師叔乃本地世族紳富，又在狗官當差，風聲不宜走漏，因知楊標半生草名，甚是自負，如若吃虧太大，早晚必要報仇牽連，祇能軟硬兼施，除制

客外，點倒爲止，不便難堪太過，又使知道利害，甘拜下風，方爲上策，休看他叫陣，定了明年約會，實則還是無用，不過當時遮遮面子罷了，真要我們赴約講打，必不讓顏師叔出頭，以防一個不巧，惹下後患，他們一共六人，都戴着面具便是爲此，餘下四人，俱是顏師叔的好友，有兩個，已去白茅鎮，暗中保護，論本領，祇用棍的稍差，個個都是能手，跟你說明也好，少時一到鎮上，我便離開，務請囑咐大家，不但今日，便事完之後，說我師父無妨，顏師叔身家在此，千萬洩露不得，這皮面還有一段來歷，我在黑哥哥家中等你，你送完鏢回來，再細說吧，前面已離白茅鎮不遠，你到盡頭，拉馬上坡再繞道下坡，朝有燈光處跑去，就到了，周平耳聽童興，遵肩暢談，一邊打馬前馳，正覺有趣，忽然不聽再說，回頭一看，身後空空，童興不知去向，暗忖自己奔走江湖，已有多多年，怎這裏聚着好些高人，竟一個也未聽說起，那凌風必是一個成了名的英俠之上，隱居在此，本人不說，便童興那裏一點年紀，本領也似和黑衣摩勒，差不了許多，可見天下之大，人才甚衆，自己憑借譚家旗號鬼混，終非了局，難得遇到，這好機緣，豈可錯過，決計事情交代，便尋黑衣摩勒，引拜名師，另求深造，一路尋思，不覺馬到坡前，跳下來，把馬拉上正遇盧坤，久候周平不至，恐他不知途徑，來此眺望等候，二人相見，周平問知衆人，已在白茅鎮客店內住下，因他嘴敞，不會實告，略說幾句，便同去店裏，與衆人相見，玉麟見周平言語不詳，料有原因，背人一問，周平才把詳情說了，盧坤見二人密語甚久，心中不快，現於詞色，衆人知他性情如此，均未介意玉麟初意，以爲既有不少人，暗中相助，此去仙霞甚近，仇敵必在過關以後發難，當晚想不致有什麼變

故，老早便令安歇，養好精力，以備應付過關以後，那場惡鬥，衆人睡醒後，俱都入睡，祇盧坤一人，越想前事，越有氣，又恨玉麟行軍專話，看不起人，好此事都不使聞知，祇在牀上，翻來覆去，沒有睡着，接到二鼓將盡，暗忖自從受了兩個小鬼侮辱，好似衆人都看不起自己，再這麼依人行事，實在無味，大做盜黨，俱在關上，等候行刺，離此甚近，鎮上必有同黨暗探，趁此夜靜無人，何不前往探查一回，也做點事，給大家看看，顯得自己，並非沒有本領，主意打定，悄悄起身，結束停當，帶了兵刃暗器，悄悄房門，縱上屋頂一看，月明如畫，清風蕭蕭，前望雄關轟峙，仙霞諸山，躍碧浮金，遙亘不斷，山濤澎湃，更顯雄麗，鎮上店肆繁多，人家栉比，正不知往何方去好，偶一低頭，瞥看隔壁一所小屋裏面，燈光閃映，人尙未睡，心中一動，這裏人家都是早睡早起，怎這時還有燈光，盜黨如來，定在附近藏伏，現在此拿不準地方，何不下去，查探一回，想到這裏，越過屋脊，縱身下去，伏身窗外一聽，並非盜黨，竟是在關前做小本營生的，弟兄二人，當日因事歸晚，又多賺了點錢，夜飲相勞，所談均不相干，好生失望，方要離開，猛覺後頸，涼冰一樣東西，順着衣領，貼肉滑下，心中大驚，回顧無人，先疑是，什蟲豸之類，恐落，伸手背後，摸來一看，乃是一枚錢大石卵，斷定有人戲弄，縱身上房四顧，明月當頭，屋瓦如霜，到處靜悄悄的，那有一個人影，方道不好，和以前兩次一樣，莫非又有小兒，暗中作對，猛一低頭，見自己住房窗下，扒着兩人，往裏窺探，俱都是一律夜行人打扮，盧坤知道來了盜黨，忙把身子往屋頂烟筒旁一掩，將身藏弩箭取出，比准正要發去，內中一賊，似已探知室中人已睡熟，本要撥門進去，忽又似遇見什

慶警兆，倏地回身，朝同伴互打手式，四下張望，又把手朝上揚了一揚，順他手揚處一看，側面屋頂上，又現出一個同黨，望下面擺了擺手，意似無警，催二賊即速進屋下手，盧坤先忿玉麟，當他廢物，見二賊舉動慌張，不像是個能手，自問還應付得了，意欲等他用刀撥門，快要進去時，再給他一箭，事後好臊玉麟的皮，及見屋上還有一賊巡風，猛想起這間上房，共是前後六間，二賊所窺探的一面，裏間住着黃李二人，外間住的，恰是玉麟和自己，房門本未上門，自己偷偷出來，連中堂房門，都是由外虛掩，並未告知玉麟，來賊輕輕一推，便可悄沒聲的走進，月光正照窗上，裏面虛實，看得頗真，如若出點亂子，休說難脫干係，大家都不好看，賊黨已現三人，不知還有餘黨同來沒有，事關重大，豈是鬧鬧氣的時候，趁着側面房頂較底，巡風之賊，祇顧注視下面，沒有看見自己，還不給他幾箭，打傷他一兩個，將人驚起，真要放賊進屋，再射冷箭，等一出事，就來不及了，念頭一轉，恰值前賊，又要往當中堂屋前走去，手中刀剛往門縫裏一試，盧坤的箭二次比准，還未及發，賊又似遇警，倏地縱回，身法甚快，盧坤箭幸未發，否則決想不到他會斜着縱逃，難免虛驚，反而打草驚蛇，弄此一個，也傷他不了，料有原故，好在居高臨下，一暗一明，敵人恃有同黨巡風，必不防到上面，樂得靜以觀變，細看二賊身材俱不甚高大，一持鐵潤，看去頗有斤兩，一持單刀，腰掛銀囊，神情雖似怯敵，動作却極矯捷，不似易與，持刀的一個，二次退回持刀的連忙迎上，又如前狀張望，各打手式，下面二賊，又低聲說了兩句，忽把兵器插好，朝着堂屋，作起揖來，盧坤這才明白，必是有人藏在暗處戲弄，鬧得二賊，疑神疑鬼，禱告許願呢，店房甚多，衆人住

是一所偏院，坐北朝南，兩邊廂房，對面房頂高大，下面是前進上房的後牆，東牆外是片隣山的野地，祇西廂角有一小門，可通前面，店夥早經遣走，全院一個外人也沒有，月光甚明，照見中堂前，房上地下，通無一點影跡，怎麼看，也看不出那人藏處，心已奇怪，二賊揖還沒有作完，忽聽正房簷間，似有人吃吃一笑，這一聲，房上下四人，俱聽了個畢真，二賊先當敵人，是在房簷伏着，聞聲大驚，忙先縱退，往上一看，到處一片空明那有人影，盧坤雖疑心人藏簷下，但那房簷，仄還不足一尺，人藏不下，如在瓦墻裏面，正房較底，一眼可見，並無人跡，也頗納悶，心想難道真個有鬼不成，二賊經此一笑，神情立改，似已料出有人捉弄，退時早把兵刃取在手內，祇顧朝那簷口一片尋視，却未走到簷下，往上抬頭，盧坤見他背向自己，給他兩箭，正是時候，便把手中弩箭，覷準下面，一按弩簧，兩枝三寸的弩箭，分向二賊射去，二賊雖在仰面呆望，恃着房上猶有同黨，全神貫注前面，不會留心有人從後暗算，但都是久經大敵的綠林中好手，身法矯捷，長於應變，持鏢的一個，聞得腦後生風，知道不妙，連頭都未回身子往下一矮，那箭恰中在軟帽上面，嗙刺一聲，由後向前，貫穿過去，祇剩一點箭柄，掛在帽簷上面，顛巍巍塔向前額，頭皮隱隱作痛，好似創破了些，雖未受着重傷，不由也嚇了一大跳，低喝風緊，左手拔箭，正要往旁縱開，百忙中似聽持刀同黨剛喝得一聲在這裏了，語音未歇，又是叭噠兩響，跟着窗戶響動，有人喝罵縱出，立定回看，房中睡的人，已然縱出相鬥，還有一個頭戴面具，周身穿黑的小孩相助，同時房中也有兩人交手，一個正是那巡風的黨羽，一個似是在鏢行中人，知道敵人，有了防備，忙舉手中鏢，迎上前去

恰好房上六人三對，鬥將起來，原來當晚三賊，一名阮強，一名林本，一名田小秋，俱是福建黑窟中有名人物，也是聞說黃李二人，帶着大批紅貨，背人來此偷盜，想找便宜來的，到時，由阮強在上尋風，林田二賊，下來行事，先在窗外窺探，見室中人已入睡，呼聲四起，剛要下手，忽覺有人輕輕拍了一把後脖，心中大驚，四顧無人，再看對方，睡得甚香，與來時所料一樣，通無一點防備，二次方要下手，頭上又被什麼東西打了一下，等一查看，又無異狀，正趕上盧坤回來，看在眼裏，二賊連用手式，詢問巡風之賊，俱答什麼未見，剛疑店中狐仙作祟，等林本最後用刀撥門，又被人在頭上打了一下，這三下，一下比一下重，打得後腦生疼，不由大驚，三賊連耳語帶手式一計議，因月色如畫，房簷又窄，起初沒想到簷下不到一尺的凹處，會藏得有人，林本首先斷定狐仙作祟，正在敬禮祝告，忽聽簷間，啞吃一笑，這才起了疑心，盧坤向下發弩之時，田小秋人最好狡，祇管隨着祝告，並不甚相信，再聽笑聲奇怪，益發斷定是人無疑，正查看間，猛想起屋簷底下。尙未看到，不由前走了兩步，往起一抬頭，果瞥見簷間裏，藏着一條似人非人的黑影，身子不長，兩眼閃閃有光，因那形相太小，又是漆黑一條，略具人形，不見頭臉，先還未嘗是人，疑是狐鬼之類，心中一驚，恰值盧坤箭到，田小秋比林本，還要機警迅捷，一聽腦後生風，往側一閃，箭擦耳旁而過，噓的一聲，中在窗框之上，箭剛避過，猛的眼前一黑，方覺不好，舞刀一擋，未擋上，吧的一聲，左臉早被人打了一個大嘴吧，疼得頭昏眼花，金星亂冒，左腮的牙，都似活動，知遇勁敵，不敢怠慢，一面揮刀，護住面門，趕急往側縱開，定睛一看，適見黑影，已然縱落，看形相，頗似一

個十二三歲的小孩，頭戴面具，通體皆黑，驟出不意，挨了一下重的，怒火攻心，也不問是人是怪，正要上前動手，忽又聽正房窗戶響處，縱出一人，黑衣小孩低喝道，這個交給你，我已給他吃了點小苦，把他打跑就是，說完，正值林本回頭，恰好迎住，阮強在房上觀風，見林田二賊在下面，時進時退，神情張皇，老似疑心敵人，設有埋伏，月光甚明，細查上下，俱無跡兆，方自奇怪，忽見兩點寒光，由左側房上飛下，直射二賊，才知敵人，果有防備，未及出聲報警，跟着又是一點寒星，斜射過來，忙使手中刀一隔，流落房上，忙朝那發箭之處一看，烟雨後面，閃出一人，兩下見敵，都不相容，相距祇一房之隔，互相兩縱，便到一起，同在房上，打將起來，六人三對，約有三兩個照面，地下門的林本，首先吃黑衣小孩，迎面一掌，打了個滿臉花，順口流血，幾乎仰跌在地，田小秋不知敵人虛實多少，加以勁敵當前，料定找不着便宜，怕吃眼前虧，見玉麟身手不弱，決難取勝，本就有些胆怯，想要逃退，再見林本挫敗，越發心寒，兩下不約而同，各喊一聲風緊，一個是就着倒退之勢，往牆頭上縱去，一個虛掩一刀，鎗聲而起，縱得更快更高，連牆頭也未沾，竟自越牆而過，玉麟還欲追趕，黑衣小孩喝道，鍾朋友，快回去安睡，還有一個，沒吃我苦頭的，等我找他去，話還未完，人早躍上，阮強和盧坤，打了個平手，兩下都是魯莽剛直性情，俱未顧到下面，祇是一味拼命惡鬥，直到林田二賊，變變出聲逃遁，阮強才想起客主異勢，敵衆我寡，二人一退，更難支持，忙即讓過一招，剛想由房頂，躍向牆頭，往下縱落，不料身子躍起，猛覺脚底一緊，雙足似被鐵爪勾住，低頭一看，脚跟已被那黑衣小孩抓住，身子當然懸空下落，心還

想敵人是個小孩，自己不過招了暗算，意欲落地，再行掙起，誰知敵人雖小，竟比大人利害得多，那容他掙脫，才一落下，便吃小孩，將他轉風車一般，就勢掙起，在院中滴溜溜轉了三四圈，口中喝道，他兩人一人挨了我一巴掌，你總算便宜，沒挨上，你三個人出來，家裏大人，也許還不曉得，回去告訴姓嚴的，叫他安安分分，白天做莊稼，晚上來做點偷雞摸狗的事，還沒多大亂子，要受人蠱惑，要起貪心，或是助紂爲虐，他弟兄的吃飯家伙，就保不住了，我把你送到牆那邊去，跌下跌，看你自己的造化吧，說罷，順勢提起，往下一湧，阮強出生以來，幾曾受過這等欺侮，無奈身在人手，無法施展，連氣帶鬼，急得頭昏眼花，正要破口大罵，離人業已撒手，還算身法矯捷，快過牆時，身子一挺，雙手一按，搭在牆上，就勢站穩，回頭怒喝，你們這些小輩，都是南勝鏢局裏的麼，是好的，報上名來，爺們前面不見不散，玉麟未及開口答話，黑衣摩勒，已似一條黑箭，竄上牆去，阮強方欲抵禦，吃黑衣摩勒，就勢迎面一掌，打落腦下，喝道，賤骨頭，人家挨打的，都走了，偏不死心，非挨上一下，面皮癢得難過，你把眼睜大些，耳朵扯長些，我叫黑衣摩勒，不是什麼鏢局，祇是抱不平，和鏢局也沒相干，你那話對，前途不見不散，可是憑你要和我動手，還早呢，快滾吧，沒的再挨一個嘴巴，阮強方覺敵人雖然年幼身小，可是捷逾猿馬，動如鬼物，又見同黨已逃，知不好惹，祇得忍着氣憤，連說好好，逃了下去，周平也被驚起，守在屋內，聽出黑衣摩勒的口音，連忙追出，剛要請下相見，黑衣摩勒遙望盜黨走遠，才回身向下，低聲說道，這三個是黑虎溝，嚴氏弟兄手下黨羽，他們新近，才與賊人勾結，也是想來找便宜的，這座客店，雖常幫他們做

眼線，乃被逼無法，不得已，偶然通點消息，既不分贖，也不害人，買賣仍按本分去做，各裝不知道好了。今晚不肯傷人，爲的明日，免有糾纏，過關越早越妙，祇爲走遲了一兩天，又被對頭，勾結了兩處盜黨，前途還有兩處埋伏，大約嚴氏弟兄，決不干休，再往前就沒你們的事了，盧坤料定適才要自己的，又是他想起前恨，又不便發作，見鍾周二人，一味請人下來敘談，祇站在旁邊望着，一言不發，黑衣摩勒也沒理他，話剛說完，忽聽房脊那邊，微微擊掌之聲，黑衣摩勒舉拳道，我還有事，鍾朋友和大弟，我們前途再見吧，聲歇人起，月光之下，祇見一條黑影，和飛鳥一般，由牆上躍起七八丈高遠，逕向屋脊那邊飛越而過，一點聲息全無，玉麟周平暗忖，無怪他性傲，這等本領，便目前成名人物，也是罕見，何況小孩，真令人欽佩已極，盧坤更是神傷意沮，悶在心裏，三人見面，又互說了幾句前事，同到屋內，雙方動作輕靈勝負見得甚快，全店人等，一個也不知悉，天已將近四鼓，三人也就不肯再睡，略待一會，便將衆人喚起，收拾行李，喚進店夥，進了飲食，趁着天色黎明，趕路進發，到了關前，經過一番例行故事，便走了出去，這時天才已刻，玉麟因前途盡是山道，敵人埋伏在此，將有惡鬥，吩咐衆人，先打一尖，各自飽餐饞腳夫們，多帶乾餅，以備中途應用，暗囑衆人，結束戒備，振起精神，以防萬一，周平早已一馬當先，往前跑去，行至午正，驛道已入亂山之中，周平在前面放繩子先在路上行旅，不時往來，方付這裏雖然山徑，但是浙閩兩省，定驛通路，難道當此太平年間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真個結隊成群，出來劫殺，毫無顧忌不成，忽見前途三岔口上，有兩騎馬，由斜刺裏山徑中，飛馳而出，向前途遠遠跑去，不時勒馬高處，向

夜眺望，一會跑遠不見，周平看出蹊蹺，因相隔尚遠，看不真切，回顧左近地形，不似設有埋伏所在，新有幾撥商客過去，也未走遠，忙把馬一搶，趕前查探，由此向前，便沒再遇見一個商客，山重水複，林草繁茂，到處靜蕩蕩的，跑了一程，見路側有一石峯，四顧無人，心中奇怪，這時正是過客頻繁之際，怎這清靜，那兩馬騎，也跑得不知去向，料有原因，忙跳下馬，攀上石峯一看，原來附近有一橫嶺，由浙入閩的旅客，不知怎的，已在前途改道，逕由嶺後繞行，十八爲群，前後不下一二十起，出沒於嶺後蒼林翠巒之間，登陟上下，似頗艱勞，居高俯視，情景如畫，心想山中小路雖多，並還有兩條近的，但是崎嶇難行，沒有驛道好走，這些行旅，忽捨正路，改繞艱遠山徑，必是前途盜黨，派人打了招呼，中途阻截，令其改道，以便行事，看這形景，發難之處，必不在遠，一路留神，泥中人和凌風師徒，顏氏諸人，一個未遇，事變頃刻，須要速回報警才是，重又看了看形勢，估量埋伏，當在前面山坡下，危崖附近，連忙跳下峯去，策馬往回飛馳，走不多遠，忽聽鸞鈴響亮，側對面跑下三騎快馬，馬背上坐着三個稍長大漢，一色短衣緊襖，快靴綁腿，身佩兵刀暗器，人強馬壯，其疾如風，因從山角拐來，先聞蹄聲，晃眼即至，周平因顏家五人，也是騎馬，先不知是敵是友，剛把馬一偏，才得看清來人，已然擦身馳過，料是盜黨，方自驚異，不料末騎馬過時，竟自若有意若無意的單聲渾蛋，朝後揮手一鞭打來，周平手中原握得有暗器，見他如此無禮，又聽出北方罵人口語，不由大怒，來人馬快不便追去，氣頭上未暇深思，揚手就是一袖箭，箭才脫手，飛出不過丈許，忽聽一聲微響，箭頭一歪，竟往斜裏飛去，墜落土裏，就這微一怔神之際，那

三騎已飛蹄亮掌，跑出老遠，塵影中似有回顧之狀，也沒看出那箇中途自落，是何原故，知道利害，再說也寡不敵衆，祇得重又回馳，趕回好幾里路，才迎上衆人，玉麟等事在意料之中，早有準備，既已探出端倪，祇命到時小心，向衆曉諭，大家聚在一起行走，不要扯長，難於照料，遇事不可驚慌，自有我們上前，騎夫們因客人厚道，又有鏢舖隨行，不但沒有懼色，反到高興，異口同聲，自告奮勇，願與強盜，一拚，玉麟笑道，按說強盜不傷騎夫，原沒你們的事，不過這夥強盜，與尋常不同，決不容留活口，你們如若跟着動手，或是用聲吶喊，更是自尋死路，我們如拿不准，也不叫你們尋死，到時祇聚在一齊，不要亂跑，免得事後找人麻煩，就很好了，這些抬長路的騎腳夫，多有把子蠻力，那長受鏢，雇用的一批，耳濡目染，多半練過幾天，內中一個，名叫阿根的，最是胆大多力，聞言心頗不服，不敢和鏢舖傅強嘴，當面笑應，背地却悄悄同伴，把隨帶防備蛇狗的傢伙，放在趁手之處，以備應用，玉麟等明明看見，也未理會，因知盜黨，志在行刺堯民賓東，坐轎太險，雖有能人暗護，終以謹慎爲是，擇一僻靜之處歇腳，命周平登高眺望，請出堯民良夫新民，和黃李五人，換了衣冠，改輿爲馬，與諸從人對調，那紅貨早有專人細紮身旁，見機行事，容到一切碎當，上馬前行，團團拐上正道，行經山坡上面，便見前面塵土飛揚，跑來兩騎快馬，馬蹄踏地聲如擂鼓，晃眼便離坡下不遠，周平見那馬上人，與適才所遇三騎，裝束神情，一般無二，剛和王麟打招呼，叫他留意，來人好似特顯身手，馬到坡前，朝衆人望了一眼，微微一聲獠笑，倏地扭轉往側一勒，馬跑正急，吃他一勒，雙雙人立起來，馬頭順勢往側一偏，後蹄略爲錯落之際，前蹄

才一沾地，立時四蹄騰空，往斜刺裏竄去，坡下左側，恰有一條溪澗，寬約丈許，對面野地，蔓草雜生，大小山石，棋布星羅，本來無路，那兩騎馬，却飛一般，隔老遠躍過溪去，依舊疾馳，一路閃轉騰越，繞行於山石草樹之間，出沒若電，等衆人走到坡下，已不知去向，顧慮三人，久跑江湖，知道已入伏境，盜黨這等行徑，一半示威，一半探看對方虛實人數，有無走漏增減，方議論盜黨，目中無人，走下牛里，忽又聽來路山坡那邊，蹄聲踏地，勢甚急驟，估量來馬，少說也在五騎以上，玉麟心疑盜黨發動，但那行處正當曠野，如有埋伏，必在前面險惡僻靜之處，混中入等，一個未見，又覺不似，忙命衆人，暗中戒備仍裝無事，緩緩前行，一會蹄聲漸近，盧坤回顧來路坡上，如飛也似，馳下六騎快馬，適才示威兩騎，也在其內，俱是北方綠林裝束，各自賣弄身手，揚鞭爭前，灣刺刺撒開坐下四蹄，疾風暴雨一般，衝下坡來，由一行人身側，疾馳而過，末後一人過時，突把馬一勒，步法放慢了些，眼露凶光，斜視衆人，用鞭稍點指，口裏似說着數目，到了前面，又向盧虛二人，回看了一眼，哈哈一聲長笑，兩脚一夾，回手一鞭，那馬便扭轉箭脫絃，四蹄登地，朝前飛竄，晃眼追上前騎，在急塵飛捲中，並馳而去，盧坤與玉麟並馬前行，見盜黨欺人太甚，手舉柳箭，一聲怒叱，正要追上，玉麟見狀，伸手一攔，勸道，不用忙，今天還怕打不上麼，等見賊頭再說，這時意個，有何用處，盧坤遙望人馬去遠，祇得忿忿而止，由此往回，只聽起緊，騎馬盜黨，三個一羣，兩個一夥，不時前後出沒，往來馳驟，走不多遠，不是飛騎迎面馳來，便是由後趕過，每次都作侮辱輕視之狀，玉麟壽命鎖靜，不可輕舉妄動，氣得盧坤，咒罵不絕，後來盜黨，見玉

麟神情自若，彷彿胸有成竹，依舊從容前進，也不按江湖保鏢規矩，報號打點，濛濛懸出兩個勁敵，面上俱帶驚奇神色，末次過時，奔滅了狂傲舉動，玉麟見前途形勢，愈見險惡，盜黨已不再出現，惟恐發生自己道南的人，過關以後始終不見一點音跡，盜黨不但人多，還有好手在內，憑自己三人，決難支持，祇管黑衣摩勒，說得容易容易，但天下事難說，能人背後，還有能人，惟恐萬一出其翻故，才面心終不免憂疑，因平也因助手，一個未見，危機關頭，拗着同樣心思，正和玉麟商量，打算尋一處，上去看看，忽聽隱隱馬嘶之聲，以為盜黨又來受感，留神四顧，山嶺雜沓，草密林深，前面兩峯，中間一條大道，危巖壁壘，綿亘不斷，形勢異常險惡，那馬嘶之聲，便出在附近山嶺後面，已不心，心想敵人埋伏，必在山口以內，難道口外，還有埋伏，因恐少時過變，珍寶先逃的人，受了阻礙，試前往查探一下，玉麟仍舊從容前行，周平立即牽馬，飛步登上高崖，近崖崖邊，隱着一位人行的死谷，谷甚寬大，草樹叢茂，不見一點人蹤跡，細查形勢，也非設伏之所，聞村馬嘶之聲，此，策的不見，方自奇怪，瞥見谷盡頭絕壁之下，野草波分，草皮上現出一個馬頭，全身俱被雜草，祇剩馬頭，昂出草外，山壁腳樹林內，衝將出來，勢頗迅急，跑沒多遠，馬頭一偏，又跑了回去，昂，好似有人拉住韁繩，強扯回去神氣，定睛注視，林內草却不深，樹林松杉之類，高達崖腰，林隙中望過去，隱現水光，除前馬外，似還有三四匹在內，俱聚集在一株大樹之下，毛色不一，隱約可辨，相聞既遠，又在草木山石掩蔽之下，不是行家，絕看不出，人却不見一個，正諦視間，周平日力記性絕佳，忽想

起這幾匹馬的毛色，都頗眼熟，心中一動，方要等他走動，查看馬的全身毛色，是否果如所料，猛見草皮又動，縱出一個小人，縱躍如飛，祇在草裏，幾個起落，便縱到對面崖上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凌風弟子，昨遇小友童興，料定這裏既是藏馬之所，凌風等諸人，必已到來無疑，心中大喜，方惜隔遠，不使出聲呼喚童興也。看見周平，立在對崖不走，一路縱躍攀援，趕將過來，轉瞬到達，兩下相見，童興道：「我們早就來了，我師父叫我，先把馬藏起，不令現形，以免日後由馬身上生出事來，昨日盜黨中，添了好些人，山中地理頗熟，這五匹大馬，如何能隱得住，我又忙着和惡哥哥，去湊熱鬧，急得心慌，偏巧顏師叔那匹白馬性烈，一下把韁索掙斷，滿山亂竄，等我追上，馬因早來，吃過我的苦頭，一害怕，竟往谷底竄去，我以為好幾丈的高崖，馬非受傷不可，下去一看，不但是好好的，並且還是絕妙藏處，知道盜黨主要人等聚集鷄鳴崗破廟裏面，他們算准時候，不到近午，不會出來，天亮不久，地勢隱僻，忙把馬繫在林內，費了好些事，找到一個斜坡，把四馬一齊牽下，繫在一處，林內水草俱全，馬也被我制服，不再犯性，我乘機到前途，查探了一回，正趕上盜黨，分好幾段沿途堵截行人，假意奉了官家之命，來此辦案，搜索犯人，勸令他們改道，不久你便騎馬來探，你恨盜黨欺人太甚，想射他一箭，我知那用馬鞭想順手打你沒打中的，是個笨賊，並不怎樣，前邊兩個，却是利害，憑你決打不過，盜黨因想一名活口不留，從關前就下了埋伏，等你們一過，便一步一步，遠遠包圍，尾隨下來，等進了北天關，山口險地，埋伏一齊發動，前後夾攻，那山口長有六七里，路雖寬大，兩邊俱是人不能上的懸崖陡壁，當中有一山坡，地名鷄鳴崗，形勢更

險，那還有什麼，深不見底，打馬撲入河中，那水裏，只有幾塊石頭，其餘都是水。馬見勢不好，也跳入河中，未敢心上，此時惹他，豈非自找吃苦，我伏在坡上，見你放箭，來不及攔阻，騎手撒了一點泥上，那箭打落，不料泥中人，也在那裏，沒見他用什麼東西，祇把手指往下一指，一個虛折之勢，箭好幾支，都射到袖筒，便即墜落草裏，真叫人佩服已極，他和我說，事情還有一會發作，落黨中爲首之人趙四時，他由九龍溝，一個匿跡多年的大盜，兩面神家伊爾勾結，這暗與譚鎮南有仇，肯出死力，趙四時祇好聽命，到了白茅嶺，那第二批四名盜賊，沒來送信，人並未來，心中方自奇怪，還不曉得他們已死，安心等候，等他們前去入網，所以我們隱跡，越隱越越好，正當當時騎馬往來，敲馬之處，相隔大路頗近，怕馬嘶，命我速回，給馬塞上口，免牠們叫，等過一個半時辰，再趕往鷓鴣崗，是趕得上這場熱鬧，敲馬之處，心想時候尚早，給他吃個飽，餵飽完，那匹白馬見我給別的馬帶回東西，就頭歪，見我過去給他一掌，二次性發，又把韁索扯斷，逃出林外，剛把他追回套好，你就來了，鴉鳴高聳，出五里多路，一進山口，盜黨必要派人，把口堵上，以防有人逃脫，我若你最好不隨大隊行走，乘他們過山口以前，將馬送去，交別人騎着，或是藏過一邊，然後和我尾隨在他們身後，等人過去，盜黨出來，時候，再上前相擾行事，給他來個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一個算計一個，至於前面，我們已有能人先走，時候顯不出我們，也插不下手去，等我兩個，破了他山口埋伏，再往前殺，與大家會合，豈不有絕得多，周平一想，主意倒好，今日局勢，仇敵勢盛得多，假使沒有外人相助，憑原來同行諸人，非收不可，必有救

人設伏。如此周密，那帶紅貨的人，任多機警腿快，也難走脫，此時已將深入虎穴，有已不多，無已不少。照此行事，有益無損，童興本領，已然目覩，至不濟，也可給逃走的人，開條退路，不過總得通知玉麟一聲，遙望前面，大隊驢馬，正走得頗緩，相隔山口，僅祇半里左右，走上坡，玉麟在馬背上，不時回望，意似要等回報，忙要趕去，童興攔道，我想起來了，盜黨既在口內埋伏，難保不來口外窺探，他們都認得你，你還是不要去吧，此地可以看進山口裏去，山下往上，却看不見，我人小，路比你熟，盜黨等藏伏窺探之處，多半知道，瞞不了我，去時不敢說，回來總可繞避，不讓他看見，如要和鍾兄說明，我代你去好了，好在單走快得多，如真要你同行，祇要說出道理，我再放馬回來接你，也來得及，周平應了，童興問明馬繫何處，看了看前面形勢，立即飛馳而下，晃眼到地，由崖腳僻處，將馬牽出，飛身騎上，往前馳去，周平見他不走正路，還由亂山凹裏，穿行繞越，時隱時現，路似熟極，人輕馬快，騎得又好，伏身馬背上，遠遠直似一匹溜了轡的空馬，本來相隔不遠，晃眼之間，便在大隊前面出現，行處林木頗多，轎馬忽被遮住，等二次見馬，似已換人乘騎，童興不知何往，暗忖自己從小就在江湖上跑，也不少年了，能人儘有遇得，似童興和黑衣摩勒，這小年紀，却有這大本領聰明的，真頭一次遇到，連聽也未聽說過，呆了一會，方自尋思，忽聽身側低喚道，周大哥，快隨我走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童興，竟未看出，由什麼地方跑上來的，童興引了周平，還由側面崖上繞走，越過那條死谷，才行覓路下去，周平邊走邊談，才知玉麟聞得前計，甚是贊同，盜黨自恃輕敵，不會出口窺探，童興來去並未被他看破，歸途遇見黑衣摩勒，也是牽了泥

中人之命，到此抄過敵人後路，和童興打的一樣主意，現在前面隱秘之處，等候二人前往，一聞下馬，二人脚程俱快，繞到山口附近，王麟等一行騎馬，也抵剛到，還沒進完，那山口外面，奇石磊落，極險峻，人行道路，偏在右側，二人遍尋黑摩勒不見，祇得對着山口，尋了一個茂身處，伏身直瞰裏面，向外眺望，眼着騎馬人夫，陸續走進口去，王麟拈指統率，齊鴻昂戰，行列齊整，前呼後應，明知趕到，但全無一點怯敵之狀，周平暗忖，王麟允文允武，智勇兼全，實是一個將才，可惜官身似鎖行囊，無從施展，將來必享盛名無疑，方自慨惜，猛覺頭頸一緊，被人掐住，不能轉動，耳邊身後喝道，你兩個有甚本領，竟敢窺探咱們蹤跡麼，周平聽那說話的，好似南人，裝着北方口音，頗覺耳熟，心方詫異，又聽童興急道，黑哥哥開什麼，我服你了，還不行麼，跟着頸上手便鬆開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黑摩勒，不知何時，從這山口來，冷不防用擒拿手，將二人一齊制住取笑，童興埋怨道，黑哥哥，什麼時候地方，這麼闊法，敵人，近在咫尺。一個不巧，誤傷了你好，黑摩勒哈哈笑道，鬼臉兒，還不服氣麼，還你幾煞手，對付別人，還可以怎能傷得着我，童興笑道，我不過是你兄弟，適才已然嚇嚇，暫時不能不讓你稱雄罷了，不信，等過完之後，到你家裏，比他三天三夜試試，到底比你相差多少，就知道了，說時，周平瞥見，前面山口內，王麟等盡已走遠，右崖岸上，縱落兩人，正往口外走來，忙指給二人觀看，黑摩勒道，不用忙，盜黨埋伏山口裏的，共有四人，三個是兩面神殷伊商的手下，一個是趙連城的兄弟趙連壁，他們沒出息到極點了，必是看出大隊裏，少了一人，又知你們，鏢保得滑，遇上強敵，平時帶了紅貨先跑，恐有別情，來路上，他

們還下有一道下子，特地分出兩人，趕往詢問查探你的蹤跡，這四人的馬，就藏在口內巖洞裏面，洞後通着一條峭壑，適才我已把馬墜落壑底，此時必往洞內尋馬，正好前去，要他一耍，我們快走，說罷，首先飛步繞了出去，周童二人，跟在後面，周平悄悄，今日面具爲何不帶，童興笑道，昨日是怕敵人看破行藏，由我師徒身上尋根，給顏師叔惹事，不願現出本來面目，今天反正他們有多少，死多少，一個不留，這夥盜賊，雖然可惡，難道臨死，還叫他做糊塗鬼麼，說時，黑摩勒忽然回顧童興道，你領大師弟，由左側石堆縫裏，繞進山口，貼着壁走，祇五六丈遠，靠壁根有一六尺多高，三尺多寬的洞，外面擋着一塊怪石，還有雜草，和些竹子，不先說明，決看不出，那便是他藏馬所在，前邊崖石，突出一大片，兩賊決不脫見我們，定比他先到一步，你兩個到了，且莫進去，藏在側面，放他入洞，再把洞門堵住，一個也跑不脫了，我有點事，要先走了，剛把頭一點，黑摩勒已由亂石縫中，微微縱起，向山口內，看了一眼，喊聲快跑，一路烏飛猿躍，向前馳去，那藏處相隔山口甚近，爲避敵人眼目，逕由石後繞越，也祇十幾丈遠，晃眼跑到，二人一看，黑摩勒已無蹤跡，山口內兩盜黨，果被前面山壁遮住，知也快到，忙照前策，貼着崖壁，掩了進去，一連幾縱，便到黑摩勒所說的洞門外面，見洞外修竹成叢，野草高沒人肩，再加上一塊玲瓏透剔，苔蘚密佈，高廣丈許的怪石，擋在那裏，誰也看不出，會藏有一個巖洞，二人探頭石後一看，見洞口門甚狹，僅容一馬出入，料無差錯，連忙退向石側，就着石上天，自孔竅向外窺探，身剛藏好，那兩盜黨，也跑離洞門不遠，正走前面突壁之下，內中一個穿青的，忽然立定小解，另一個同伴，是個高個

子，往前走了兩步，也乘機取出身畔烟袋潮烟，擊石收火，想抽一袋，周童二人，正看之間，忽見穿青的背後，飛起一樣東西，筆直沿崖升起，朝上一看，懸崖上忽現半截黑影，飛起之物，似是裝暗器的小袋，一晃到了崖壁上頭，連那黑影，同時不見，穿青的尿適正急，想也覺出腰背上，有了動靜，剛一抬頭，崖上又飛落下一塊土，正打頭上，忙又上看，就此錯過，竟不知自己業已失盜，仰望崖頂空空，當是泥塊崩落，嘴裏罵了兩句，屎已撒完，匆匆拽上褲子就走，前行高個子，剛把火引着，用烟袋就火要抽，也是不知從何處，飛落一塊乾土，正打在烟袋鍋上，打了個火滅烟散，這個比較機警，立即拔刀跳起，就往兩門，四下觀望，穿青的也走到，說自己也被打了一下，許是崖上泥土自落，高個子說，誰是石賈，一落土，也沒如此巧法，鴛才這一下力大，連手中烟袋，都濺乎打落，頗似有人暗中打來，事情奇怪，須要仔細，穿青的道，你也是太多慮了，請想我們有多少人，那位不是好手，肥羊都已落網，即便咱們三個點來不知細底，憑伊希的威名，誰還不知道，恐無人有此大膽，你看這崖，又高又陡，猴子都跳不上，人能上得去麼，再說我們四個，一直看着肥羊來路，有人上去，還看不見，眼又不是瞎的，到說肥羊隊裏，少了一人，斷好似一個跑繩子的，據甘二哥說，他騎得很好，看神氣，頗有兩下子，我們前面，設了卡子，關家弟兄和甘二哥，都在那裏，如走來路，自跑不掉，這夥保暗鏢的，比什麼都鬼，別的不怕，就怕鬼帶了紅貨，不走回路，逕由西紅嶺，翻山逃去，鬧個空歡喜，未免有點美中不足了，高個子仍是邊走邊望答道，紅嶺那面，有萬丈懸崖，平日祇採藥人能用長索，往來飛渡，這斷怎麼能通過，我看青竹溝，既下了

卡子，旁處無路，決跑不脫，我們前去，都是多餘呢，說時已行抵石門，正往洞中拐進。周童二人，聽了個畢真，知道二人本領有限，等他入洞，也悄悄隨後掩了進去，穿青的又道，我先前也如此說法，後來想起，西紅嶺還有一條險道，伊大哥忘了安人，韓張二位，又和你爭執，這才定規往前面探看一下，肥羊雖走得慢，那姓鍾的，頗爲扎手，他已明知有險，還那麼安然自在，一點不現驚慌，必要鬧點故事，伊趙二位，昨日會說，這回不比往回，有那狗官在內，一個不能放他逃命，我們和廿二哥，說完了話，還須即刻趕回呢，快些拉馬出去走吧，高個子答應一聲我們馬快，忽然失聲道，馬呢，穿青的道，馬適才不是都繫在石橋上麼，洞中太暗，地方又大，我們由外進來，看不清楚，洞口放的石條尚在，決不致於跑出，許是掙脫了扣，跑到後洞深處藏起了，你快把火扇子打開看看，言還未了，隱隱聽得馬嘶之聲，穿青的道，我說的怎麼樣，高個子道，馬到像是在後面，怎喊叫聲在地下，隔得這麼遠呀，隨說，火扇子也沒打開，同往後洞便跑，周童二人見洞口內，斜架着兩塊石條，繞過跟蹤追去，一看洞內深大，祇是怪石突出，平坦處少，不甚好走，童興聽二人入口內吩咐，心中好笑，乘着光景黑暗，縱到那高個子背後，先伸手一搭他左肩，二賊原是并行，已快要到後洞盡頭，高個子當當穿石的，有什警兆，忙一回頭，童興就將他地腰間所繫鏢袋，盜到手中，掩過一旁，周平恐被尋查，連忙藏起，這時恰又幾聲馬嘶，穿青的剛喊糟了，馬掉到深溝底下去了，高個子以爲適才拍他，爲的是這個，就此忽略過去，跟着就跑，後洞比前洞要大得多，是個四五丈方圍的大洞口，口外曠地無多，殘石齒列，下臨深澗，深逾十丈，澗壁藤葛盤生，盜黨的

四匹馬，不知如何跌下云，正在澗底，嚼嚼野草，穿青的一看，便急急道：「該死的畜類，怎麼跑到山澗裏去了，這深的山澗，一時半時，哪弄得上來，這不耽誤事嗎，高個子說道：「這馬明明繫在前洞石橋上，就是鬆脫了扣，也不會全數撻脫，一匹不留，撻往山澗裏跳，我看今日的事，太他媽的怪，連剛才咱們兩坩泥，都算上，准他媽小子們，要在太歲頭上動土，不信，待會你再瞧，要不，四面沒路，可下的路，一匹不傷，是怎麼會下去的，穿青的答道：「二哥，我想不會，想必有人爲他，他把馬弄到澗裏頭去，捨得了什麼，現在一時半時，弄牠不上，事在緊急，滾的滾，滾的滾，帶了紅貨逃走，遭伊爺埋怨，我們不用說，也一樣趕得回來，快些走罷，高個子聞言剛要回身，一瞥瞥見穿青的，腰間空空，失聲道：「你這官爺，當時就見你掖在腰帶上，怎不見了，穿青的回手一摸，果已遺失，不禁大驚，高個子一摸自己帶，也了盜，又驚又怒，氣咄道：「今兒這滑裏湖塗，我也着賊偷了，記得進洞時，還在身邊，如今你偷了，問你，便聽馬叫，一同與去，彷彿帶着鏢袋在石橋上，微微掛了一下，因想這更不會有人，也肯留意，定是當時去無疑，照舊情形，來賊定是滾滾走開，准能搜他出來，各舉兵刃，背對背立定，兩聲，口中大罵，何方鼠輩，敢來太歲頭上動土，是好的你滾出來，跟咱們爺們較量，滾罵幾聲，不聽，就閃火扇子照著，洞中昏黑，奇石如林，二盜黨表面上說着狠話，實則恐人暗中狙擊，火光照處，均露驚疑之色，神情甚是狼狽，周童二人，藏在暗處，看得畢真，甚是好笑，童興因聽亂罵，氣也不過，心裏這等笑賊，舉手便可了帳，趁黑哥哥未來以前，要他一要，開心多好，當下悄令周平，到前面兩洞口代堵

截，剛要縱將過去，忽見後洞口外一條瘦小黑影一閃，箭也似飛將進來，知黑摩勒已到，忙即止步，繞到前面，拉住周平，看他鬧甚把戲，那高個子耳朵頗靈，周平行時，衣襟略爲在石上掛了一掛，竟被警覺，互相把手一握，裝着前行，挨到二人先前立處，倏地虛張聲勢，指着石後大喝道，鼠輩快滾出來，太爺看見你了，言還未了，忽聽側面喝道，兩個蠢賊，活見鬼了，小爺爺在這裏呢，盜黨一聽，聲在側面，忙舉手中兵刃，一同縱去，剛剛縱到，未及發話，倏地眼前黑影一閃，叭叭兩聲，每人挨了一個大嘴巴，又痛又急，揮刀亂斫，敵人已不知去向，高個子拿了火扇子耍鬼，倏又一塊石頭飛來，正中手腕上面，將火扇子打落，左手骨幾被打折，疼得左手，不禁噁呀，童興看出便宜，將續盜的鏢取出，照准高個子拿刀的右手打去，高個子驚慌急痛中，瞥見暗影中，有一點寒星飛到，知是敵人暗器，橫刀一格，穿青的站他肩側，鏢吃刀一擋，嘯的一聲，往側斜去，正中穿青的肩上，雖然鏢尖橫過，沒有透肉，但右肩骨也打了一下，重的，穿青的覺出敵人利害，爲數不止一個，洞又黑暗，久了非敢不可，悄喊風緊，仍和高個子，肩背相貼，手中刀上下亂舞，意欲往外逃去，童興便喊，黑哥哥，狗強盜要跑了，你下手，還是我們下手，黑摩勒道，他跑不了，這高個子，是趙運城的兄弟，最好捉他活的，還有兩個送死的，也快來了，二人正遙遙的問答間，高個子本領較高，氣大心粗，適才吃了點虧，恨得咬牙切齒，偏生洞中黑暗，不見敵人，無法施展，叫陣又不答理，雖然隨着同伴，往外逃走，心却不甘，一聽說話的，竟是兩個童子口舌，又那麼小，人，越發加了忿恨，童興前頭發覺之遲，就在一塊大石後面，好似十分慄戰，身已臨近，雙聽一語，心

中暗喜，把全身氣力，揮向右背，猛往側一擡身，盜黨眼力，本來不善，想爲黑摩勒等三人，以爲利刃，藏蹤敏捷，洞中怪石如林，地甚寬大，盜黨住客異勢，心裏先亂，所以不易見敵，這一循聲注視，自然發現，目光到處，果見石後站着一個大人，一個小孩，怒火頭上，也沒看清敵人手裏，拿甚麼傢伙，暴一暴縱起就是一刀，身還不會落地，原想先斫大人，回刃再劈小孩，誰知身還不會落地，猛覺小孩用去，一旋輪縱過來，身法絕快，手往上一揚，兩腿一緊，立被擄住，往起一抖，身不由己，往側一歪，眼看見敵吃敵人用兵器打了一下，刀握不住，隨手鬆落，頭往側倒，正撞在石角上，當時跌暈過去，等青的也忽然倒下自己向前縱去，誰知未必討好，想攔已自不及，祇得隨着前縱，因覺高個子狡猾，祇管隨縱，竟不知注定洞口出路，又往石後探頭，準備高個子勝不了敵人，乘隙逃走，見勢不佳，嚇得往外飛縱，竟先他逃跑，忙從石後縱出，方欲攔阻，忽聽黑摩勒道，送死的來了，這到省事，隨聽門外呼哨之聲，響了一聽，如得救星，一面揮刀迎敵開平，口中大叫，黃余三位兄台快來，這裏頭有賊了，一言甫畢，忽聽由後面一響而至，罵道，不要破的狗強盜，你打不過，亂叫什麼，穿青的見面前來了一個小黑人，穿青吃驚，只踏一花，黑摩勒已縱身跳起，劈手一把，將刀奪去，跟着一拾眼，將他腰骨攔折，嗚呀一聲，倒於就地，這到洞平道，把他殺了，我對付那兩個去，洞外盜黨，聞得洞裏在內呼喚，循聲趕進，爲首一個，其從石上躍過，由明入暗，尙未看清，黑摩勒已縱過去喊道，小黃鼠狼，今天你是跑不成了，拿命來吧，那盜黨名叫黃騰，先是北方綠林中人，爲人最是刁狡狠毒，自趙連城，將他引到闖撫門下，做了幾

狗，益發無惡不做，勾結伊商，一切籌謀，俱是他一人的鬼計，因在路上，屢吃泥中人，和黑摩勒戲侮，雖然到了仙霞，便不再見，似是事出偶然，終存戒心，自忖本領有限，又知湖廣路上，保鏢鏢的，俱不大好惹，安心取巧，明知有伊商等能手相助，敵難脫，故設計這後路差使，假作斷後，以防走漏活口。遺下禍患，趙伊二人，却認了真，好在手下盜匪甚多，足敷分途，便命他兩連壁，回了伊商兩個同黨，防守山口，另又派了三名伊黨，防堵來路上一處要口，適才四盜在伏處，查見對頭過時，衆人好似少了一人，坐轎的幾個，都改了騎馬，黃騰便慫慫連壁，和一個名叫何勝的，前往探看，走了不一會，忽見一個楞頭楞腦的小孩，拿了何勝一隻銅鏢，如飛跑來，說是本山採草藥的小孩，因往山口內崖洞後擊採藥，看見四人打架，一個已被打倒，還有三人，正動着手，內中有一個姓何的，將小孩喚住，命來報信，催去相助，並說馬已被敵人，推往洞裏，以鏢爲證，須要快去，黃騰一聽對頭兩個人，一個已被打倒，也沒細想，便跑了來，跑到洞口，何勝果在對面叫喊，一時貪功心勝，忙着縱身入內，脚才點地，便撞出黑摩勒口音甚熟，極似沿途所遇穿黑衣，帶面具的對頭小鬼，同時又聽何勝在地下一聲慘呼，似已被人殺死，方道不妙，舉刀護住面門，待要觀看，猛覺迎面風來甚勁，想躲已自無及，面上似着了一下鐵錘，鼻梁打斷，牙齒迸落，頭暈眼花，疼痛非常，身搖後退，剛喊得半聲，呀字不會出口，跟着心窩裏，又着了一下重的，立時震傷心肺，氣斷血逆，死於就地，余大雄進得稍遲，才入門便聽出不妙，方欲退回，無奈詞口狹窄，又不甚高，身還未及旋轉，童與在洞口內窺見，飛身縱出，手執勝軟槊，祇一下，便打中胸

截拖地，甚是累贅，周不道，你身子矮小，怎抗得了，還是交我，夾着走吧，黑牛死心眼，因師父叫抗，執意不讓，好容易半拖半拽的，抗出洞外，趙連壁跌閃過去，早已回醒，見身子被綁，同黨皆死，旁立兩小孩，和一個鏢行中人，說笑甚歡，才知敵人，不但有備，還有後援，又驚又急，末了吃了黑牛，胡亂一拉，受了不少顛跌，氣忿填胸，眼珠怒凸，紅絲外綻，直要冒出火來，無奈身落人手，口中塞物，不能出聲，祇把身子亂挺，這一掙扎，黑牛越抗不好，等到拽出洞外，急累了一身的汗，氣他不過，踢了兩脚，趙連壁狂傲凶頑，趾高氣揚已慣，不料陽溝裏翻船，會落在小孩手裏，受盡侮辱，當時忿怒攻心，身子一挺，雙目緊閉，背過氣去，黑摩勒見狀，過去一摸鼻孔沒了氣，埋怨黑牛道，我因這斷，在省城借着官勢，欺壓良善，霸佔人家婦孺，逼死民女，比他哥哥，還要兇惡可惡，想給他多吃點苦頭，不然叫你抗他則甚，他已受傷不輕，你怎把他踢死了，黑牛道，強盜最會裝死，我看見過，師父莫急，我能救他回來，說罷解開褲子照准趙連壁頭上，花花撒了一泡熱尿，趙連壁本已緩過氣來，覺得熱水澆頭，臊氣沖鼻，睜眼一看，小孩正對他頭上撒尿呢，這一急真恨不能當時死去，偏死不了，急得鼻子裏，怪聲哼吃，以防尿由鼻孔沖入，無如口不能透氣，全靠鼻子，越用力往外呼，回吸之力越大，反到多點享受，再一發急用力，傷處越發疼痛，簡直求死不得，無計可施，周平見狀太慘，想拉黑牛，尿已撒完，重興笑道，討賊東西，他這一頭臭尿，看你怎樣抗法，黑牛便向黑摩勒道，師父，我不抗他，拖了去，行麼，黑摩勒道，前

去有好幾里路，才到地頭，我們又走得快，還不把他拖死，黑牛道，我還有法子，隨要過一把小快刀，斫

下兩根竹竿，削去枝葉，由趙連壁綁處插進，再解下腿帶，將他身子扒伏反綁，腳朝上，倒綁竹竿上面，一頭拖地，另一頭，兩手一邊一根，夾在脅下，拖了就跑，竹竿划在石土地上，沙沙亂響，竟比牛馬拖車還快，周黑童三人，想不到黑牛憨憨的，也有如此巧思，俱引得哈哈大笑，見他跑得飛快，忙即飛步趕上去，晃眼追上，一同行走，趙連壁這個活罪，却受大了，黑牛爲了便於拖走，身子綁得甚低，相距地面，不過三兩寸，又是倒懸向下，地面凸凹不平，行到山石磊砢之處，黑牛受了誇獎，一路歡迸亂跳，趙連壁連震帶挫，心都要被抖落，順鼻孔直流苦水，再要遇有高一一點的石塊，凸出路面，黑牛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看也不看，兩根竹竿，逕由當中夾石而馳，頭臉恰由石上擦過，一回皮破肉綻，因此痛極，二回再由破肉碎皮上，硬划過去，更是痛上加痛，那還禁受得住，忽然走到泥沙地上，路較平坦，震傷雖然稍好，偏又時當秋令，風乾土燥，浮塵隨着竿頭，飛揚四起，滿頭滿臉都是，微一呼吸，便隨破鼻子，進了喉嚨，咳又咳不出，祇是一味鼻子乾癢，再加上尿臊餘味猶存，一嚥心，便往外吐，吐到口裏，被塞的滿口衣襟擋住，塞得又多，濕透發漲，那裏還吐得出，越積越多，呼嚕呼嚕都聚在咽喉左近，偶然順着鼻孔，淌出一些臭水，再與塵土血污相混，難受自不容說，趙連壁外號青竹蛇，又號二陰子，狐假虎威，無惡不作，也是天理昭彰，報應臨頭，單遇上這麼幾位刁鑽古怪，疾惡如仇的小英雄，與他作對，臨死還要叫他飽受活罪，似這樣走不多一半的途程，頭上已是血肉污泥，糊成一片，人也暈死過去好幾次，周平終覺不忍，邊走邊問道，前面就是戰場，我們這麼公然前去，不怕被盜黨看見麼，黑摩勒道，等我們趕到，也許已然勦

，原因狗強盜可惡，要他們看看榜樣，還怕他看麼，不過這兩個爲首惡人，要他自己見面，說兩句遭受報應的話，徒弟這橫拖法，還是耍死，他也拖了打些路，這狗強盜罪以受够，還是我和興弟，拍了他走吧。童興笑道，你心疼徒弟怕他勞累，與我無干，誰耐煩拍他，怪尿臭的，黑摩勒道，你抬前頭，總可以吧，說罷暫停，將人綁上了些，由周平持着盜黨首級，吩咐黑牛，到時不許上前，老遠避開，自和童興抬走，周平心軟，就勢將趙連璧口寒衣襟，扯了出來，嫌他臭穢，意欲扔去，黑摩勒說等一會，這一平抬，趙連璧倒了些積嘔之物出來，又漸漸醒轉，嘴皮剛動，黑摩勒便喝道，今天是你作惡報應，休說出口傷人，你祇一出聲，這塊臭布，仍塞你嘴裏，照前處治，趙連璧百難千災之餘，氣餒心寒，平日凶橫之氣，早化烏有，那敢還言，略待一會，才慘聲哀告，祇求速死，免得到前面現世，黑摩勒道，你如不是害得人多，也不會這樣，死罪自是難免，下過還沒到地頭，你如不聽話，到時不叫你張口，偏張口，那就莫怪，叫你現世更大，此刻休想，趙連璧明知難惹，不敢再說，越想越難受，不禁嗚嗚哭了起來，童興回額喝道，你這狗強盜，怎沒出息，平日欺害善良的氣焰，往那裏去了，我黑哥哥，不叫你噤，再哭，我又來了，趙連璧無法，祇得嗚咽忍住，四人遙望前面，塵土上浮，登高一望，玉麟等尙在前面，相隔伏地，還有二里來路，黑摩勒道，我們事情已完，由外要口，埋伏的三賊，已有我師叔，將他除掉，前面接說，沒我們的事，樂得有個熱鬧，到時再說，隨令童興改道，三人先由右面，翻上屋頂，緩緩尾隨上前不提，且說玉麟等一行，在出口外，見到童興，說盜黨埋伏，在前途難時崗，計離沒有好幾里路，山口以內，雖然

伏有盜黨，多是拾用廢物，另有人去處治他，也不會出來堵截，等到地頭，盜黨才行發動，好些位能手，都等在那邊，祇管前行，無足爲慮，祇周平另有要事約會，不能隨衆同行，說罷自去，玉麟等聞言，精神一振，便令盧坤斷後，自己當先領隊，按轡徐行而進，進了山口，連走四五里，果然不見絲毫動靜，又行里許，兩邊山勢突然開展，中間現出大片盆地，右側崇岡隆起，林菁深密，紅牆掩映，方算計將要到達，遙聞馬嘶之聲，隱隱鈴響動，好似來自後面，勒馬回顧，身後不遠，陡坡上跑下四匹馬來，馬上人仍是適才所遇騎士打扮，手中俱都持着器械，相隨衆人身後，約有十多丈遠近，緩隨了半里，倏地一聲呼哨，逕向路側榕林中馳去，一是不見，玉麟因盜黨，雖是輕敵，但他埋伏設計，却極周詳，今日勝了還可，敗就不可收拾，一行上下人等，一個也休想活命，表面鎮靜，當然也不無戒心，見盜馬一出現，與夫們各用本行隱語，互相告警，忙即分別喝令禁聲，祇管照常行走，如有變故，守在一處，自看我們的人抵擋，不可冒昧上前送死，吩咐已畢，暗忖爲首敵人，現在崗上破廟之內，另着盜黨埋伏堵截，以逸待勞，環着這片盆地，除了當中通路，四面皆山，崖高勢峻，菁密林深，准知那裏伏有敵人，如不事先覓好地處，遇上事，自己和盧坤，如若上前應敵，這些客貨，交給誰來保護，反正是要拚個死活，莫如不到崗前。便覓適當地點，停下歇息，等盜黨自出，免得倉卒之中，多上一番忙亂，主意想定，所行之處，已到盆地邊上，左側恰有一片危巖，上突下凹深廣約數十丈，一行輿馬，正好容下，遙望崗上樹林內，已有人影出沒，不敢怠慢，忙令衆人，連趕巖下歇息，少時再走。各人拿出乾糧來吃，裝着如無其事神氣，自和

盧坤下馬，站在衆人前面，倚馬談笑，正要覷查動靜，忽又聽來路上，蹄聲奔踏，響鈴衝風凌亂，不成音節，彷彿來勢甚驟，以爲先見四騎盜黨，馳馬追來，忙即飛身上馬，手按身佩兵刃，回頭一看，果是適見的四匹馬，人却一齊伏臥馬上，不見起立，直似戰敗受傷，伏馬逃走之狀，馬也瘋了一般，一路連奔帶跳，爭先亂跑，如飛而來，晃眼經由身側馳過，逕向高崗一面跑去，鍾盧二人，爲防不測，已將兵刃暗器，持在手裏，及至馬由身前馳過，才看那四個盜黨，身子都綁伏馬上，頭垂馬頸，側面手正鬆搭，兵刃全無，似已重傷身死，馬認故槽，又吃敵人重打，驚竄回來，心方驚異，忽聽噹噹兩聲鐘響，跟着呼哨四起，崗上樹林中，連騎帶步，衝下一夥人來，當頭三騎快馬剛衝下坡，吶得一聲，大胆鼠輩，微聞聲響兩聲，忙亂中也沒，見是什麼器，第二騎忽然墜落馬下，盜黨本朝鍾盧二人道一面馳來，前三騎有人落馬，立即一陣大亂，齊聲吶喊，左邊林內，藏有奸細，留神冷箭，嘩噪未息，盜黨隊裏，倏地一聲斷喝，跟着躍出一人，生得猿臂鷹肩，身材瘦長，面却又圓又大，禿頂濃眉，獅鼻鷹眼，兩隻大耳，左邊的削去一隻，青滲滲一張臉，再襯上些黑紅顏色條紋，越顯醜惡，背上插着一把精光耀眼的厚背濶刃大環刀，另外三支長約三尺的梭標，身法甚是矯健，猛一躍足有七八丈高遠，直落場中，盜黨經他一喝，全都靜了聲息，祇搶到側面，將那四匹載有死尸的驚馬截住，環在這大頭長身的盜首後面，站立不動，盜首落地之後，先用目光，四下一瞧，見鍾盧二人，站在側面，彷彿旁觀神色，意似省悟，忽然森森怪笑，朝着林內說道，冤有頭債有主，我雖受人之託，聞說姓盧的做官不錯，如非有這勝鏢局之人在內，我也不管這閒事，今日

之事，你死我活，既敢暗中傷人，別人諒他無此大胆，不是譚鎮南，便是他的爪牙，怎不出來一會，語聲才住，林內便有一人接話道，我們除暴安良，去惡務盡，別的都沒相干，適才兩箭，那是給你們送信，自不小心，怪得誰來，如是暗中傷人，你們早都沒命了，出來容易，不過我們這壺酒，還未吃完呢，你既心急，轉請你喝一盅吧，隨說，林內端整整飛出一杯一壺，朝伊商頭上打去，伊商一伸手，全都接住，方要發話，林內跟着閃出兩個蒙面人來，兵刃俱都掛在身旁，沒有取下，從容走至場內，指着伊商道，你的人多，我們的人，却也少不了那裏，高下死活，一定要分，我們先禮後兵，也許能够就此拉倒，你把姓趙的叫出來，還有幾句話，我們說完，再打不遲，伊商一接那酒壺，再聽來人說話，便知不是好相與，枉自精密佈置，終於反客為主，看鏢行和衆客商，從容神態，料定敵人，必不在少，想叫敵人一齊現身，再行動手，強忍忿怒，正要答話，趙連城已由盜黨隊裏，應聲走出，兩蒙面人指道，你就是姓趙的麼，我們遠客到此，無以為敬，昨今兩日，在路上給你二位，尋了一點禮物，好漢作事好漢當，姓伊的和姓譚的有仇，與我們無干，打架不恨幫拳的，看在已故南極老人面上，祇要趙朋友同來諸位，了此一段公案，與伊朋友無干，好麼，趙連城比較氣浮，聞言大怒，拔刀便要動手，兩蒙面人，倏地躍開，內中一個年老的怒喝道，姓趙的，你先莫動，姓伊的還未回話呢，看了我們禮物再說，按說他們都覺事類兒戲，不讓我兩個這樣做的，我因老南極，曾有舊交，不願他家親丁盡絕，才打你們一個招呼，姓伊的正主人還未說話，你忙什麼，說時，林內又有一個大人，手裏提着一個大蘇布口袋，兩個小孩，用竹竿抬着一件東西，上面推

着不少樹葉，如飛而至，同時樹上，也走下五個盜黨，俱都步行如飛，由盜黨隊中穿過，來到場上，伊商因聽來人提起南極老人，心中驚疑，正揣測這兩蒙面人是誰，未及答話，雙方的人都到，趙連城雖猜測敵人，所送禮物，不是什麼好東西，還沒料到會有丟臉的事，見竹竿上枝葉披拂，堆得甚高，方自納悶，忽聽內中一個小孩喝道，姓趙的你哀求了我半天，要想痛快，該你的時候到了，跟着便聽樹枝堆中，有人哀聲慘氣的叫道，小爺，小祖宗，這也是我趙氏弟兄，平日狐假虎威，奸淫殺搶，橫行霸道，今日遭此惡報，這個活罪，我實受不了，請你老人家，給我一個痛快吧，趙連壁連受折磨，聲音已變，衆盜黨先未聽出是誰，還是伊商，久經大敵，知道樹枝底下，必定縛有自己這面人在內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方要喝問，另有一小孩，已從大人手裏要過蔬菜喝道，我師父和諸位伯叔前輩，說我們遠客到此，須送你們一點禮物，不成敬意，請收下吧，隨說，倒提袋底，往外一抖，咕嚕嚕撒了滿地人頭，這時趙連城，似已聽出兄弟口音，剛舉刀想將蓋身樹枝，挑起觀看，伊商倏地警覺，大喝趙兄莫動，這等現眼沒骨頭的人，看他則甚，送回老家好了，說罷，揚手就是一梭鏢，照准樹枝堆中打去，前發話的小孩，手裏正拿着一件短兵器似有防備，一見鏢到，右手兵器，往上一格，立時斜打出老遠，精光搖曳，斜插草地之上，罵道，姓伊的，你也不要臉麼，姓趙的快接着你的好兄弟，跟着應手一扭，往前一推，那兩根竹竿上面樹枝倒散，趙連壁便現了出來，那時快，伊商和那後下來的五個盜黨，原均非好惹人物，祇緣伊商，見今日形勢不佳，心又急着一人，想問問虛實再說，一梭鏢被小孩擄去，未將趙連壁打死，又見自己這面人頭，滾了一

地，自認罪人太甚，不由暴怒非常，回手取下厚背大環刀，手指對面，厲聲喝道，彼此交手，勝負未定，爲何欺人太甚，是好的現出原形，與伊某見個高下，藏頭掩面，匹夫之輩，話聲甫歇，旁邊趙連璧一見兄弟滿臉滿身，血淚模糊，泥污狼籍，綁在兩根竹竿上，哀號呻吟，形態慘痛，當着衆盜黨，實在不好，相，又聽他聲聲求死，知決難活，把心一橫，喝聲兄弟太沒骨頭，你且重生，等愚兄給你報仇吧，朝他心口刺了一刀，悲憤填膺，追縱過去，這一大兩小，正是周平童與黑摩勒三人，本意由崖後，繞過前樹林之中，看熱鬧，等雙方殺到酣時，再現身出去，不料中途遇見顏尙德，說適才有一個老前輩，借了面具，和尙德的好友朱文燕出場，吩咐三人，到時將沿途所殺盜黨首級，到時交與盜黨，伊商如里見機，祇將趙連璧等刺客交出，兩罷干戈，並勸將趙連璧一齊殺死，勿爲己甚，黑摩勒說這廝兄弟二人，罪惡如山，非此難於蔽辜，執意不肯，尙德去後，三人隨命黑牛藏好，趕到樹林之中，見了甘朱二人，得知凌顏諸人，俱在附近，另有按排，一會四馬散了盜屍跑過，伊趙等盜黨出現，便隨甘朱二人出場，黑摩勒心恨盜黨，惟恐打不起來，立意要出趙氏兄弟的大醜，老早把趙連璧制服，當場出彩，休說伊商，豪橫已慣，便諸盜也忍不下這口惡氣，趙連璧殺弟之仇，更不容說，縱過去持刀就斫，黑摩勒知他武藝，在刺客中，最爲高強，也將手中兵刃三梭護手鉤，迎上前去，伊商發完了話，正要奔過，後來五盜黨，爭先搶上，後面群盜，也都齊聲怒喊，意欲上去，伊商知道今日之事，不是憑仗人多，可以取勝，忙喝諸位兄弟

門人，祇須單打獨鬥，不可亂了我的規矩，喝罷，縱出圈去，留神觀察敵人，是何家數，一面盤算應敵之策，五盜黨中，一名鐵沙掌劉開邦，一名黑虎胡四的，各持鋼刀鐵鞭，首先遁名，向甘朱二人殺去，一名神刀無敵張小福的，想撲周平，吃童興用騰蛇軟槊敵住，還有兩盜，一名飛虎施正方，一名蛇王王挺，見對面有兩鏢師觀戰，剛在通名叫陣，忽聽樹林內又有兩蒙面人，應聲而出，童興一聽聲音，一個是顏尙德一個是尙德師弟八仙劍韓文約，心中大喜，見周平未退，忙喝道，周大哥，此事與你們鏢行無干，等我們宰不了他，你們再好了，這一句話，却將伊商提醒，暗忖今日之事，一半因為幫助朋友，發洩自己私忿，一半還不是爲了那些價值連城的珠寶紅貨，管他來的是什麼人物，憑自己這些人，也未見不能應付，客貨現在對面，看神氣祇有兩個鏢師守護，還不乘機劫殺，呆在這裏則甚，想到這裏，朝後面衆盜黨，把手一揮，再一指前面，盜黨會意，連馬帶步，共有十餘人，分兩路跑向崖前衝去，鍾盧二人見四蒙面人，和黑衣摩勒，童興等助拳的朋友，已然相繼現身，動起手來，正主人還在旁觀，未免說不下去，無奈盜黨人衆，聲勢汹汹，如若上前，客貨無人保護，想分出一人應敵，又恐照顧不週，方在爲難，一見盜黨馬步奔騰，蜂擁而來，玉麟暗道不好，忙囑盧坤，守住崖口，意欲先擋一陣，因嫌馬上動手，沒有長兵器，寡不敵衆，縱身下馬，待要迎上前去，按江湖規例，交代幾句過節，不能免去混戰，再行動手，好歹也囑罵敵人幾句，盜黨原有伊商預示，與鏢師動手時，仍是一對一，另命多人，劫殺客貨，因知譚嶽南手下，俱都不弱，準備和鏢師對敵的，都是好手，這時爲首三個騎馬的盜黨，已然馳離玉麟身前，不足十丈遠

近，人強馬健，一路翻蹄帶掌，其疾如飛，玉麟一揮手中刀，縱迎上去，喝道：來馬且住，容我一言，誰知盜黨記在譚鎮南的舊仇，並不聽這一套，理也未理，依然飛騎趕來，眼看就到，玉麟看出敵人，個個利害，情知寡不敵衆，當時把心一橫，剛罵得一聲無恥小輩，猛瞥見日光之下，似有幾點寒光，由頭上飛過，對面四騎，適才在來路上，往返馳驟，耀武揚威，早看滑鏢行細底，知道能動手的，不過三數人，自恃本領高強，驕敵太過，祇顧一味衝，全沒把敵人，放在眼裏，又見玉麟橫刀待敵，祇是一人，盧坤已然退回崖口，心還暗笑，萬沒想到會有這麼又準又利害的暗器飛來，馬跑得快，忽覺眼前微微一亮，馬勢迅速，正朝敵人暗器迎去，想躲已自不及，頭一騎剛噯呀一聲，被暗器透穿面骨，翻身墜落，緊隨後面的三騎，也同時遭殃，有一騎噯呀之聲，都未出口，全被傷中要害，這裏玉麟連暗器是什麼形式，都未看出，對面四盜黨，便自人翻馬竄，一個是身墜馬下，還吃後馬，踏了兩脚，兩個脚掛蹬上，身朝後仰，頭緊馬腹搖搖欲墜，兩脚兀自夾緊馬肚，不會鬆落，那些馬俱都受過極好訓練，祇往前竄出丈許，便把頭一偏，就受了傷主人，往側面飛馳，繞了回去，祇有一個，手持鐵錘的盜黨，受傷時，妄想用錘去擋，不曾擋住，傷重極，爛頭往下一落，正套在馬頸下面，那馬如何能吃得住，負痛受驚，逕偏了頭頸，往斜刺裏，連迸帶跳，如飛竄去，四盜黨祇他一人，傷中左頰，雖將半邊牙齒打碎，牙根全裂，並非致命所在，偏巧緊急痛暈中，馬倏地在跑得飛快之時，一迸一竄，身不由己，跟勢往側一歪，左足脫蹬，翻墜下來，右脚不但未脫，反因歪落，套進蹬裏，馬也受傷極，不暇再顧主人性命，竟由他掛在蹬上，志命一般，往前

飛跑，盜黨重傷之餘，如何掙扎起，就這樣性命已在呼吸，偏生又值周平看見群盜，合攻鐘盧二人，一時情急，跑回相助，恰巧迎着這匹驚馬，一見便認出所拖盜黨，正是來路上，拿馬鞭戲侮自己的仇敵，看他雖然滿面流血，腳掛腫上，頭却往上昂起，似還未死，馬已自身側馳過，想起前恨，黑摩勒又有今日群盜一個不留之言，忙飛步追上，一刀殺死，四盜黨手還未交，全都慘死，後面十多個步行的，也相次趕上，見狀不由一陣大亂，因沒看清四盜狀，俱當玉麟所爲，又驚又恨，內中兩個，瞥見周平，殺了他的同黨，正往回跑，如何肯容，忙即返身，向側趕去，餘人仍撲玉麟，還未到達面前，也和方才一樣，由巖上飛下十數絲寸來長的寒光，追周平的兩個，首先受傷倒地，餘下還有十二三個盜黨，步行比較易躲，勢子也沒有驚馬的來得急驟，頭前幾人，一受傷倒地，後邊的便留了神，除有九人被暗器傷中要害，當時畢命外，剩下四人，傷都不會致命，一見敵人這等利害，俱都膽寒，那裏還敢戀戰，嚇得手按傷處，回頭就跑，鍾周二人，會在一齊，也不再追趕，伊南老遠望見，大吃一驚，飛步追來，還未趕到，迎着一個逃回的盜黨，遞過一件暗器，說敵人崖上，還有埋伏，祇用暗器傷人，也看不見藏處，衆人便爲此物所傷，伊南接過一看，乃是一寸二三分長，祇指粗細的一根鋼釘，上面刻有一個篆書風字，識得來歷，這一驚更非同小可，事已至此，不能不硬一硬頭，回顧崗前，還有許多同黨，也正趕來，知道敵人對手，沒有幾個上前無異自送，剛把手一搖，口喝暗令，止住衆同黨，特要獨自上前叫陣，忽聽一聲長嘯，山對面巖崖上，飛落一個蒙面人，手持一枝佛手拐，落在伊南面前喝道，想你兄長，老南極在日，是個俠盜，人雖驕

橫，真正大罪惡尙少，他以一念之差，用人不當，惹下禍根，弟兄子姪，全家六十餘口，全被仇人殺害，祇剩你一人，比時年幼，在外從師學藝，幸免於難，江湖上人，因念那仇敵行事太慘，多半都願助你，復此大仇，誰知你前半截，雖然苦心孤詣，哭請你師父下山，廣約能人，報了兄仇，後來日漸驕橫，多行不義，終於立足不住，幾乎身敗名裂，這幾年聽你說你改了姓名，隱居此地，以為痛改前非，不料暗中仍是黨羽四出，無所不爲，如今又助貪官走狗，殺害善良之士，本意要將爾等一齊殺戮，爲世除害，因有一老友，念你伊氏滿門，祇你一人存世，看在你兄老南極身上，給你留條活路，略斬幾個盜黨示威，使你知難而退，祇將趙連城幾個走狗交出，便可寬容，你仍執迷不悟，妄想以多爲勝，白白送却多人性命，聽我良言，卽速縮頭回去，一任我等處置那幾個走狗，晚來另有人向你說話，自知分曉，否則一個也休想活命，伊商人甚陰險，一任敵人數說，站在那裏，並不還言，祇顧端詳來人言動神情，總想查看是個什麼來路，聞言冷笑一聲，答道，朋友差了，大丈夫行事，光明磊落，要我不管閒事，不難，終須有個交代，你們都是婦人女子一般，見了人，連面都不敢露，素昧平生，就憑幾句話，便要伊某甘拜下風，我便三歲頑童，也無此容易看你們行還，未必敢通姓名，我向來單打獨鬥，你偏說我倚仗人多，真是笑話，殺死姓虞的，是我朋友所爲，不過適逢其會，遇在一齊罷了，我本心原是要留老譚的暗標，既然有人代他出頭，再好不過，你們連大帶小，來了十來個，我也還有幾位好友，不妨隨我去到前面草場上，一對一，見個勝負高下，你看如何，蒙面人冷笑道，無知狗彘，起初妄想派出多人，劫殺客貨，如今碰着天門釘的利害，知道

此鏢雖劫，又妄想把廟中兩個不要臉的兇僧惡道請出以求徵棹一時，豈非作夢，怎麼交手均可，你先走吧，伊商也不再還言，道聲佔先，逕自當頭往來路草場上縱去，縱時施展平生本領，暗運真力，只有十來丈高遠，自以爲這等好的輕功，世上真沒幾個，誰知敵人輕功，比他還要略勝一籌，他這裏腳才沾地，也沒聽得身後有什麼聲息，那持佛手拐的蒙面人，已在身前立定，點手招呼，微笑道請，心方躊躇，倏地又是一朵紅雲，自空飛墮，落在二人中間，朝蒙面人，哈哈大笑道，適才有人給我看了，一枝天門釘，才知十二年前的老相識，也來此隨喜，爲此出來領教，閣下頭戴面具，又有那麼高的身法，想必就是此釘主人了，蒙面人見那來的，是個和尚，生得身材高大，面赤如火，突睛高顴，獅鼻闊口，却生着一部雪白的鬚鬚，身上披着一件大紅袈裟，說起話來，聲如洪鐘，甚是威猛，知是盜黨中最利害的人物，本領比伊商還要高出一籌，聞言冷笑答道，大門和尚，你看差了，用天門釘的主人，此時正在維護善良，不使受眾輩侵害，再說也用不着他出場，我這面具，原是前日明友所贈，是今日到場的，差不多每人都有一個，我不過從衆，戴着好玩，看看你們眼力如何，並非借以遮掩本來面目，聞說你平日向人自負，活在世上將近百年，交遍天下，那一派的英雄，都會會過，怎連我這枝佛手拐，都不認得呢，那和尚法名大門，年已九旬開外，乃西藏數一數二的兇僧，平日最擅探補之術，內外功均臻絕頂，近年所作淫惡太重，青城峨眉諸正派，到處搜除，在川藏間，存身不得，逃到江南，伊商是他後輩師姪，在仙霞嶺，無心巧遇，接往寨中供養，先聽伊趙二人，要劫殺幾個，官商鏢師，以爲些須小事，憑着伊商諸人，決可手到成功，本沒想着參

與，嗣因趙連城，無心中談起，在閩浙道上，被泥中人戲耍，好似有心爲難，出了閩境，却未再遇等語，忽然心動，暗忖此事決非偶然，料定對方難保不有能手，暗中相助，口裏不說，推說觀戰，隨到破廟，準備萬一不濟，好助伊商一臂之力，先聽人報，在前面埋伏的四名盜黨，被人殺死，屍首爲驚馬踐踏，連精自己如不出去，今日勝負難知，便和伊商生死之交，惡道芙蓉山主岳重，一同趕出，正直攻劫客貨，盜紛紛傷亡，明燭眼亮，早看出崖上有人發暗器，跟着又有受傷逃回來的盜黨，將釘獻上，兇僧認得那釘的主人，乃西川大俠彭謙之物，不但百發百中，擅專破賊人的氣功，端的利害已極，自己當年，會當也會吃過他的苦頭，幾乎廢命，此人終年夜宿山行，蹤跡莫定，除非他要尋你，你如尋他，休想見得到一面，自從受了他一釘之苦，多年來竟未再遇，懷仇多年，不料突然在此，發現他的暗器，此釘長才寸二，一頭光平，一頭微突，此微突一箇半，內中藏有機簧，可以突出半寸，發時伸縮隨意，別人不會用，他也決不傳人，有了此釘，人必在此，想起前仇，又驚又憤，忙告惡道岳重，你看場上幾個蒙面人，連那兩個小孩，本領都有來歷，我們這邊，未必能敵，你往場中，相機接應，並去引那仇人出來，免得他居高臨下，亂發此釘傷人，說時，崖上忽有一家面人飛落，與伊商同去場中，待要動手，兇僧料是仇人彭謙，估量伊商，未必能是來人對手，忙即縱身飛去，及聽敵人一撻苦，再一注視敵人所用兵刃，乃是一枝二尺四寸長，酒杯粗細，灣曲曲的鐵拐，拐頭上鑄就一個大中二指微伸的鐵手，這才想起，這佛手拐，乃內家最利害的兵器，近三十年，能用此拐出名的，祇有兩人，俱是隱居天山的蜀東五老的門下，一個姓蕭的，

已然出了家，此外還有一人，隨着五老，在新疆隱居，姓康名成，也久未聽說起，想必是他無疑，這幾個蒙面人，都是一色打扮，如均此類人，今日伊商等人，恐怕要糟，這頭一陣，務要給他一個利害，不然相形之下，太難堪了，念頭一轉，稔笑道，照此說來，你是康成了，我還當是彭謙呢，你們藏頭蓋臉，這使佛手拐的，又不止你一個，你不報名，誰認得那許多，老僧長了此年紀，與你無怨無仇，又和你師父五老，有一面之交，不犯與後生小輩為難，快叫彭謙出場納命，康成戟指喝道，好不要臉的老添驢，當年我師父，往北天山訪師叔狄梁公，是你和他鬥下，為爭雪芝苦鬥，見你年老，居然會點手脚，不知你的來歷細底，以為出家人遠涉天山，不容易，強勸狄文二位師兄，將自己探到手內的雪芝，分你一本，事後見了狄師叔，得知你許多惡蹟，如非有人勸阻，當時便用飛劍，將你這禿驢，追上跌斃，今日還敢得了便宜賣乖，贏得我這枝佛手拐，彭道友白會出來拿你，少說廢話，你把你那雙環十三釵，施展出來吧，兇僧聞言，一擦僧袍，山腰間取下一件軟兵刃，順手一抖翻簧，嘩嘩兩聲，立即挺直，康成見那兵刃，通體共分七截，長約三尺二三寸，寬約半寸，厚約半寸，每節長四五寸，用機簧接連，首節是個帶鋒稜的鋼圈，圈頭上頂着一個精光閃閃的月牙，不用時可以環繞身上，看去甚是鋒利，隨指兇僧問道，你這日月雙環，還有一個，為何不取出來，兇僧接口笑道，老僧今年已然九十八歲，與後生小輩交手，尚且祇用一環三釵，你祇管先發手吧，沒的又說我備老賣老，欺負你，康成原知兇僧自恃生平輕少遇見敵手，最是逞強好勝，所以用日月雙環，和十三面飛釵，却也真個利害，聞言益發激他道，本道少要誇口，趁早

把長衣脫下，取出全付兵刃暗器，與我交手，我等着你，免得少時說了不算，現拿丟人，兇僧怒道，你有多大能爲，敢敵我日日變壞，就這一環三鉞，如勝得分毫，你家佛爺，立時就走，從今不踏塵世了，康成應道，世上本容不得你這等敗類，說罷，一佛手拈，朝兇僧面門點去，兇僧也將日月環迎敵，兩下動起手來，伊商見二人已交上手，自己還在閒着，回顧場中，敵人勢盛，自己這面先動手中的黑虎胡四，已吃一個使鐵棍的蒙面人打倒，岳重趕前救助，已自無及，尸橫地上，餘人除岳重尙能打個平手外，都有不支之勢，尤其神刀無敵張小福，手忙腳亂，祇有招架之功，更無還手之力，暗道不好，忙即大喝，張賢你且退下，待愚兄取這厮的狗命，邊走邊飛縱過去，眼看將到，忽聽一人喝道，姓伊的，你閑得難受麼，聽到末兩字，聲音已被帶起空中，聲歇人到，跟着面前縱落一人，擋住去路，伊商見來人，身法精妙，捷如飛鳥，也是頭戴面具，左手橫着一根鐵拐，右手一根練子鎚，兩隻眼睛，似有奇光內蘊，突從左近林中飛出，一躍就是十來丈高遠，估量又是一個勁敵，顧不得再替張小福，也不再問話，把牙一挫，掄刀就斫，這蒙面人，正是凌風，見他情急，一面舉拐相還，哈哈笑道，你的規矩，不是一打一麼，他們兩家，勝負未分，要上前則甚，實告訴你，休以爲你們人多勢衆，不中用的，伊商性多疑忌，見自己這面，祇有一人出場，敵人方面，也必有人出敵，暗忖趙連城來時，屢說敵人，祇有兩三個鏢師，一則保暗鏢的人，十分奸滑，常把紅貨帶了先溜，恐有逃脫，他帶的人怕不够用，二則和自己有交情，特地送點財喜，大家享受九龍溝嚴氏弟兄，爲此還不願意，說的十分好聽，但照此形看來，分明他見敵人能手太多，恐吃不下，才

來慫恿自己，助他成功，否則他不闊撫之命，殺的祇是三個文人，事極容易，就說那三人，與商客鏢師，結伴同行，打算順便劫奪，一舉兩得，他這奉派出來的兩撥人，也有十多個，儘可够用，何必還要如此勞師動衆，定是上了他當無疑，如今爲他傷了許多黨羽，所來敵人，連小孩都是能手，眼看自己英名事業，毀於一旦，還說不出的苦，百忙中再偷眼一看趙連城，和那穿着一身黑，身材精瘦的小孩交手，也是有點應接不暇，方料他要敗，趙連城邊打邊退，倏地使了一個滑招，搥開小孩的三稜峨眉刺，縱起來，便往左側樹林中逃去，小孩並未追趕，祇把手一揚，彷彿打出一件暗器，勁敵當前，忙於應付，也不知打中沒有，大家爲他拚命，死傷多人，他竟不顧臉面，怕死逃走，越想越有氣，神徵一散，幾乎中了敵人一下重的，沒奈何祇得振起精神，竭盡平生之力，強爲應付，凌風受人之託，本來不想要他性命，祇是一味軟纏，一會功夫，神刀無敵張小福，首先吃童興一騰蛇槊，透穿胸膛，死於非命，緊跟着鐵沙掌劉開邦，吃朱文燕一棍打死，蛇王王挺，和飛虎施正方，也受了點傷，眼看都在危急，岡前觀戰的三十多名盜黨，見強敵勢盛，人人忿怒，知道頭領方才說了大話，頓全面子，不好意思，發令混戰，劉開邦一死，便齊聲吶喊，殺上前去，伊商所有黨徒，俱都不弱，無如事有機巧，顏尚德所約五人，本無一個不是有來歷的，途中因友及友，又遇上泥中人等三大俠，明暗相助，盜黨如何能是對手，黑摩勒和童興，更是靈活滑溜，一見盜黨，齊來夾攻，正中心意，也不和人一對一明鬥，一手兵刃，一手暗器，祇管躍前躍後，時東時西，在人叢中，免起鵲浴，往來如飛，遇上機會，就是一下，不消多時，盜黨死傷了十來個，那和顏朱等大人

對敵的，有敗無勝，更不消說，盜黨同仇敵愾，祇管拼命，畢竟本領懸殊，絲毫便宜，也佔不了去，場中除了伊商，和一僧一道，能够應敵，未分勝負，趙連城同來還有四人，見機先逃外，除者不消頓飯光景，便死傷了一多半，伊商見衆人，紛紛傷本，又見趙連城，同來諸人，全數溜走，連急帶怒，心似油煎，兩眼裏都快冒出火來，回顧兇僧格鬥，仍用單環，和康成殺了個難解難分，飛鉞也未取出使用，自己這面，祇他一人，本領最高，臨敵之時，也不看看今日來的何等人物，偏要說道大話，把門關住，有了本領，不好意思施展，一時情急，厲聲喝道，大師伯，仇敵欺人太甚，你還不施展本領，給他一個利害，和道後生小輩，一人糾纏則甚，兇僧本意，康成雖是五老門下，看去年紀尚輕，過信自己日月環，沒有敵手，一輕輕敵誇口，仍照慣例，日月雙環，祇用一柄，僧袍也未脫掉，等一動上手，才覺出康成，竟是一個勁敵，身手敏捷異常，還自己雖不會敗，但已無法緩手再取暗器，那佛手拐，專破內功，敵人動作，又極神速，一毫也怠慢不得，打了一會，也是看見盜黨傷亡太衆，心中忿怒，正打算賣個破綻，縱向遠處，好將身藏飛鉞，取出傷人，忽聽伊商急喊，立時棄機向康成喝道，爾等上門欺人，情理難容，你老佛爺，要不客氣了，隨說，虛晃一環，便想縱起，康成胸有成竹，知有制他之人在側，忙先捨縱過去，將他攔住，喝道，我早知老禿驢，言而無信，你想脫了衣服，取出雙環十三鉞，明說好了，這個容易，我不逼你，停手相待如何，說罷，不等兇僧還言，自己先往後退縱了一步，將佛手拐，往懷中一抱，點手說道，老禿驢，有什麼法寶，你就獻出來吧，兇僧自知業已丟人，除將敵人殺死，不能遮羞洩恨，大喝無知鼠輩，自找速死，

你佛爺今日說不得，要大開殺戒了，隨說，早就康成後退之勢，甩脫僧袍，將另外一環取出，解了十三釵活扣，倏地兩道長眉一聳，一聲冷笑，一晃手中日月雙環，縱將過來，康成也迎上前去，接住動手，一面暗中留神觀查，見兇僧那十三面飛釵，大如茶碟，俱用一根黃絲繩穿上，所穿緊身，也是黃絲繩結成的，釵一個搭一個，做十字花般，一邊五釵，貼綁胸前，那常用三釵，却繞在十字花上面，結束甚是巧妙，料知活扣已解，祇不知他雙環在手，所遇又是勁敵，彼此身手迅速，捷如風雨，決無緩手之功，怎能抽空施展暗器，方在盤算，誰知兇僧雙環同時應用，比起單環解數，又自不同，端的變化無窮，手法神妙，康成如非深得名人傳授，久經大敵，幾乎難於應付，這才知道兇僧名不虛傳，非同小可，暗忖這老禿驢，果如老彭所言，真個有點利害，看神氣飛釵既然亮出，必要使用無疑，自從兩下天山，名振江湖，極少遇見對手，適才搶先出陣，莫要一時疏忽，中他一下，即便輕傷也是笑話，想到這裏，益發慎重，聚精會神，拿出本門心得，把一枝佛手拐，力敵雙環，使了個風雨不透，雙方勇起鶻落，晃眼又是二十多個交手，戰場之上，一條毒蛇也似的灰色拐影，和那日月雙環，在陽光之下，隨着僧俗兩條人影，精光霍霍，電躍星飛，奔騰跳擲，分合無方，祇聽一片金鐵相觸之聲，有時叮叮嚕嚕，密如貫珠，有時却又祇得兩三聲啞響，疎密相間，彷彿自成音節，地上塵沙，隨着二人的追逐起落，小旋風般，貼着地皮，一團團滾來滾去，那脚步聲音，却一點也聽不出，似這樣快鬥到第三十個交手上，康成忽覺敵人，又變一種解數，手法沒有先前精妙，接觸之間，力量並不少懈，敵人面帶冷笑，好似精神更旺，疑他要出花樣，不敢大意，祇把心

眼手，運合爲一，注定敵人動作，一意加意封閉，却不十分進攻，方自心想，照此門法，那十三面連珠飛劍，就都施展出來，憑我這枝佛手拐，也能應付，猛聽左近村內，一聲清嘯，知道幫手，已由崖頂繞到近側觀戰，適才他已說過，兇僧暗器，專破內功，不可使其清身，想是看出兇僧暗器利害，自己不易抵禦，出聲示警，但兇僧神態手法，急切間，又不似就要發出，自己既不欺敵自傲，這佛手拐，敵他日月雙環，雖不能勝，未必便敗，難道這老禿驢，還有什別的花招麼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康成念頭，剛一瞬轉過，兇僧左手日環，正朝迎面打到，來勢又沉又猛，康成因敵人練就內家真力，知他不是藏有巧招，這一下不肯輕用，如以實力迎禦，這百練精鋼的佛手拐，雖不怕被他打折，硬碰硬，終不上算，料那巧招，必是藏在月環之上，跟着發出，便將身微縱退，一橫拐柄，不往上擋，却覷准環圈，斜着往下，朝側面點去，借力挾力，原是五老心傳，日環往斜刺裏，立被盪開，康成照勢，本應進攻，因有高人在旁示警，加了十分仔細，正一意留心兇僧右手月環變化，滿擬他右手月環必有絕招，兇僧突地一聲大笑，就左手日環下垂之勢，脚跟在地上微微一頓，身子微仰，向後倒縱，退出去兩丈來遠近，如換先前康成，勢必跟蹤追去，決不容他緩手，這時雖料兇僧，不敢而退，必有詭謀，一則懷着戒心，知道兇僧雙手持環，勁敵當前，施爲不易，又是對面倒退，雙環未併一處，不像是發暗器的神氣，也許還有別的利害殺手，二則兇僧飛劍，名震江湖，如若追去，只多仍是和他打個平手，他見已不肯上套，必乘機施展暗器，久戰難勝，轉不如容他緩手，放出飛劍來見識見識，到底有多利害，心念微動，勢子略緩，方想說，賊禿驢你敗了麼，賊子才

二出口，話還未完，就這一晃眼的功夫，兇僧將右手環上月牙，朝胸前一挑，上層三面飛鉞，跟着四面隨一面，轉風車也似，先照直向上飛起，康成一句話才說完，見飛鉞不朝人打，知有原因，正想運用佛手拐假作追趕，靜以制動，不料兇僧手法，真個快到極點，竟不容人思索，康成這裏才一動念，兇僧已手起雙環，朝鉞上連擊，錚錚接連三響，三面飛鉞，便相次飛來，雙方動作，都是異常神速，難於描寫，當第一鉞飛來時，康成原本全神貫注敵人動作，見兇僧不用手發暗器，却將暗器，先往上飛，再使兵器外打，忽然悟出一個道。

